



九  
一  
一

腐

蝕

茅盾

三聯書店贈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MG  
1246.57  
168

~~7177~~  
4422  
2=1

515

蝕 腐

著 盾 茅



3 1761 6493 1

大連大眾書局印行

1946.1

這一束繼續不全的日記，發現於陪都（指四川重慶）某公共防空洞；日記的主人不知爲誰氏，存亡亦未卜。該防空洞最深處岩壁上，有一縱深尺許的小洞，日記即藏在這裡。是特意藏在那裡的呢？抑或偶然被遺忘，——再不然，就是日記的主人已經遭遇不幸，這都無從究明了。日記本中，且夾有兩張照片，一男一女，都是青年；男的是否即爲日記中常常提到的K，女的是否即爲日記主人所欲「得而甘心」，且爲K之女友之所謂「萍妹」，這也是無法究明了。不過，從日記本之紙張精美，且以印花洋布包面，且還夾有玫瑰花瓣等等而觀，可知主人是很寶愛她這一段的生活記錄的。

所記，大都綴有月日，人名都用簡寫或暗記，字蹟有時工整，有時潦草，並無塗抹之處，惟有三數頁行間常有空白，不知何意。又有一處，墨痕滲化，若爲淚水所漬，點點斑駁，文義遂不能聯貫，然大意尙可推求，現在移寫，一仍其舊。

嗚呼，塵海茫茫，狐鬼滿路，青年男女爲環境所迫，既未能不淫不屈，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然大都默然飲恨，無可伸訴。我現在斗膽披露這一束不知誰氏的日記，無非想借此告訴關心青年幸福的社會人士，今天的青年們在生活壓迫與知識飢荒之外，還有如此這般的難言之痛，請大家再多加注意罷了。

這些日記的主人如果尙在人事，請恕我們冒昧；如果不幸而已亡故，那麼，我祝福她的靈魂得到安息。整抄既畢，將付手民，因題「腐蝕」二字，聊以概括日記主人之遭遇云爾。

三十年之孟夏，茅盾記於香港。



九月十五日

遞來感覺到最大的痛苦，是沒有地方可以說話，我心裡的話太多了，可是我找不到一個人可以讓發痛痛快對他說一場。

近來使我十三萬分痛苦的，便是我還有記憶，不能把過去的事，完全忘記，這些「回憶」的毒蛇，吮吸我的血液，把我弄成神經衰弱。

近來我更加看不起我自己，因為我還有所謂「希望」。有時我甚至於有夢想；我做了不少的白日夢；我又有知心的朋友了，又可以心口如一，真心的笑了，而且，天翻地覆一個大變動，把過去的我深深埋葬，一個新生的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說有笑，——並且也有適宜於我的工作。

我萬分不解，爲甚麼我這敢有這樣非分之想，還敢有這樣不怕羞的想望。難道我還能打破重重障礙，挽救自己麼？

今天當真是九月十五麼？天氣這樣好，也沒有警報，早上我去應卯，在辦公廳外邊的走廊裡碰見G和小蓉手挽手走來，小蓉打扮得活像隻花蝴蝶。人家愛怎樣打扮，和我不相干，而且她和G的鬼鬼祟祟，我也懶得管，可是她在我面前冷笑，還說俏皮話，那我就沒有那麼好惹。

我當時就反問道：「醜人多作怪，可是我才不放在眼裡呢！交春的母狗似的，不怕人家見了作嘔也該自己拿鏡子照一照呀！」

這一下，可把那「母狗」激瘋了。她跳過來，竟想擰我的頭髮，我一掌將她打開，可是我的旗傘的大襟給撕破了一道。她亂跳亂嚷，說要報警主任。哼，悉聽尊便，我姓趙的，甚麼事兒沒經過？但叫我當真生氣的，是G的態度。他沒事人兒似的，站在一旁笑。我與他之間如何，他心裡自然雪亮，可是小蓉天天失心狂似的追着他，今兒還挨了打，他邛光着眼在旁邊瞧，還笑，這可像一個人麼？我

反悔，我還有魄力整個兒承受，當前這慘毒的遭遇，我也不落膽。我還有勇氣來一聲不響吞下去！

我——

我本不是一個女英雄似的女人，當時我本可以「爭取外援」，衡陽有一個舊同學在那裡教書，貴陽也有一二個「朋友」，然而我都不；我受不住人家的所謂「同情」，我另有主意。

我進醫院的時候，就已經下了「斷然行動」的決心。

但是，在臨產的前夕，醫院左近的教堂傳來一陣陣的讚美歌聲，半明的電燈光溫柔地壓在我眼簾上，那時我的心裡起了一層波動，我又有了這樣的意思：「我總該保有這未來的生命，如果是男的呢，我將教會他如何尊重女性，如果是女的，我將教她如何憎恨男子，用最冷靜的不動心，去對付不成材的臭男人！」我那時又成爲「理想主義者」了。

然而我的感情激動到幾乎不能自持的境界，是在產後第二天看護婦抱了嬰兒來，放在我懷裡的時候。雖然因爲是一個男孩子，使我微感不恰意，但我那時緊緊抱住他。惟恐失去。那時我覺得人世間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只有我與他，我在人間已失去了一切，今乃惟有他耳。我的眼淚落在他的臉上，他似乎感覺到有點癢，伸出小手來擦着，可是又擦錯了地方；我把乳頭塞在他的嘴裡，我閉了眼睛，沉醉在最甜蜜的境界。

但是一個惡毒的嘲諷似乎在遠遠地來，終於使我毛骨聳然了。「這孩子的父親是他——最卑劣無恥，我無論如何不能饒恕他的！」

我不能否認這一事實。而且我每一感到孩子的存在，這殘酷的事實便以加倍的力量向我攻擊，使我的種種回憶，電化了似的活躍！我何嘗不以最寬恕的態度試要我出他的一點點——僅僅一點點的可取之處，可是我得到了什麼？首先是與他的最初的結合就是非常的不自然。那時他需要於我的是甚

麼，我知道；而我這一邊呢，爲了甚麼，天啊，我不打謊——但這，難道就成爲此後直到現在加於我的責罰？

是責罰也就算了，我決無後悔，也不餓性！

我分明記得，孩子出生以後的兩週間，我的心境老是這樣矛盾，我彷彿聽得我的心在兩極端之間搖擺，——的答，的答，到了第三星期，事情是無可再拖，我毅然按照預定計劃行動，當看護婦循例來量體溫的時候，我就對她說：「打算出去找一個朋友，得三個鐘頭，您看不要緊麼？孩子呢，拜託您照看一下。我先餵飽了他奶，回頭要是哭，您給他點米湯就行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給孩子餵奶。似乎這小東西也有預感，發狠的吮着；幾次我想够了，要放開他，剛一鬆手，他就哭，於是再餵他，我的心裡像倒翻了五味瓶，可是我的決定依然不動搖。忽然從久遠的塵封中，跳出一句話：「縱使我有千日的不是，也該有一日的好處，這次我們分手，便是永訣，我希望你將來在幸福的生活裡，有時也記起曾經有我這麼一個人在你身上有過一日的好處。」——誰說過這句話呢，我這時才辨到它的味兒。我凝神靜思，這才記起這是小昭說的，然而我那時聽了却大生反感，鄙薄他沒有丈夫氣呢！我惘然看着懷中的小臉兒，我最後一次輕輕將他放在床止，我低下頭去，輕輕吻着他的臉兒，我慢慢伸直了腰，我的手按住了心口，突然，我想起，我還沒給這孩子取個名兒呢！「小昭，我就叫他小昭！」——我喃喃自語，不自禁地一聲長吁。

爲甚麼不呢，我將以這孩子來紀念我生活中的一頁，正如小昭所說，我們結合的一年多中間，縱有千般苦味，也該有一日的甜蜜。而且也正像這一日的甜蜜不可復得，我也將永久不能再見這孩子。我最後看了一眼我的「小昭」，就拿起早已打點好的小包，走出了房門，在院子裡碰到了那個看護婦，我只向她點一點頭，又用手指一下我的房，就飄然而去。從此我就失去了我的孩子！

這一切，今天我想起來，還像是昨天的事。我欠了那醫院兩百幾十塊，我給了他們一個二十多天

的要兒，可是我的「小昭」難道只值了這一點？醫院裡將怎樣罵我：下作的女人？忍心的母親？哦，下作，我？一萬個不是！忍心麼？我有權利這樣自責，人家却沒有理由這樣罵我。

我不是一個女人似的女人，然而我自知，我是一個母親似的母親！

也許我在那時還有更合於「世俗口味」的辦法，例如，寫一封動人哀憐的長信，縛在孩子的脖子上。創造一個故事，說自己是千里流亡，家人分散，不知下落，現在一塊肉既已離身，便當萬里尋夫，只是關山阻隔，禍此乳兒，困難轉多，「不得已」乃留於院中，敬求暫代撫養，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年，決當備款前來領認，如此云云，也未始不能搪塞一時，兼開後路。可是我爲甚麼既做了悲劇的主角還要自願串這一齣喜劇？我憑甚麼去兌現我的預約？而且，欠了人家的錢，還要哄他們代我撫養孩子，還想博取人們的好評，——哼，這自然更會做人，可是我自知我還不至於如此下作！

萬一有甚麼善良的人收養了我的「小昭」，而且又保留了那封假定的長信，而且「小昭」長大時又相信他的母親是這樣聖潔而純良，那不是太滑稽麼？我既然忍心將他拋棄，而我又打算在他那天真的心靈中竊取一個有利的位置，——這是世上有些英雄們的做法，但我還不配，我還不至於如此無恥呢！

事實擺在那裡明明白白：我即使有力「贖」他回來，我也沒有法子撫育他。我有把握擺脫我這環境麼？我不能讓我的孩子看見我一方面，極端憎惡自己的環境而一方面又一天天鬼混着。特別重要的，我還有仇未報；我需要單槍匹馬，毫無牽累地，向我所憎恨的，所鄙夷的，給以無情的報復！我已經認明了仇人的所在地。

## 九月十九日

昨天紀念日，一早就奉到命令，派我在Ⅱ區，以某種姿態出現，從事工作。給我的特別任務三點



：注意最活躍的人物，注意他們中間的關係，擇定一個目標作為獵取的對象。

派在同一區工作的，還有小蓉。這本來不會讓我事先知道，可是這蠢東西得意忘形，示威似的瞥了我一眼，又冷冷的微笑。我立刻試探她一句道：「小蓉，我們公私分明，今天可不能鬧意氣。」小蓉怔了一下，未及回答，我早又接口道，「再說，就是私的一面，我本來無所謂，那天還是你自己不好。」小蓉的臉色立刻變了，但又伴笑道，「你說甚麼，我不明白。」她慌忙躲到辦公室去了。哈哈，這就證實了我的猜度，然而，這中間一定還有文章。小蓉那示威的眼光，不會毫無緣故。

這小鬼頭存了甚麼心呢？是否因了那天的一鬧，她想乘機報復？還是O在我身上編造一些甚麼當作米湯灌昏了她？

不管怎的，我得警戒，在這個地方，入本是笑裡藏刀，撮人上屋拔了梯子，做就圈套誘你自己往裡鑽，——全套的法門，還不是當作功課來討論？你要是渾身的神經弛鬆了一條，保準就落了不是。

莫看輕小蓉這人有點蠢。蠢東西背後有人指撥呢！雖然我還不知是誰，可是我準知道有。

我這疑團，到了開始工作以後，就打破了。我發覺小蓉老是有意無意地在我周圍，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哼，這是監視我！怪不得她要用眼光向我示威。哦，今天小蓉的特別任務，原來是對我監視。好！

我並不奇怪他們對我派監視。這是規章，不獨對於我。然而為甚麼偏偏派了小蓉？利用小蓉跟我不對麼？哼，可是小蓉是一個蠢傢伙！她時時拿眼睛來瞟我，時時響起了耳朵在聽我，她還以為我睡在鼓裡呢，可是，你像一個衛兵似的不離方丈之路，難道人家就和你一樣的蠢麼？

本來我對於給我的任務只打算應個景兒，敷衍打了一份報告書，但是當我發覺了小蓉在監視我以後，我就變了主意。我一面只當全然不覺得，行所無事，一面我却故意佈了一些疑陣。我並沒有忘記我的特別任務之一——「擇定一個目標作為獵取的對象」，為甚麼我不就在這上面發揮，引小蓉來

入勾？我料到小蓉雖然奉有監視之命，却未必知道他們給我的甚麼「特別任務」。嘿，小蓉，我的蠢小子，我給你製造些材料，讓你的報告不空洞。剛好有一個青年願意和我接近。好罷，隨手拈來，算是一對象」。

此人大約二十多歲，北方口音，走到我面前，剛要說話，臉就紅。他問我在那裏做事。我把我的職業告訴了他，却並不反問。我們只說些不相干的話，可是我故意把聲音放低，吸引小蓉的注意。這可憐的蠢東西果然着急了，裝着看天，却把身子慢慢挨近來。我却故意引那青年挪遠些，同時用了壓低的然而準可以讓小蓉聽清的聲音說道，「唉，工作的障礙太多了！有時真會消沉起來呢！」

「哦，你——」那青年睜大了眼睛朝我發怔，似乎不懂我為什麼忽然說出這樣沒頭沒腦的話。「你——說甚麼——工作？」

我笑了一笑，不回答；却斜過眼去看了小蓉一下。

那青年似乎也有所悟，可是這時小蓉又從另一角度移近過來了。我急忙拉了那青年的衣角一下，就快步跑出了一二步。當我站住了的時候，回過臉去，果然那青年已在我身旁，我靠近他的耳朵小聲說，「看見麼，那女的？」

青年的眼皮輕輕的一跳，但立即鎖定了神色，凝眸望住我。

我用手指在手心裡劃了一個字給他看，把嘴一努，輕聲說，「她是這個。」

「呵，」青年有點吃驚，（我那時實在辨別不出他這吃驚是爲了小蓉呢，還是爲了——）猛然轉過身，直朝小蓉走去，有意無意地向她打量了幾眼，從她身邊走過，還回眸望了一下，——他會有這樣的舉動，真感得有點窘。如果小蓉够乖覺，那我算是毀了！

後來，轉了幾個圈子，我又接近那青年的時候，就輕輕抱怨他：「爲甚麼你那樣性急——會被她察覺呀！」

青年只微微一笑，不說話。這一笑的內容，我一時捉摸不到。我知道對方也不弱。於是我揀了不相干的話和他鬼混起來，但終於我又試探了一句：「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你呢？我真想得一個入談談話。」

「我常在C—S協會看報。」是漫不經意的回答。

在回去的路上，我把那青年的舉動談話一一回味了一遍，我虛擬了他一個輪廓。似乎他的影子已經印在我心上，不啻消逝，真怪！

我得作報告。兩種傾向在我心裡爭持着：強調這青年呢？或，不但想到小蓉一定會加倍這梁她的所見，以表示她「不辱使命」，我就在報告中把這青年強調了。不過我也故意加一點「歪曲」。爲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有一種怪異的情緒在推動我不全盤如實以告。

但是報告上去了以後，我又有點後悔了。如果指定我去「獵取」他，那我怎麼辦？天啊，我不怕我自己「應付」的手段不高妙，我却怕我這空虛的心會被幻象所填滿，——我竟自感到「作繭自縛」的危險了，怪不怪？

我預感着這種新的痛苦在我面前等待我陷落下去。

我畏縮麼？不，決不！像我這樣心靈破碎了的人，還有甚麼畏縮。

不過問題是還有一個別人，那當然不同了。但我又有甚麼辦法。

九月二十二日

小蓉大概做了一份很巧妙的報告罷？我雖然還沒有探聽確實，可是她究竟編造了些甚麼，也不難推測得什九，這班傢伙陷害人的一貫作風，難道我還不知道麼？

周圍的空氣是在一點一點嚴重起來，一個陰謀，一個攻勢，正在對我展開。

小蓉背後，一定有軍師，誰，是不是C。依常情而言，他不應該這樣和我為難。但這種人，是難以常情衡量的，我會經拒絕了他的最後要求，但並沒給他以難堪；況且我那時對他說的一番話，不是又坦白又委婉麼？我說，「我如果依了你，那麼，B這潑辣貨即使我不怕她，至少也惹得你麻煩；而且陳大胖子久已對我虎視眈眈，我這面也有不少困難。時機沒有成熟，我們且緩一緩。」那時候他聽了只是涎着臉笑，眼光一霎一霎的，顯然不懷好意。可是當我又暗示說我還有隱疾，治醫尚未痊可，我解脫他的雙臂，低聲說，「你不怕受累，可是不願意叫我受累呀！」——他忽然瘋了似的連聲大笑，猛可的將我摔在沙發上，咬我的肩，搥我的……咄，真不是人，十足一匹獺狗。

不過以後似乎並沒對我怎樣懷恨，我們之間的微妙關係，簡直是做戲似的；而且接着又是小蓉來把他的獸狂引住了。

他為甚麼要陷害我呢？不可解。但這種人是難以常情衡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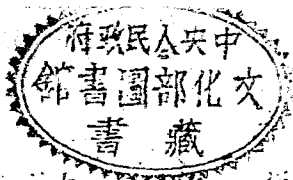
除非他是怕我對他先有所不利。這才是笑話呢？我能拿他怎樣？我那有這樣閒心情？我相信我還不至於如此無聊！

但是，且慢；他這鬼心思亦未必全然沒有理由，當初他在誘我上勾的時候，無意中不是被我窺見了他的一二秘密麼？雖然我那時裝傻，可是他未必能放心。他這種人，心計是深的，手段是毒的，疑心是多的。在他看來，人人就跟他一樣壞，不是被咬，就得咬人；他大概確定我將對他先有所不利。

真有點膽寒。尤一個小蓉，是不怕的；可是——  
我怎樣應付這一個難關？

哼，咱們瞧罷！不咬人的狗，被追緊了時，也會咬人的。咱們瞧罷！

我得先發制人，一刻也不容緩。我這一局棋幸而還有幾着「伏子」，勝負正未可知，事在人為。略略籌劃了一下，我就決定了步驟。



打扮好以後，對鏡自看。有人說我含顰不語的時候，最能動人。也。堪。但。我。微。笑。的。姿。勢。難。道。不。美。麼？這至少並不討厭。記得——記得小昭說我最善於曼聲低語，娓娓而談，他說，這種情況簡直叫人醉。我同意他這意見。而今我又多了經驗，我這樣技術該更圓熟了罷？……我側身迴臉，看我的身段；我上前一步，正面對着鏡子，嗚，額上的皺紋似乎多了幾道了！才只二十四歲呢，渾身飽。溢着青春的丰豔，然而額前的皺紋來的這樣快麼？怪誰呢？自己近年來的生活，心情，——哎，想牠幹麼！

正待出去，忽然說是「有客」。誰呀？竟找到了我的私寓。

房東太太的腫腫身體閃開了的當兒，一張瘦削的濃裝豔抹的臉兒就叫我一怔。呀，是她麼，她幾時到了這裡的？她來找我幹麼？

幾年不見，舜英竟還是那樣兒。四五年的時光，對她似乎不生影響，——肉體的和精神的。她開口第一句話就證實了我這感想。

「啊，你現在是得意了，——地位也高了，朋友也多了，貴人多忘事，怪不得你記不起我這老同志，老朋友。可是，我和松生，那一天不該記你，真是……」

「想不到你也來了，」我剪斷了她的滔滔不絕的套話。「幾時到的？住在那裡？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呢！」

「啊，你聽，真是貴人多忘事，我不怪你，我呢，……」

「可是，舜英姊，實在我一點也不知道你們來了。」

「哦，老同志，老朋友，你也事忙，我不怪你……」她挪近些，似乎早已準備好一車子的話，再不讓她傾瀉就會悶做了氣似的。我這次再不打斷她的了，我靜聽着，可是我的心裏却一陣一陣的翻

滾起四五年前的事。

據她說，上個月，她和她的丈夫就到了這裡，曾經到部裏去，——那當然是不會找到的；聽她的口氣，他們正在謀事，還沒有頭緒。

「你這幾年來，真是飛黃騰達，」她用了最愛用的套話，「她用了最愛用的套話，」雖說是時來運來，可也全仗你自己能幹，工作又積極。」

我只微微一笑，想起了當年她剛做上省黨部委員太太時的真風采，

「你還記得希強麼？」她再擲近些，聲音放低。  
我陡地打了個寒噤，——嘿，她提起他幹麼？沒眼色的蠢東西，我悄悄地擰了一下眼皮，暗示她，這話聽我不感興趣。

但是這位「前委員太太」竟木然不覺，更擲近些鄭重地說，「他這人，有見識，有手段，又够朋友，——你是最清楚的。」

我幾乎變了臉色，這是甚麼用意呢，不要臉的獼猴！當面打趣我麼？還是當真那麼蠢？我止想給她一點小小的沒趣，陡一轉念，覺得何苦來呢，我難道還嫌身邊的敵人太少麼，得饞人處且饞人。我伴笑道：「舜英，怎麼你今天老是給我灌米湯呢！如果我真了解一點希強之為人，還不是全使你這老師？我那裡及得到你呢！」

一嘍，話不是這樣說的。雖然我認識他在先，而松生又和他相知有素，可是你不同——你到底和他有過一時間的特別關係。」

「瞞瞞——」我除了乾笑還有什麼可說？「特別關係？」「好太太，你是在揭人家的痛處呢，還是丑表功？瞞瞞——我再笑了一笑，輕輕諷刺道：「如果講到這一點，我先得參謝你，——多謝你好意作合，哈哈！」

「那裡，那裡？」我那裡敢居功！——她的語氣真是坦坦誠誠而且謙遜，——他也好，你也好，

兩隻成功一雙，哈哈！」

我的忍耐實在已經到了限度。有這樣沒眼色的不要臉的人！如果我再不拿話堵住她，誰料得到她還會放些甚麼屁？可是我還沒開口，她又嘔唇弄舌地說道：「希強這人！真够朋友，告訴你！我們這次來，全虧他幫了忙呢！你想，輪船，飛機，三四個人的票價，該多少？然生是沒有甚麼積蓄的，幾個錢湊貼，够到那裡去？希強還再三要我們致意你，——他關心你，他說，你缺甚麼，他能爲力的時候一定盡力。你瞧，他多麼念舊！」

「哦！謝謝他，……」我隨口應着。我還看重這樣的「念舊」麼？那才是笑話。他從前坑害的我還不够麼？但是聽舜英的口氣，似乎他近來很有「辦法」。倒也意外。突然我聯想到一件事，我的警覺性提高了。我抓住了舜英的手，親切地問道：「希強近來的光景很差不差罷？」

「豈止是不差！」舜英眉飛色舞了，但馬上「頓」，改了口氣說：「瞧光景是——還有點辦法。」

時，這笨蟲也在我跟前弄玄虛麼？內中一定有把戲。我非挖牠出來不可。就用了反激法：

「我聽說，中央——給了他相當重要的任務，難道你不知道麼？」

「啊，中央——啊，我可不知道。」

「新近還撥給他五萬塊錢呢！」我隨口繃造起來了。

「哦，五萬！啊，原來他也跟中央……」她忽然頓住，臉色有點變了，似乎曾經受了騙，幸而無意中發覺。

我却緊抓住她這一個「也」字，立刻逼緊一步，「當然他也接受中央給他……」

「可是，你知不知道，他——」舜英把兩眼一瞪，彷彿用力將「他」字以下的字眼瞞了下去，隨即抽出手帕來，在粉臉上輕輕按了幾下。

「他——他甚麼？」我裝出漫不注意的口氣，可是這位「前委員太太」只管忙着用手帕按她的粉

臉，半晌，這才支吾答道：「他這人，辦事真漂亮。」

我見她掩飾的太拙劣，忍不住笑了一笑。事情是已經十分明白了，我也沒有多大的工夫和她再兜圈子，單刀直入，我就用話冒她一冒。

「舜英，你不用再瞞我，我們是好朋友，親姊妹似的，再說，我對於希強的感想也還是不壞。不過，如果你當真不知道，那麼，我今天對你說的話，你可不要告訴別人，希強——他和日汪方面也有來往！」

「啊，哦——哦，他和那邊有來往。可是你怎麼會知道。」顯然那驚訝是裝出來的。但也許有幾分真，因為她那裡會想到我是隨口編造來試探她。

「當然囉，我能知道。」我故意再逗她一下。「你也不用再瞞我了。」

她立刻很着急似的分辯道，「啊，天理良心，我要是故意瞞了你，不得好報。我們雖則同在上海，我和松生都是閒居着，許多事全不大明白。當然也零零碎碎風聞得一兩句。可是我就和松生說，希強這麼一個人，未必罷？你想，沒有一點憑據，這句話怎麼好意思隨便往人家頭上套？」

我立刻再冒他一冒：「那個也無所謂。兩邊都沾着點兒的人，也有的是呀！有辦法的，什麼都行，沒辦法的甚麼都糟。」

「哎！」她模稜兩可地應了這一聲，兩手將那手帕絞了又絞，總是在摸弄杖頭，連輔真說一句她的「聰明」。我却沒有耐心靜候，就又問道，「你們這次是接了命令這才回來的罷？」

不如爲何，她聽了我這句話，忽然全身一跳，慌張地反問題，「甚麼命令？這不是一句玩話！」但隨即她悟到我這句話的意義了，掩飾地一笑說，「哦，你是指中央的命令麼，沒有。不過也見過了秘書長了，正在等候分配工作。」

我點頭，笑了一笑。舜英剛才那慌張也該有點「緣故」的罷？



沉吟了一下，她又說，「這裡——東西又貴又不好，生活真是淒慘。喝一杯咖啡，要兩塊錢，可是那也算甚麼咖啡麼？紅糖水罷了！一切的一切，都不及上海又便宜又舒服。你要是到上海去，够多麼好！希強……」哦，你爲甚麼不想個法兒要求調上海去工作？上海也有工作，而且工作也方便些。哦，剛剛我想起了一句話，希強，——你想他——他和那邊來往大概就是他的特別任務罷？——我不過這樣猜，你說，怎樣？」

我笑了笑，不作聲。難爲的她居然從我所編造的那一句話裡做出堂而皇之的文章來了。但是她要勸我上海去呢？這是有意呢無意？

這時候，突然警報響了，她一下子跳起來，到窗前望了望連聲叫道：「怎麼，怎麼，你這裡望不見，掛了幾個紅球子？這太危險！」

「不相干。」我懶懶地站了起來，「你回去路遠不遠？要不，就進我們那個洞罷。」

她遲疑了一下，終於決定回去。可是她還有心情告訴我她的住址——警報解除，在午後一時許。我躲在防空洞中，整整兩小時左右。搖搖的燭光，照出一些流汗的人臉，昏眩的眼睛，信口開河的談話。我坐在黑暗的一角，手捧住頭，一會兒將那位「前委員太太」的訪問一段一段地再加咀嚼，一會又猜詳那正向自己包圍了來的攻勢，忖量自己的對策有無必勝的把握。覺得自己臉上發癢，額角上血管在突突地跳。

忽然從洞的前部傳來一句話：「高射砲響了！滿洞的嘈音立時沉寂下去，只有呼吸的聲音。有一縷悲涼的味兒，從心裡慢慢透到鼻尖，我愕然自念道：『要是這時候一個炸彈下來，馬上完蛋，倒也痛快！』」

小時候常聽母親說：天生一世，好比做了一場戲。中學時代及以後，常聽得說：人生是不斷的鬭爭。

我現在是鬪爭呢，是做戲？哦，又像鬪爭又像做戲！最傷腦筋的是鬪爭中又有鬪爭，戲中又有戲。而且我到底爲了甚麼？五六年前，我這人，不是比現在單純得多麼？那時我心安理得，走一個人所應該走的生活的路，然而這就妨礙了誰的利益了，種種的逼脅誘惑，都集中在我這不更事的少女身上。據說是爲了我的利益。要我生活得舒服些。但現在，我真是「太舒服了！」

走進我生活中的第一個卑劣無恥的人，原來現在是——

多謝舜英帶來這消息。想不到還有這一天，我能够親眼見他現原形，而且，也許我還能手對他施行報復呢！報答他當日用盡卑劣無恥的手段將我「提拔」到今天的地步！

如果我現在尙覺活着還有意思，無非因爲還有一些人，還有幾個人，我要一一對他們報復！

從防空洞出來，九月的陽光和微風給我以力量，我畧一籌思，就決定先到C那裡探一探空氣。像一個獵狼的人。我得膽大而機警；我想我還可以對付他，我還保留着一件可以制伏他的法寶。

然而不巧，C那裏似乎有一位「神秘的客」。我瞧那當差的臉色不對，轉身就走，可是剛到門外，背後又追着說「請」了。難道那「客」竟爲我而「迴避」麼？我預感到C也是料着我會來的，今天將有一場「好戲」。

果然，剛一見面。C就惡意地笑道，「小姐，幾天工夫就成了要人了；我正打算約幾個人，捧一下場呢。」

哦，他一開頭，就「以攻爲守」，那我要用「奇襲」，才有希望。

我故意扳起臉說，「我正要來和你算賬！請你吩咐當差，一小時內，謝絕來客。」

「隨隨，」他輕薄地笑了，「一小時？小姐，太長久罷，你受得任麼？」

我裝做不理會，一屁股坐下，拿起桌上的冷水瓶，倒了一杯，喝一口，這才說道，「你自己想一想，我那些地方得罪了你，幹麼你倒在幕後發號施令，對我來一個攻勢包圍？我替你想：我是甚麼

人，我這樣的人，好像犯不着你大才小用，這麼費事！好罷，今天我上門來，聽候你高擡貴手！」

他兩臂交叉，站在那裡只是笑。

我再繼續攻勢：「自己想一想，在這個圈子裡也混了五六年之久，紅眉毛綠眼睛的好漢也見過幾個：甜酸苦辣，也算都嚐了些；不過一向處世，也還有點主義：我沒有妨害人家的企圖，可是人家逼得我沒路走的時候，我不能不自衛。我即使殺了也不怕，但未必一點影響也沒有。」

他還是交叉着臂，站在那裡，但已經不笑了，兩眼閃閃地，正像一條狼在準備搏噬，忽然他目光一斂，冷冷地答道，「你這番話是對我說的麼？嘿，小姐，冷靜一點，不要太興頭。」

「我不對你說對誰說？我正在後悔一向太冷靜！」聲響是提高了，我存心將他逼上火來。

嘩嘩——他連聲冷笑，惡狠狠地瞪視我，突然一轉聲，就朝門口走。這一下，我頗出意外，我正在籌劃下一步的動作，可是他又站住了，回過身來，走近我面前，低聲然而滿涵威嚇的意味說道，「你打算怎麼辦就怎麼辦罷，我倒要看看你牙齒有多麼尖利！」

我忍不住笑了。這還能夠瞞過我麼：隱在這樣大言之後的，往往是虛怯。我終於在神經戰上取得了主動的地位。我側着臉，嫣然微笑，曼聲說，「我的牙齒有多麼尖利，你是永遠看不見的。我向來少說話，不是還承你獎許過麼？但現在你既然吩咐我，要看看我的牙齒，那麼，今後我在幾個人面前，倒不必再做沒嘴的葫蘆。不過如此而已，沒有甚麼尖利。」

他沒等我說完，就大步走了幾步，在我最後的一句話上他站住了，兩手緊握一下，把手指關節弄得必必地響，自言自語道，「該死！簡直是恫嚇！」

「不是！」我馬上接口說，聲音放重了些。「今天不是恫嚇，只不過來交換交換意見，看看我們之間有沒有共通點。如此而已！」

他裝作不理會，繼續大步的走，忽然一個圈子繞到我背後，猛可的將兩手向我腰部箍來；我吃了

一驚，一面掙扎着站起來，一面却聽得他咯咯地響笑道：「小姐，我們的共通點就在這裡！」我明白他的意向了！這淫邪絕倫的惡鬼！我盡力一掙，厲聲喝道：「你別裝優！」同時，我一眼瞥見他的武裝帶掛在一張椅背上，他那支手鎗也在一起，我搶前一步，掣槍在手，退後一步，聲音放和平了些說：「要不要我提醒你一句，我是在戰地服務過來的。」

局面發展到如此，大出我的意料，但那時我有甚麼旁的辦法呢？

他似乎也怔住了，兩手交叉在胸前，歪着頭，向我凝視。似乎也在躊躇。

這時候，門外現了輕輕的叩聲，我把手槍丟在桌上，就去開門。當差的報告：東屋那位客人說要走了。

「你有公事，我們明天見罷。」我回頭笑了一笑說，就輕盈緩步走了出去。到得街上時，才覺得合跳的不肯停住。

我不承認我已經失敗。我對於C的估量，本來不高；希望他能夠放「和平」些，那就比「駱駝穿過針孔」還要難。我找他的目的，只是試探，試出他是否在幕後指揮小蓉和我為難。這一點，現在已經弄明白了。

可是我也不敢自信前途已無困難。在這樣的環境中，除非是極卑鄙無恥陰險的人，誰也難於立足，我還不够卑鄙，不够無恥，不够陰險！我只不過尚留有一二毒牙，勉強能以自衛而已。

十月一日

這幾天內，周圍的空氣，似乎相當和緩。小蓉對我，忽然親熱起來，C這方面呢，自從那天「鬧」以後，他不理我，我也不再去找他；陳胖子告訴我，「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都是我「神經過敏」。」

哼，看他們各種不同的表現，尤其是陳胖，忽然以第三者的身份，「息事甯人」好好先生的姿態，挿身露臉，這難道都很單純？哦，承蒙指導，都是我自已神經過敏，奇絕，妙絕！

陳胖子在前三天裝作偶然而來，並且好像無意中提到了那件事，輕描淡寫地說小蓉「只不過是有點歇斯底烈，心地倒直爽，」而終其歸結到「多一事不如少事」，——哈哈，這不活像是個「與世無爭」的隱士的口吻？

我當時就刺他一下道，「我真想不到陳秘書把紅塵看破，是一位快要披髮入山的高士了！幸而我前幾天沒有找你幫忙，不然，倒是使你為難！」

「那也不盡然！」他儼然正容說，「排解糾紛，跟我的處世哲學原也是並行而不悖。」

我未及作答，他把他那油亮晶晶的圓臉湊近一些，幾乎碰到我的蓬鬆的捲髮，用了懇切的聲調接着說，「飛短流長，在這裡是家常便飯。其實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你何必神經過敏。都是爲了太閒，他們的作風，我很了解，可是我也了解你。你比他們深刻。小小的誤會也許就出在這上頭了，無所謂！」

他那身體上特有的黝黑夾雜了濃烈的香水味，薰的我有點受不了了，我側身略略迴避，笑了笑答道，「領教，領教。既然是我神經過敏，倒又不必煩勞你來排解了。但願當真是我的神經過敏！」

後來我就後悔我當時對付陳胖子的方法，有一點錯誤。我沒有正確地看清他的來意而將計就計。我早就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僞君子；而我還把他這次的「訪問」輕輕看過，這真正是我的大意。

陳和G，和小蓉他們，是不是一夥？沒有理由可說他們一定不是。

既然是的，陳爲甚麼又來「訪問」我？爲甚麼又表示沒有甚麼大不了，而且裝出那麼淡泊無求的神氣？難道真是我的「反攻」奏了效，他們竟知難而退？否，否！我不能自信我有那麼厲害，尤其不能相信他們會那麼「善良」，會輕易把禍心收藏起！

然則陳的「訪問」，小蓉的忽而跟我親善，是不是一種試探呢？  
看出來，小蓉是來試探，但陳胖子却不是。

我很懷疑陳胖子雖與他們同謀，却自有目的。姑且這樣假定：陳希翼由於他們對我那麼一逼，我急了，自然向他求教；但是等候了幾天，見我這邊毫無動靜，那倒是他有點急了，這才有這一次裝腔作勢的「訪問」；所以「訪問」的用意不在試探我怎樣應付，而在開一條路逗引我投到他的懷抱裡，而要達此目的，他是取了欲擒故縱的手段的。

可是我太大意了，「辜負」了他一片「苦心」。  
我應付的雖然漂亮，却不免於平庸。

他雖然一無所得而去，而我也一無所得白白放了他去！

猜想出來，這幾天的「和緩」，正是G他們重新佈置，發動新的攻勢以前的沉靜；而我却無端放棄了一個機會。我並不幻想陳大胖子真會解救我的困難。落井下石，觀風使舵，以別人的痛苦為笑樂，——是他們這班人的全部主義。何況對於我，他早就存了「彼可取而玩之」的野心？但是環境既已如此，如果一心盼望半空中會跑出個好人來，而不儘可能利用狐群中的狗黨，那我只有束手待斃。  
我不是女人似的女人，為甚麼我不敢——哼，我憑甚麼還願惜我這身體！我得好好運用我這唯一的資本。

世上還有許多好人，我確信。但是他們能相信我也是個好人麼？我沒有資格使他們置信。我的手上沾過純潔無辜者的血。雖然我也是被犧牲者，我不願藉此寬恕自己。我欲以罪惡者的黑血，洗滌我手上的血蹟；也許我能，也許我不能，不過我相信有一線之可能。

十月二日

我的猜測，並沒完全落空。

也許是想乘機摸摸好處罷。素來和我泛泛的F忽然在我面前表示了他的「莫大的關心」。我也不給他「失望」，甜蜜的對他一笑，說，「他們是故意和我開玩笑，我知道。要是我急了，那他們更得勁，這玩笑也就越來越大了，可不是麼？所以我想還是不理會的好。」

不過，同志，大意不得呢！——他四顧無人，方始輕聲說，「我見過一兩個人，也是不把來當一回事，結果弄得非常狼狽——演了悲劇！」

「哦，當真麼？」我還是半真半假地，但F的聲音和態度却給了我與眾不同的印象；我凝神看定了他的臉，心裡覺得有點抱歉。我又隨口問，「F同志，你聽到些甚麼，——關於我。可不可以告訴我？」

「找一個適當的地方，我可以告訴你。」

這一句平常的話，到我耳內却立刻像是生了芒刺，我惡意地笑了笑說道，「對啦，須得一個適當的地方。等有機會，我來約你罷。」

我望着他蹣跚遠去的背影，忽然又覺得不應這樣對待他。憑什麼我可以斷定他居心不良？然而憑什麼我又敢相信他真坦白？怎麼能够保證他那誠懇無他的態度不是一種偽裝？在這圈子裡，即使是血性而正直的人，也會銷磨成了自私而狡猾。

我自己承認，我早已變成冷酷，但F這小小的插曲却便我好半天心情不安，直到另一件事分散了我的注意。

F召我去談話！

半小時後，我已經坐在一間小小的客廳裡等候傳見，這裡我來過五六次，每次都捏着一把汗。這次的心緒尤其壞。在我面前迸跳着一些問號。而且我聽得室外有人走過，有低聲談話，——呀，難道

是G麼？口音像他。

「好，好！人到了絕處，反正是完蛋，有什麼可怕？」我一邊擦臉上的汗，一邊心裡這樣想；我自覺得滿臉是一層冷笑。

傳見後第一句話：「聽說你工作很努力，很好！」

鬼才知道這句話背後的真意！我只抿嘴笑了一笑。

一張有點褪色的照片，放在我面前了，問道，「你認識這人麼？」

我把那照片剛拿到手裡，心上就是別的一跳！愛，這不是小昭的像麼？我仔細再認一下。——不是他還有那個？怎麼會在這裡出現，真怪！

我把那照片放回桌上，抬眼對R看了一下。我猜想他正在觀察我的臉色。我聽得他的聲音又問道：「認識麼？」

「認識！」——我自己感到心有點跳。

「最近和他通過信麼？」

「沒有。」

「從前你和他是甚麼關係？」

我抬眼看了R一眼，心裏想道，「你們自然早已知道了，還問我幹麼？」——可是我却不這麼說，只回答了兩個字：「同——居。」

「怎樣開始和他同居的？」

我臉紅了一下：「還不是那麼一回事！」

「後來爲甚麼你們又分開了？」

「意見不合！」我加重了音調，「感情不融洽！」



「你們分開的時候，誰是主動？」

我沉吟了一下回答：「這可說不上來了。兩邊都覺得再也搞不下去，就各走各的路，反正我們沒有兒女。」

「那時你們做什麼事的？」

「都是教書的，——他教初中，我教高小。」

好像預定的問題都已經問完了，R從桌子邊拿起那照片來看了一眼，就夾進一疊文件內，兩眼朝上一挺，然後又問道：「你知道他現在幹甚麼，在甚麼地方？你沒有聽到他的消息麼？」

「沒有。一點也不知道。」

「哦——」他似笑非笑地說，眼光落在我的臉上，「可是我這裡倒有一點材料，——我給你瞧。」他從一疊文件中揀出一張紙來，瞥了一眼，就遞給我。

只有寥寥幾行字，我一面看着，一面心裡想道：「今天這一套做法，好難猜詳，不過無論如何，不會是沒有作用的。」急切間我決定不應該作怎樣的表示，——我只冷笑了一聲，就把那紙放在桌上。

「現在我派你一件工作，」R看定了我的臉，說，「你去找他，和他恢復舊關係，注意他的行動。」

我完全怔住了。論理，我只有服從，然而我不能不要求一下：「報告處長，這一件工作，恐怕於

我不大相宜，恐怕反面把事情弄糟——」

「為甚麼？」R不耐煩地打斷了我的話。一怎麼你倒不合宜？」

「不是我違抗命令，實在中間有些困難。從前我和他感情弄得太壞，現在去找他不會有結果，這是一。再則——恐怕我現在擔任的是甚麼工作，他已經知道，這就更不好辦了。就是以工作為

重，所以請求再考慮。」

「哦——」R的臉色有點變了；手摸着下巴，瞪眼朝我看了一會兒，這才說道：「你還是要接受命令。困難之處，你設法去克服。」說着，他就伸手去按電鈴。我知道我再說也無用，心一橫，便告辭而退。

我所陳述的理由是完全充足的，可是竟不被採納，這真是豈有此理！那不是存心和我開玩笑！我疑心這就是C他們的陰謀的一部分，我在等候傳見時聽到的聲音一定是他。不過，小昭爲甚麼又在這裡出現了？而且是在幹那種工作？五六年不見，他已經變爲另一個人麼？而我却成了現在這樣子，我那來的勇氣再和他接近，而且「恢復舊時的關係」？

也許關於小昭的甚麼材料，壓根兒就是C他們的鬼戲；這種人還有什麼幹不出來，無中生有就是他們的混飯之道！

要是果真如此，那我的困難也就多着：他們那裡肯承認自己的情報不確，一定要說我「怠工」，不會努力去找，甚至於會說我和小昭到底有舊情，私下透露消息，叫他躲起來了。

我看見我前面有一個萬丈深淵，我明明看見，然而無法不往裡邊跳！

昨天以前，我還自以爲應付他們這班人我不至於一無辦法，憑我的眼明手快，未必就輸到那裡去，現在我知道我錯了，眼明手快中甚麼用？需要陰險，需要卑鄙，——一句話，愈不像人，愈有辦法。

然而，人要是積了心，就未見得容易擺佈。只要你們的情報是真的，只要小昭還在這裡，昨們誰罷，那時你們別罵我，原來你們自己想出來的妙計，「賄了夫人又折兵」啊！

這多年來，我的心板上早已沒有了小昭的痕跡。但是今天他又出現了。我把過去和他的短促的生契，一一都回憶起來了，我的心裡亂得很，不辦是甜是苦是酸是辣，我已不得立刻就看見他。天哪，

我怕我快要瘋了！

晚上，我正打算吃安眠藥片，忽然舜英又來了。我帶着幾分不快請她進房來，同時就盤算怎樣早打發她走的方法。

這位「前委員太太」一坐下來，就咒罵這裡的天氣不好，路不好，轎夫也欺人，二房東尤其可惡，商人心太「黑」，小偷和老鼠一樣猖獗，而且連橘子也不甜，電燈也不亮，——結論是：「甚麼都及不上海好」！

她伸出兩隻手來給我看道，「才來了不多幾天，我的皮膚就變粗糙了，真倒霉啊！這裡又沒有好的化妝品。哦，有倒是有的，可是那價錢，只有黑了心的人，才說得出口！這不是做買賣，簡直是敲詐，是搶！」

她看見衣架上我那件半新的呢大衣，就用手去搯了一把，側過頭來問道，「是在這裏製的罷？怎麼通行這等鬼樣子！」

「去年從戰地回來，甚麼都弄得精光，」我嘆了口氣回答，「這還是買的舊貨。式樣是老式了一點，馬馬虎虎對付着就是了。」

「可是你還怕沒錢使麼？現在藏法幣的，是傻子！」

我只冷笑，不回答。我犯不着向她訴苦，我有牢騷也何必向她發。

我看着自己的鞋尖，便又想起前星期在某百貨公司看中了一雙新式的兩色鑽，至今還沒錢買，誰不喜歡新奇的玩意，從前我在衣飾上頭原也不大肯馬虎，近年來却不堪問了，可是人家還以為我不怕沒錢使，是在積蓄法幣呢！這樣的冤枉，只有天知道。

「怎麼你還不够用麼？」看見我沉默，舜英似乎十分關心地問了。

「怎麼我就够用呢？發國難財的有的是，可輪不到我們！再說，同事中間東撈西抓，不怕沒錢使

的，也就有的是，但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舜英，你知道我的脾氣，我不配作聖人，但也不肯低三下四向狗也不如的人們手裡討一點殘羹冷飯。我做好人嫌太壞，做壞人嫌太好，我知道我這脾氣已經害了我半世，但脾氣是脾氣，我有甚麼法子？」

大概我那時真有點頭昏了，不知不覺說了那麼一堆話。但既已說了，我亦不後悔，不過我覺得舜英已經坐得太久了，我不乘早打發她走，難道要等她自己興盡而退？我站起來伸一個懶腰，正待用話暗示她，不料她也站起來，拉住了我的手，懇切地說道，「我以爲你不如到上海去！你要是有意思，一應手續，我還可以從中幫忙你。只是你先得——」

我一聽這話中有話，心中一動，把疲倦也忘了；可是我又性急了些，突然問道，「是不是先得答允一些條件呢？」

她也支吾其詞了：「那——那倒也不一定需要。不過，不過——噯，我想我們是老同學，老朋友而且你和希強又有舊關係，這一點，你和別人是不同的。」

哦，又是甚麼希強，又是這個卑劣無恥的傢伙。不用她再多說，其中隱秘，我已猜得了十之八九。但是我還故意問道，「去幹甚麼呢？未必我幹得了罷？那時進退兩難，又怎麼辦呢？」

「這你是多慮！」她鄭重地說，「你一定幹得很好。反正有希強在那裏，你還怕沒有人提携麼？咳，你不用三心兩意了！」

這位沒眼色的，「前委員太太」居然認爲我已上了鉤。我雖不够做一個十足的好人，但還不至於無恥到漢奸手下去討生活。但也難怪舜英。幹我們這項工作的人，有幾個是有恥的？誰有錢，誰就是主子，——這是他們的共同信仰。但是我在人家眼中竟也是這樣的一流麼？而且舜英膽敢向我直說，似乎，斷定我一定会「欣然允諾」的？這不能不叫我生氣。我一時不暇多想，就盛氣答道，「多謝你的好意！可是我簡直沒有想到過這樣的事！」

「哦——」舜英愕然向我注視，好像還沒辨明我的意思。

我也猛省到我這作風不合於「工作的原則」，我應該將計就計，多套出她一些隱秘，但已經不大容易轉口，我只好將目標略畧轉移，故意忿忿地說，「舜英，我這話對你說是不要緊的：我在希強面前發過誓，無論在甚麼地方，有了他，就沒有我！我和他，合不到一塊來！舜英，我這話，本來不想對你說，現在是不說也不行了，可是你要代我守秘密！」

她似信不信地看了我好一會兒，這才說道，「想不到你和他的關係弄得這樣壞，——可是，他實在最肯幫忙朋友，他不是再三要我們致意你麼？我可以擔保，他對於你毫無問題，他這一面是沒有問題的！」

我只微笑搖頭，不回答。

「而且現在時勢不同了，從前有些死對頭，現在又走在一處，從前的好朋友，現在也有變做死對頭的；過去的事，大家都不用再提，你又何必這樣固執！」她一邊說，一邊走近到我跟前，輕輕拉住我的手。

「可是，你不知道，我恨他！」我當真生了氣了，「我恨他入骨！」

「哦！這就怪了，我當真不知道。」

「可不是。你只知道他從前曾經幫過我的忙，待我不壞，可是這些全是表面！說出來，誰也不會相信，他這人——哎，害人也不是那樣害的！」

「呀！原來——不過當初你們結合的時候，他雖然用了點強迫，後來他待你，好像也不壞，你何必再記在心上呢！」

「不光是這一點。」我自己覺得我的聲音都變了。「我所以恨他，就因為他是使我弄到現在這步田地的第一個壞蛋！」

「我那時的臉色一定很難看，因為舜英那拉住我的手突然放了，而且吃驚地倒退一步。我定了定神，上前一步，挽住她的肩膀笑了笑，「舜英，你不要誤會，我可沒有怪你的意思。介紹我和他相識的，雖然是你，但我明白你是一番好意，——可不是麼？你自然只看到他一個表面。我還沒見過第二個像他那樣的人——把女人當一件東西來作踐！」

「哎！——舜英輕輕歎了口氣，似乎放棄了游說我的意思了。」

「算了罷！過去的事不再多說。我們談些別的罷。」我一邊說，一邊頹然倒在床上，就東拉西扯地問她：「避過甚麼地方，有那幾個人常往來。但是她好像也忽然聰明起來，也存了幾分戒心，不肯多說。」

送走了她以後，我只覺得腦壳上像戴着一個箍，兩頰噴紅，口裡發膩，我連忙吞了安眠藥片，和衣就倒下了。

## 十月四日

陳胖子約我去看電影。這是最近四天內他第二次向我作的一種姿態，搗甚麼鬼呢？我摸不明白。但是我何必不去樂一下。

在電影院中，我用了最大的努力去躲避這胖傢伙的那種混和着香水味的特有的口臭。我裝作專心在銀幕上，只用微笑或伴頰以回答他的刺刺不休的醜話。他不提起關於C他們對付我的陰謀，我自然也不說。

電影映畢之前十分鐘光景，他又來約我上館子去；我略一沉吟也就答應了。我何必不去樂一下呢！我準備好了守勢，看他如何施展。

然而出奇的是，陳胖忽然「君子風」起來。除了要和我掙酒，別的都是規規矩矩。我本來很能喝幾杯，也就不怕他，我故意開他的玩笑道，「陳秘書，你南岸有一個公館，北碚又有一個，這是公開

的，但不知你在城裡還有幾個？」他只咯咯地笑不回答。

過一會兒，他忽然自言自語道，「他媽的！姓錢的那個大團戶，肥雖肥，怕也經不住那一群蝗虫一齊都上去，——哦，你知道這件事怎樣分配了罷？」

「怎麼不知道。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所以我說你應該在城裡多來一個公館。」

「那裡！」他灌下了一口酒，把眼瞪得大大的，「我麼？人家亂說。臨臨，按理不應該沒有我的一份，可是他們簡直不够朋友，昨天我還和他們鬧了一場！」

「這是太豈有此理了！」我給他斟滿了杯中的酒，「是誰作主？」

「還不是O嗎！這小子，別太神氣！他不想一想，從前他當馬弁的時候，吮癩舐痔，十足的鬼兒爺，差不多伙夫頭也可以和他來一手的！」他猛地將拳頭在桌子上捶了一下，拿起酒杯，却又不喝，也着眼說道，「我那考勤務就會經……」他一面笑，一面不怕污了口，盡情的說起來。

「可不是，陳秘書，」我實在聽得不好意思了，而且也怕他說上了火，會轉移目標向我撒起野來。「我倒忘了，前兩天，我無意中得知了一件事。有兩個人新近從上海來，背景很可懷疑，兩人中那女的，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還找過我，打算向我進行他們的工作呢……」

「哦，是甚麼背景？」陳胖子隨口問着，把口湊在酒杯上喝了一大口。

「是和日汪有關係」。

「哦，原來是和那一邊！你不理他們不就算了。」

「可是我打算報告上去呢！」

「那又何必！」他側着頭，閉了一隻眼。「可是你已經報告了麼？」

「就因為昨天忙着別的事，還沒有。」

「胖子把眼睜大了，抓住了我的手，似乎很誠懇地說道，「你何必多管這些閑事，我是真心對你

說知心的話，這既然不在你的職務範圍之內，你就乾脆只當不曉得。你要是多管了，說不定以後倒有麻煩。在這年頭，誰又保得住今天是這樣，明天不那麼？……」

「但是——」，我打斷了他的爭論；他這樣正正經經「勸告」我，簡直使我大為驚訝，「爲甚麼這是閑事呢？」

「哈哈」，他惡意的笑了，但驀地又把臉一板，把嘴靠在我的耳朵邊低聲說，「小姐，怎麼你這聰明人，這一點倒沒看明白？哈哈！」

他所謂「這一點」，我也有些了然了，我不禁毛骨聳然。我知道再說下去，就會發生不便。這胖子今天雖然有了幾分酒，誰敢擔保他明天不又換一付嘴臉，把人家的靈氣作爲自己的幸福。我默然舉起了酒杯。

然而他又說出了一句使我心跳的話：「而且，你知道他們對你有了懷疑麼？我除了瞠目以外，一時竟答不上來。」

「有甚麼可疑的，一定是O搗的鬼！」等他半天沒有下文，又忿然說。

他把雙眼睜得細細的，笑了笑，「倒也不盡然。你從前的事，他們知道。」看見我淡淡一笑，他又接着說，「不過也不要緊，我自然替你解釋。」

哼，這傢伙的一張嘴開始甜上來了！把我當作沒有經驗的小姑娘麼？真可笑。把甚麼都從腦海裡撇開，我聚精會神應付他的已經開始的「和平攻勢」。不過說一句良心話，陳胖子到底是文出身，還能顧全體面。我和他鬼混到相當時候，就「客客氣氣」分手了。

我真倦極了。歸途中腦子裡雖然老有剛才陳胖子說的那句話成了問題在那裡旋轉，可是我簡直毫無思索的能力。

像一個鍊拳術的人，我是站在沙包的圍攻中，只要一個失手，我就完蛋。怎樣才能一一應付過去



呢？一向倒還有自信心，現在却有點不放了。  
但是我還不甘以死爲遁逃竅。

十月九日

昨晚又是那樣的又甜又酸的亂夢，將我顛倒了一夜。

在夢中，我又走回到了過去的生活，許多久已在我記憶中褪了色的人兒又一一鮮明活潑地出現，可是也怪，最近幾天我所遇到那兩位，（舜英和萍），偏偏夢中沒有，足見夢總是夢而已，現實總是現實。

我記得我在夢中是快心快意地笑了的，然而醒來時，我分明覺得兩眼潮潤，痒痒地。我怔了一會兒，手指摸着眼睛，可不是兩滴眼淚就掉了下來。那時我心裡的味兒——我說不明白，我只得作一比喻，就像我還不過十歲那年，大姊出閣，當大姊上了花轎，賓客都散盡，我獨自望着滿堂燈綵，看僕人們匆匆收拾酒具和桌圍椅披，我滿心的不如意，只想代人吵架，當姑母喚我而且挽了我的手的時候，我就突然哭了。

那時他們說我是捨不得大姊「到人家去」，然而我心裡知道不是爲此。

昨晚醒來時我這同樣的心情，也不是爲了「捨不得」夢中所見的那一班舊伴，——絕不是！我讓他們時時到我記憶中來，於我又有甚麼好處呢？我但願我喪失了記憶力的。

我受不住那樣地又甜又酸顛倒了我一夜！

我不甘願已經死滅的「過去」又在夢中盡情挪揄我一番！

可是尤有一可異之點：前天晚上的亂夢還是「過去」和「現在」雜湊在一處的，而昨晚的却是清一色的「過去」，半個「現在」的人都沒有，真怪！

難道因為這幾天來我接二連三意外地遇到「過去」的舊伙伴，以至夜有所夢麼？但無論如何，甜的也罷，酸的也罷，苦的也罷，既已「過去」，再出現在夢中，又有甚麼意思呢？徒然叫人心裡難受罷了。

昨晚那一夢以後，我就再也睡不着了，紙窗上泛出朦朧的蒼白，不知是曙光呢，還是月色？電線被上次的轟炸震壞了，還沒有修復，半枝洋燭又被老鼠啣走。我用手電筒照手錶，不知在甚麼時候錶也停了。……在這樣境況下，你如果能够知道那是甚麼時候了，倒也是一點安慰。

幸而，同院那位軍官的三夫人從照例的夜遊回家，高跟鞋打在石板上，閣閣地，好生清脆……：……我好癡有「夜眼」，而且有一「透視術」，我入幻似的見這位三夫人嫵嫵婷婷走上那十多步石級，那番其絨的旗袍下擺，輕輕縹拂。於是我又想到那天舜英忽然說要送我一件衣料，……而且我又想到我的皮鞋太舊了。而且——我從那位三夫人的皮鞋聲中，聽出了那時大概是三點多鐘；因為她照例是這時回來。

後來我又朦朧入睡，忽然遠處……一聲，將我驚醒，接連又是兩下。哦，這那來的槍聲呢？於是，二天前秘密處死的兩個人的面孔又浮現在我眼前。不知爲甚麼，近來我聽得槍聲就有點心悸，我受不住那血腥氣。

當真得了神經衰弱病麼？我爲甚麼不像從前的我呢？

### 同日的晚上

好容易偷得一夕閑，我應該謝謝上帝給我圓謊。

上帝對我的態度，使我不安。因爲他太真摯了，又太靦腆了。

對於我這樣「不祥」的人，上帝而果當真那麼關切下去，於他決不會有甚麼好處的。我已經預

感！

他幾次三番想找機會把幾天前他預約着要告訴我的話，很忠實的告訴我；可是我都藉故躲避。不知道他那邊是怎樣個看法，但在我這邊，我的「藉故躲避」的確不是對於他所視為我頗有不利的C他們的鬼計，不感興趣，（我怎麼會味良如此呢！）更不是不信任他的好意，我——無非爲了不敢和他太親近，和他太親近，對他不曾有甚麼好處的！

要是他因此恨我，罵我呢，——那倒好，雖然我太受冤屈。

要是他也領悟了我的一番心，那可不妙了，他決不會就此而止，他一定要愈陷愈深，——他這人還有孩子的天真，他這人，心癡！

而我呢，早已早已過了癡心的時期！

十月十日

照例的過節，不必細表，照例的，我們這班人都得「動員」到某些場所去「照着照着」，那也無可記述。

但是我又遇見了萍了。這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在我去「回拜」舜英時，在舜英那裡看到的。那時我想不到是她。面貌只依稀尙如舊日，身段却高了不少，也俊俏得多了。舜英先喊了她的名字，我這才認出來。她說我也和從前在學校時完全不同了，要是在路上遇見，決不認識。唔，原來我竟「面目全非」了麼？我當時就苦笑了一下。她只和我說了幾句客套，就先走了。

「你怎麼找到了萍的？」我問舜英，心裡感到這中間不會沒有緣故。

可是她只淡然答道，「路上偶然碰見她，就邀她來家坐坐。」

「哦，原來你們今天也是初次會面。」口雖這麼說，我心裏却不能相信，兩人的神氣不像初次會面，這可瞞不過我的眼睛。中間一定有文章，不然，舜英何必掩飾。我裝作不在意，隨便談了幾句，却又問道：「大概我們的舊同學在這裡的，想必不少吧？比如萍，我就不知道她也在。她在那裡做事？我有工夫也想去看看她。」

「這個，我是沒有問她，剛才只談了不多句，你就來了，她也就走了！」

「哦，原來是這樣的！可是，舜英，她剛才也提到我麼？」

「提到了你麼？——」舜英似乎感到我這一問太出意外。

我連忙「解釋」道，「你知道我的脾氣就是喜歡多心。你是知道的，我和她在學校的時候常常吵嘴，我猜想她也還記在心上呢！」

「沒有，好像她塵根兒不知道你在這裡。」

我點頭笑了笑，也就把這話擱開。

但是有一點我却不能忘懷：舜英是有「使命」的。她鬼鬼祟祟幹些甚麼，我料也料到八九分了，不是她還向我「游說」麼？現在還沒弄明白的，就是萍所幹何事？她和舜英是否真像舜英所說「偶然碰見」？

那天我在舜英口中探不出甚麼來，這位「前委員太太」居然大有「進步」了。也是「可喜」的。不料在三四天後，我又第二次遇到萍了。這倒真是「偶然」碰見。她和另一女子在「三六九」吃點心，我要不是約好了一個人，也不會到那邊去，我一上樓就看見她了。因為她有同伴，而我也約得有人，只隨便招呼了幾句，我就下樓。改在樓下等那個人。那時我惘然自思自想道：真巧，怎麼第一次見過後接連又看見了她？也許她剛來不久，不然，從前爲甚麼老不會碰見？但也許是因爲大家的容貌都不同於舊日，所以從前即使碰見也沒有注意罷？可是關於我的一切，她到底知道不知道呢？……

我近來怕見舊人，而且怕舊人知道我近年來的生活，這種心情，自己也不明其所以然。  
今天下午我又遇見她。這是第三次了。

時間正是紀念慶祝會指定時間之前半小時，她去的方向也正是到會場去的那條路，我斷定了她是赴會去的。我本來坐在人力車上，那時，我就棄車而步行，和她一路走。我漸漸把話頭引到她身上，先問她的職業。

「說不上甚麼職業，」她苦笑了一下回答，「不過也總算有個固定的事了，還是上個月剛開始，在一家書店裡當校對。」

「那麼，你來這裡也還不久罷？」

「哦——」她似乎想了一想，「也快半年了。先頭是教幾點鐘書。」

「在書店裡做事很有意思，」我一方面說，一面留心她的神色，「可不是，看書就方便了，學問有長進。是那一家書店呢？」

「是N書店。」

「哦，那是新書店，很出了些好書。」

「到底也還是沒有時間讀書，」她又笑了笑，「不過是經過我校對的那幾本總算從頭讀到底，別的也只能大略翻翻罷了。」

「有甚麼新出的好書，介紹給我看看。」

「可是我又不知道你喜歡的是那一類？」她又笑了笑。

「反正甚麼都行。只要內容富於刺激性。」

「那麼，就給你介紹小說和劇本；可是我不大讀文藝作品。」

「有刺激性的，也不一定文學。譬如有些政治方面的書，也有刺激性。」我把「政治」二字故意用了重音，看她有沒有甚麼反應。

然而她只淡淡一笑，搖了搖頭說，「那我就沒有東西可以介紹了。」

我也覺得我的「發問試探」已經飽和到了快要引起人家疑心的程度，現在應當給一個空隙，看她有甚麼問我。

但是她沒有話。她微昂着頭，若有所思，又若無所思，意態瀟然走着。她似乎不及以前在學校時代那麼豐腴了，然而正惟其略見清癯，所以娟秀之中帶幾分俊逸瀟灑。忽然一股無名的妬意，襲上我心頭了！我自謂風韻不俗，但是和她一比，我却比下來了。從前在學校的時候，我和他的齟齬，大半也由於我固好勝，而她也肯示弱。

幹麼我又無緣無故跟她較短論長呢？我自己也無以解答。

這時候，一小隊的青年學生，大概也是赴會去的，正在我們身邊走過。

萍目送他們在路那邊轉了彎，忽然側過臉來望着我，——她的眼光是那樣明澈而富於吸力。她對着我說道，「還記得那年上海大中學生救國上京請願，雪夜裡他們自己開車，天明時到了城外車站，我們同學整隊出城去慰勞他們這一番事麼？剛才我看了過去的那一隊，就想起當年我們自己來了。算來也不過幾年，同學們都各奔前程，濶綽的濶綽，蹩腳的蹩腳，墮落的也就墮落了！就是有沒有犧牲掉的，現在還沒知道。」

我不由的臉紅了一下。她這番話是有意呢，無意？莫非她已經知道我的底蘊了，但是我也無暇仔細推敲，我從她的話中生發道，「可不是，萍，你知道我們舊同學還有誰也在這裡呀？」

「我就知道有你。」她笑了笑回答。這笑，似乎有刺。「還有，你也知道，就是舜英了。——幾年工夫，大家都分散了，而且也不不同了。不過，你倒還跟從前差不了多少。」

「哦——」自己覺得眼皮跳了一下，「可是我也老了不少了罷？」

「我不是說容貌的老或不老。」萍又有意無意的笑了笑，「我是說你那一種派頭——你那談吐舉止的神氣，還同從前一樣。」

「那原是不容易變樣的。」我隨口應着。

「你還記得我們發動了擇師運動，急得老校長團團的轉麼？從那一次以後，學校方面就很注意了。」

我只笑了笑，不答腔。但在心裡我却自問道：「她提這些舊話幹甚麼？」

她又接下去道：「後來校方勾通了你家裡來壓迫你，斷絕你的經濟供給，不是那一年暑假以後你就不得不依照你父親的意思換了學校麼？」

「咳，那些事，都像一個夢，再提牠幹麼！」我開始表示了不感興趣。

「你還記得我們去封閉教員預備室麼？你也是其中的一個。爲了這件事，我們中間還發生了不同的意見而你是主張激烈的！」

除了苦笑，我還有甚麼可說。我自己覺得我的臉色也有點變了，但是我還竭力克制。她沒有半句話問到我的現在，可是翻來覆去老提那些舊事，這明明是她早已知道我現在幹的是甚麼，却將過去的我拉出來作爲諷刺，要是她從正面罵我一頓，那倒無所謂，但這樣毒辣的諷刺，誰要是受得了，那他就算是沒有靈魂！

「算了，算了：萍！」我捺住火性說，「我們不談過去，只說現在，——我問你一句：你怎樣會碰到了舜英的？」

「無非是偶然罷了，」她不感興趣地回答，也跟今天偶然碰到你一樣。」

我笑了笑，感到局勢轉變，現在是輪到我向她進迫了。

「但是那天她說，是她來找到了你的？」我又故意冒她一下。

「哦，她這麼說？那也隨她罷！」

「不過。萍。你知道舜英從那裡來麼？」

「她自己說是從上海來。」

「你知道她是來幹甚麼的罷？」

「那倒不大明白。」萍似乎怔了一怔，我却笑了。我不相信萍這樣聰明的人，既然和舜英談過，竟會看不出來。我又不相信舜英找到萍竟只是老同學叙舊，而不一試她的「遊說」。我知道我那一笑有點惡意。

「當真不明白麼？」我勝利地又反擊一下。

「不明白。」萍的眼光在我臉上一瞥，似乎等待我自己說出來。

「哦——」微笑以後，我就改變了主意，「那麼，你慢慢自會明白。」

於是兩邊都不再開口，在戒備狀態中保持着沉默。

一會兒，也就到了會場。萍始終不離我左右，好像在這大堆的人群中，除了我，別無其他相識者。她也不大開口，就同影子似的，老跟住了我。最初，我尚不以為意，但後來，我就覺得老大不自在。我和她走來走去，人家見了，一定以為我們是一起的。——甚至，我還看見有人竊顧我們而低語，鬼知道他們議論我們些甚麼，但我們的神情一定有惹人注目之處。

並且我又覺到萍在留意每一個和我招呼的人兒。

並且，當偶然一次我轉臉和一個人剛說了半句話，我眼角上就瞟到萍在遠遠地跟甚麼人作眉眼呢。可見她不是沒有相識的。

「萍！那邊有人招呼你。」我立即用正面點破的方法試驗她的反應。



不料她却夷然答道，「我也看到有人在遠遠地打招呼，可是不大認識他，也許是你的朋友罷？過去看一看，如何？」

我笑了笑，挽住了萍的臂膊說，「既然不是招呼你，不理他就算了，咱們走咱們的！」萍是個厲害的敵手！我倒要多多注意。

可是漸漸地我又感到萍這樣寸步不離我左右的作用，不但是消極的，而且是積極的；她以她自身爲一標記，好讓她的朋友（那無疑是有的，而且不少呢，）認識了我的面孔。這簡直是將我「示衆」，使我以後減少了以「某種姿態」活動的可能！一時大意，我竟中了計！

我是完全處於劣勢地位了，挽救既不可能，只有逃走。

「到N書店可以找到你麼？萍！」分手的時候，我這樣說。

「可以。」她笑了笑回答。我不明白她這笑是善意呢惡意。

我承認萍是一個十分厲害的敵手！

「敗陣」下來以後，信步只往人多處走。經過N書店，下意識地進去轉了個圈子，在排列着「新刊」的書架前站了一會。聽得身後有人小聲私語，我心中忽然一動，可惜那當我面前的櫥窗沒有玻璃，不然，我便可以窺見他們的面貌。但是切切私語之中，夾着清脆的笑聲來了，我立即斷定這笑的聲音是萍。我作這樣的斷定，原是頗爲合理的。我驀地轉過身去，然而，還沒和那兩位打過照面，我就趕快往斜刺裡走。兩個都是女的，却沒有一個是萍！自己覺得臉上一陣熱辣。幸而沒有人注意。

「今天不吉利」，我在心裡對自己說，「險些兒又做一次冒失鬼。」

在書店門口，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和我交臂而過。這人好生面熟，——我腳下慢了，轉臉回顧，却見那人也在那裡望着我。哦！——當真見過。我不由的笑了笑。對方也以點頭回答。但當另一行路人橫過來隔斷了我們的視線時，我也自願走了。

慢慢地我一點一點說起來，那人說「九一八」那天我在某處見過的，而且跟他談了不少的話；我還佈了「疑陣」，……

第X平民粥廠門外擠住了好大一堆人。這是天天如此的。我正待繞道而過，却看見那囚首垢面的人堆的中心，有一位打扮得十分嬌豔的女子，在那裡指手劃腳，破口大罵。一個警察，躬着腰，滿臉陪笑，大概是在調解。那女子轉過臉來了。雖然隔了那麼多人頭，我看得清清楚楚是小蓉。

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使我要看個究竟，但又不願意露臉，我只站在人堆的邊緣，用心聽取四周的紛紛議論。

原來是小蓉從這裡走過，不防粥廠裡衝出一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小子來，手裡還捧着一瓦盆泥漿似的東西，却和小蓉撞個滿懷，一瓦盆的「泥漿」就潑了小蓉一身。湊巧那小子又是粥廠裡的雜役，所以小蓉便咬定要粥廠「負責任」。我這才看清小蓉今天穿的，是水紅色鑲如綢的夾旗袍，杏黃色綢的襪子，也許還是初次上身，這一下可就完了。

我知道小蓉這身衣服的價值，料想那所謂「責任問題」一時不得就了，便穿過馬路，打算到S協會去「巡邏」一番。早就有命令要我們經常去那邊多加「注意」，因為據說這個地方近來左一個會，右一個會，一簡直不成話。

樓下遊廊裡那幾排藤椅子已經「上座」八成，我也就揀了一個背向院子的座位，儼然坐下，這時候，天色已經黑下來了，電燈還沒亮，我仰後靠在椅背上，閉了眼睛，惘然惘然，耳無所聞，心中無所思，……真有些倦了。

但是在我閉着的眼前，却有些水紅色和杏黃色的鬚子，一個套一個的，忽而收小，忽而又放大！這是小蓉那件新旗袍在那裡作怪。「兩種顏色倒鮮豔，可是，放在小蓉身上，白糟蹋！」這樣的意思，輕煙似的浮過我的腦膜，「可是，她偏有這些錢，……今兒可倒楣了，活該！粥廠當然不負這個責

任，怎麼能負責？」我感到一點快意，但仍然老大不平。

我讓自己浮沉在莫名奇妙的情緒中，讓思緒忽東忽西亂跑。

猛然睜開眼來，這才發現遊廊裡差不多空了。

我無精打采地伸個懶腰，正待起身，却又慫慫地合上了眼，一個脚步聲移近我跟前，我再睜眼，凝神看去，剛好和瞥過來的目光，對射了一下。

「啊，——怎麼我不會看見有你？」我微笑着說。

「我才來了一會兒」。聽口氣就知道剛才在N書店門口他確已看見我，而且認出是我。

「買了甚麼好書了？」我隨口問。

「沒有買到甚麼」。他一面說，一面朝我身旁那空椅子看了看，似乎想坐，又不想坐。我看出了他這神情，就說道，「沒有甚麼？坐下談談。——前次是九一八，今天是雙十，可巧又碰到了。」

「對啦，今天是雙十節。」他慢慢坐下，背往後一靠，兩腿伸直。

我見他口齒很老實，不禁笑了一笑。可是一時間我竟想不起他的名字，我又笑了笑說，「我忘記了你的名字了。可以不可以再告訴我？」

「不過我還記得你姓——」他將頭略側，似乎在思索。

我又笑了。却又忍不住提醒他道，「百家姓上第一個字。——上次不也是這樣告訴你的麼？可是，你呢，第幾個字？」

他有點惶惑，望住我笑。我又故意開玩笑，按着「百家姓，」一句一句背說出來，問「有沒有他，——漸漸地他的那種在一個不大熟的女子面前的拘束態度，被我的爽利談吐所消解，話也就多起來了。」

我聽出了他是屬於所謂「北平流亡學生」，也跑過若干戰地；家呢，早已音訊不通。我告訴他，

我也幹過戰地工作，但剛一出口，我就在心裡自責道，「不這麼說，不也還有別的話麼？」……當真我很想毫無戒備地和他談話，似乎他有一股甚麼力量使我不願意太「外交」。

我覺得他說話的腔調，字音的抑揚，鑽進耳朵去怪受用似的，有時我竟只聽得聲音，却不辨他說甚麼話。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有沒有最要好最知心的朋友？」我忽然輕聲問了這樣一句話，——我自己也不明白爲甚麼想到這樣一句話，我忍不住笑了一笑。用手去摸臉，臉有點發癢。

乍聽得我這一問，他也似乎呆了一下，但隨即慨然說：「也不能說沒有。任何人都有二知心的朋友，不過要說到有始有終，那就難言了。」

「那麼，五，」我掩住了口微笑。「你的男的呢，還是女的？」

「是男朋友。」他沉吟地，眼光望住空中，「自然，思想相同，脾氣也合得來的朋友，不會只有一二個，可是我此刻感到特別親切的一位，因爲會有一個時期，我和他患難相共！」

「哦！」我沉重地鬆了一口氣，凝眸望住他，我的情緒起了波動。

他的臉色嚴肅起來了，又接着說：「他和我是無話不談的。他曾經渾渾沌沌，甚麼都不聞不問，也會經苦悶徬徨，……他有過一個時期的戀愛生活，然而當他發覺他所愛的那個女子將要陷入可怖的環境時，他們的所謂戀愛生活也就告終了；他曾經盡心想要挽救那女的，倒不是因爲他是他的愛人之故，而是因爲他認定那女的是個有希望的人才，缺點和優點相比，還是優點多，只可惜聰明反誤了她！……」

「啊！可是他！——感情的激動使我說話期期艾艾了，」他——哦，你那朋友爲甚麼沒法挽救他的愛人？」

「那恐怕爲的是他那時自己也有點渾渾沌沌，——也還脆弱！他那時在中學教書，而那個女的，

則擔任小學，他們的……」

「哦！」我叫了一聲，禁不住心跳。這個「他」，——怎麼他也認識「他」！但是我立刻掩飾了內心的激動，勉強笑了笑問道，「他叫甚麼？」

這時候，遊廊裡的電燈突然亮了，我看見K的目光炯炯地射在我臉上，他的神色，嚴肅之中帶一點悲痛。

而且，我又「發見」，不知在甚麼時候我的一隻手按在他的臂上。

我抽回了手，又問道，「他此刻在甚麼地方！」

「近在咫尺，遠在天涯，」他微微一笑，對我瞥了一眼，「在這時代，誰知道誰在甚麼地方！」

唉！我不自覺地吁了一口氣。我俯下了頭，我很想對他說，——「照你所說，你那朋友我也認識，而且我就是那……」但是我沒有勇氣。

而且，也許又是我的神經過敏。怎麼就能斷定他就是「他」呢。

我近來有點神經衰弱，這是不能諱飾的。

離開了C—S協會以後，我覺得我的心分裂為兩半。可又作怪，K的聲音老在我耳內作響，我的左手，曾經不自覺地按住了K的臂膊的，還時時像有物在握。

十月二十三日

瘧疾大概已被奎寧針制服了，昨天平安無事，此刻已到照例發作的時間，但也毫無動靜，身體是軟綿綿的，口澀舌膩，不過騰雲霧似的狀態已經沒有了。

那一天熱度最高的時候，幻象萬千，真把我顛倒得太苦。現在還不能忘記的，就是許多人面忽然變成了骷髏：好像是在曠野，但又好像依舊在這間囚籠似的小房，一些人面，認識的和不認識的，老

鼠一樣從四面八方鑽出來。懸塵蕩蕩，向我包圍來了，我也被他們擠小了，氣悶非凡，可又不能喘口氣，然後，那些人似乎滿足了，不再進逼，却都張開了大嘴，突突地跳，愈跳愈快，終於不辨爲人面，簡直是些皮球了，這當兒，我又回復到原來那樣大，在這一「皮球」的當中找路走，我努力蹴動兩腳，撥開那些滾上來的「皮球」——「卡拉拉，卡拉拉，聲音響得奇怪，突然，我發見原來又不是「皮球」而是白森森的髑髏，深陷的眼眶，無底洞似的，一個個都向上，……我恨恨地踢着撥着走，想從這髑髏的「沙灘」上闢一條路，卡拉拉，卡拉拉，——後來，我的眼睛被那白森森的反光弄得昏眩了，我盡力一睜，這才看見我仍然躺在自己的床上，一張癡肥的大面孔掛在我眼前，一對豬眼睛瞪得那麼大，——哎，原來是房東太太！

現在想起來還有餘怖。但那時並不怕，只是恨，只是怒。

現在回憶那時房東太太那種目瞪口呆的神情，我猜想我在昏迷中一定還說着什麼，而且聲音一定很高，不然，房東太太來幹麼？……真糟糕！自己一點也不知道那時說了些甚麼！

記得母親臨死以前，整整半天是謔語連篇，都是平日藏在心裡的話，都是最秘密的想念和欲望，——例如，（她那時說，）有一次她準備了兩碗毒藥，打算一碗給她自己，一碗給那妖狐（姨娘，）……這只是病人的謔語，可是姨娘就抓住這話柄，挑撥父親對我的感情，以致終於不堪設想。真是萬分必要，讓我自己也知道那時我說的是些甚麼話！

我問過房東太太，可是這肥豬不肯說；但是她的狡猾的笑影就已暗示我，她確已聽了個痛快，而且我的謔語中大概頗有些「不堪入耳」的話，……穢褻，……色狂，……人家會以此加於我身，怎怨得我病中要喊出來？如果只是這些，倒也無所謂；就怕還有別的話，比方像母親說的——「僥倖者，那些寶貝「同志們」沒有來望過病，——據房東太太的回答。

瘧疾是在一天一天好起來，但是我的精神上的瘧疾毫無治愈的希望。也許還是精神上的瘧疾引起

生理的瘧疾。

可是有沒有精神的奎寧針呢？我不知道。

看上次的日記，還是雙十節的日子，中間隔了十多天。但好像還是十多年。瘧疾發作以前的七八天，現在我想起來，確是沉重的精神瘧疾磨折得我不敢自信還居然是個人了。

我相信並沒有記錯：先是R在電話中問我，怎麼他命令我的那件事還沒有報告。光德聲音，我知道有人在R旁邊說我壞話！……狗！

後來還是C自稱奉命「检查工作」。他居然露臉了，這倒還較為光明正大。他又居然擺出「辦公事」的嘴臉來，真叫人作嘔！把我磨做粉，我還永遠記得他最初對我邪心不死時的各種醜態，……那時我為避免糾纏，和他提起「公事」，是誰把臉一歪說，「屁事！你答應了我，就是頂大的公事！」

可是他現在居然擺出「公事」臉來了，但儘管是「公事臉」，我看透他的心，他的邪心何嘗死！他的「公事臉」，正為的他心裡的那樁「公事」！他算是發老爺脾氣，既然從前欺哄我不到手，現在他要我忍淚祥笑，把自己呈獻上去，……這狗肺肝，我一眼就瞧透！

那時我明明知道一切申說都無用，但不說又怎麼辦呢？

他一面聽我說，一面眼光霍霍地像毒蛇吐信，打算選中了一個要害所在，就一口咬我死。他幾次用了這樣的問句探索我的弱點：「那麼，照你的推測，他未必在這裡？」不過我也始終沒給肯定的答覆，我只說，「希望再多給我些材料，總可以找到的。」

當我申說完畢，而且最後一次表示了「材料再多些就不會沒有辦法」的意思，他突然冷笑道，「裝甚麼伴呢？你根本就不會好好兒去辦！」

我的臉色立刻變了。這是無理侮辱，那怕到R跟前，我也同樣要提出抗議的。然而他粗暴地禁止我開口，接着說他的：「你開頭就推三換四，不肯接受命令，現在又說材料不夠，虧你說得出口來！」

你是幹甚麼的？材料要你自己去找的呀！哼哼，你在別的方面，倒滿有經驗！」

我實在耐不住了，我沒說過這樣的話，何況今兒在我跟前扮臉的，又是狗也不如的東西，我負氣答道，「那麼，請乾脆改派別人，我幹不了！」

「現在再換手，已經遲了一點。——他不懷好意笑了笑。「你說你找不到他，叫別人還有甚麼辦法？本來不難辦的事，經過你這麼一個周折，可說複雜了。」於是突然放下臉，十足打起官腔道，「上頭給十天的期限，該怎麼回話，你自己放明白。」

我負氣不再和他多說，只點了點頭。爲甚麼我要在他面前示弱！犯不着向他乞憐呵！但是他臨走時忽又獰笑着說，「照你看來，他未必在這裡罷？哈哈！」

我不回答。——那時我當真還沒辨出這句話的味道。

此後足有二三十分鐘，我的腦筋像已經僵化。分析和判斷的能力都忽然沒有了，只有一些「記憶在反覆起伏，我早就疑心那天五所說他的「好友」就是小昭。可是以後接連有好幾次我又見到五我特意彎彎曲曲把話頭引到他那「好友」，希望再得些「啓示」，我用反激，用誘導，然而五咬定牙根不肯再多說半句話，他只瞧着我微笑，有一次他似乎急了，眼睛定定的。露出怖懼的神色，我心中不忍，只好攔開。

從這些回憶中，我又得了不少的問號，却沒有半點幫助。

五的「好友」到底是不是小昭呢？說像就像，說不像也就不像。

他知不知道我是……而且和小昭過去的關係呢？也可以有兩方面的推測。

幹麼他後來絕不肯再說了？幹麼又怕……

不明白，不明白，我真給鬧昏了！皇天在上，我不是不會用盡方法去找！

但是有幾次——特別是末了一次，試探似的問「他未必在這裡，」那神情，那言外之意，都有



點騷擾。莫非當真如我最初所猜度，他們所謂「情報」，讓根兒就是C的鬼計，目的只在坑害我，逼我投入他的懷抱？果真如此，哼，我還不是那樣容易對付的呢？

不然，就是C在利用我的邊沒找到，在盡量散佈空氣，說我「怠工」，或者甚至說我念舊，私下放走了他。臨臨，很好，那後自然也有最後一着。可是最糟的，現在我的確還沒得到一點線索，我連小昭的蹤跡也沒有看到！

把C的話，前後再想一想，覺得我第二個猜度至少有八成可靠，我已經弄到這步田地，想不到今天我的「命運」竟聯系到小昭身上，造化小兒作弄人，怎地這樣惡毒呵！

十月二十四日

早上就聽得房東太太怪聲怪氣罵她的老媽了。原來是幾件衣服剛剛晒出去，一轉眼就給偷了。近來小偷之猖獗，也算得了新記錄。陳胖也被偷過，他大罵警察只會吃飯拉屎，殊不知陳胖左近那個派出所自身也難保，小偷去光顧了兩次之多！米價那麼飛漲，遲早會連警察也變成了偷兒！

既然是個好天，就得防警報。今天我連兩腿都有力了，不怕。但是想到昨天C所說「十天的期限」，我又心煩起來了，倒不是爲了甚麼「期限」反正不過是那麼一回事，憑我這一點點手腕，還不至於毫無辦法；使我委決不下的，倒是問題中的小昭見呢不見好？

今天似乎我有預感，一定可以找到他。昨天我還不是這樣的，也有點怪。如果我的瘡疾老不肯好，那倒自然而然的把這問題解決了。可是偏偏那一方面解決那問題不可。

好罷，要來的終於要來，就由牠來罷，反正我心中已有個底稿。

有兩個人是我初步工作的對象，一個仍舊是X，另一個便是那位形跡可疑的「前委員太太」。我

相信W的心裡一定有不少東西，從前還得怪我鈎探的方法不靈到家；我又不相信舞英會那麼「安分」，就只找到了萍和我——兩個舊同學，她那裡也一定還有些「材料」可供我的參考。

正待照計行事，不料W來了；我只好「歡迎」他坐下。

看見W的面色有點不對，我就笑着說，「同志，誰給你氣受了呢？在姊姊面前，你不妨說一說。近來W一見我，總有幾句牢騷，記不清是從甚麼時候起，我用了這樣一句關心之中帶點調侃的話，後來就變成了親暱的開場白。可是今天不知爲何我自己也覺得說這句話時聲音頗不自然。

尤其因爲W只用淡淡一笑來回答，使得我們中間的空氣更覺滯重起來。

我那時的心情，也並不開朗，我有我自己的煩惱；但要在人面前逞強，已成我的習性，所以即使我的半真半假的態度已經引起W的誤會，我也不願加以解釋。我凝眸看着W，希望以溫柔的眼波來補救我口吻俏皮的損傷。

「我想我們以後很少見面的機會了！」W低聲說，臉色頹唐了。

這樣沒頭沒腦的一句，確使我的心一跳，但不自覺的抿着嘴笑。

我調了工作了，命令——是昨天下來的。」

「哦——我鬆了一口氣，「調到那裡呢？離這裡多遠？」

不遠。是X×區，公共汽車也只消個把鐘頭。表面上看來，工作是差不多的，但是我感覺到內中有陰謀。」

「你感覺到內中有陰謀？」我有點吃驚。

「我知道有。原因之一，恐怕是——」他朝我看，但又避開了我的目光，「恐怕是爲的近來我和你太——接近。」

我忍不住笑了笑說，「這就怪了！」但是看見W那樣懇切而嚴重的神色，我又乘勢改口道，「干

他們屁事！難道我就……愛跟誰接近些，是我的自由，誰也管不了！」

「可是，」K的眼光移到我臉上，眼光裡分明有感激的意思，「就爲的管不了你，所以在我身上出氣了。」

「真不料F有那樣「老實」，我只好報之以苦笑。同時，他這人的愛嚙而又缺乏剛強的氣質，尤其是他那樣常常把「自己是無可奈何」作爲前題，從而只可發發牢騷的脾氣，使我對他雖有同情，却不能尊敬，雖有憐憫，却又感到一點可笑。我懶得開口，只用若即若離的一份，去安慰他。我又抑制下漸漸高起來的不耐煩的情緒，把態度更加弄得溫和些。

「還有一個原因，那尤其豈有此理！」F的聲音提高了，似乎不勝忿憤，可又頓住了話頭，向我反問道，「大概你早已知道了罷？」

我搖了搖頭說，「生了幾天病：消息隔膜得很。」

「哎哎：我忘了那幾天你正在病中——其實也不算甚麼大不了的事，」F的神色又像「無可奈何」，又像遑觀，總之是氣平了些了，「還不是爲了錢，爲了分贖！上次那個姓錢的大團戶的事，你是知道的；可是最近這幾天，大大小小各項物品的團戶，陸續查到了七八個，一律如法泡製，瞞上不瞞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這筆款子，確數不知，但總在十萬左右，這都是他們幾個人一口吞了。我們下邊廣大同志連碗邊兒也碰不到，你想，這就不像個話了，是不是？然而，氣人的事：還在後邊呢！……」F頓了一下，然後把嗓子壓緊些，加速了語調，「那七八位中間，有這麼兩個，神通廣大，甚麼都有辦法，他們和這邊居然對上了勁，打夥合作，他們是有錢出錢，這邊是有力出力，事業的範圍也擴大了，不單是囤積，還帶走私，仇貨進來，土產出去，兩面都做。嘿，事情倒也不是咱們這裡的新發明，前年我在X×早就看見得多了，可是X×的作風總還算不道，同志們大家都出了點力，不論多少分到些，總也是大家都有份了。我不過是舉個例子的意思，把這話對常在一塊的同志們一說，

這可就壞了事了！……」

F 搓着手，滿臉是委屈的表情，眼光定定地望住了我。

「難道他們公然給你個處分麼？」我接口問。

「那還不至於，事情是——第二天小蓉一見我，就說恭喜我要發財了，我當時心上就一怔。這話中不會無因。再過一天，就是昨天，命令下來，我調了工作。你說，這中間蛛絲馬跡，難道不夠顯明？我擔心事情還沒有了呢，他們一定還找我的岔子……」

「也許不會的，」我只好安慰他，可是他那種慌張失措的神氣只有增加了我的鄙夷之心。「況且你的新工作也不比舊的壞些。」

「那裡，那裡！」他叫屈似的喊了出來。「不然！你知道××區是……」

「是學校區，我是知道的。可又有甚麼不好呢？」我自己感覺到我的不耐煩已經情見乎辭，但是也無心加以掩飾了。

「問題就在這裡。」F 嘆了一口無可奈何的氣。「我最怕在學生中間做工作，我也做過一個時期的學生工作——很糟！」

「成績不好呢，還是太好？」我忍不住笑了。

「問題還不在這裏。難處是：報告不容易作。如果你嚴格，那麼，除了黨員和團員，幾乎每個學生都有點像異黨份子，甚至黨員團員之中，除了少數拿津貼有任務者而外，大多數也都像有點形跡可疑。如果你放寬了去看，那就沒有一個學生是成問題的，他們全是純潔的。不過血太熱了一點罷了。可是上頭要你作報告，你總不能說全是，也不能說全不是呵！這取捨之間，我簡直的毫無辦法！」

他苦着臉搖頭，嘆一口氣，然後兩腳一伸，身體往後靠在椅子上，眼光定定的，釘住了我的臉，似乎乞求我的原諒。

我微微頷首，心裏想起了自己在學校時代身受的經驗，同時却又覺得F這人雖然很猥瑣而且懦弱得叫人生氣，但也還有幾分可愛之處——人性尚未完全失掉。我很同情地問他道，「那麼，這一次你打算怎樣？根據你過去的經驗——」

「根據我過去的經驗，」他搶口回答道，「也只有往多處報呵！」

「哦！」我忍不住驚叫起來，像見了毒蛇似的有一種又恐怖又憎惡的感覺，我還不自覺地將身子往後縮了一下。

可是F苦笑着接下去說道，「這也是無可奈何。要保全飯碗——不，簡直是保全生命，你不這麼辦又怎樣？」他遲疑地伸出兩手，看了一眼，又合掌搓了一下，嘴角上浮起了又像自嘲又像苦痛的冷笑。我的眼光跟着他的手的動作，我彷彿看見這一雙手染有無窮血污，我的心跳了，我忍不住也看一下自己的手，突然意識到我自己的手也不是乾淨的，……而且我還不如他肯直承爲了要吃飯，爲了要性命！我竄地站起來，恨聲叫道「這簡直不是人住的世界！我們比鬼都不如！」

「不過有時候我也退一步想，」F也慢慢站了起來，「反正我不幹，想幹的人還怕沒有麼？他們還不是也往多處報？……」

「我！臨臨！」我聽着自己的笑聲不禁毛骨聳然，「得了，得了！F，你這倒是心安理得的好方法！哈哈！」我故意振着嘴笑。

「但是也不能盡然。從前我那樣幹的時候，晚上老是做惡夢，而且白天老覺得背後有人瞪眼切齒冷不防就會打我。現在我不是心理有點變態麼？常常疑神疑鬼，醫生說是怔忡之症。這就是那時種的根。我猜想他們一定知道我有這個病，所以把我派到××區去，就是存心要送我的命！可是，你代我想一想，除了接受命令，我又有甚麼別的法子？」

他喃喃地一邊說着，一邊就往門口走。我的心像被甚麼東西錘緊了似的，一邊看着他，勉強安慰

道：「何至於此！大悲觀也不必要！」

他站住了，望我一眼，指着自己的胸口說：「你不會看見這個心……希望也是空的。恐怕從此以後，我們不能再見了。」

我搶前一步，伸出手給他，可是我說不出話來。他抓住了我的手，輕輕握着，却又一點一點加重。我覺得他的手跟冰一樣冷。

他輕輕放了我的手，說不出是甚麼味道的笑了一笑，竄走了。

我懶懶地走到床前，一撲身就倒在床上。我覺得我的瘧疾又在發作了，然而並不是，不過心裡像有一團火，要先把自已燒掉，然後再燒掉這世界！

十一月三日

我們都奉到命令：「工作」加緊。我們內部的情形，就好比是糞坑裡忽然多了幾條「蛔蟲」弄得那些「金頭蒼蠅」終天嗡嗡的，沒頭沒腦亂撞。誰也不明白那幾條「蛔蟲」心裡存的是甚麼譜，甚至連牠們的嘴臉也還不大摸得清。不過，「金頭蒼蠅」們的文頭接耳中，知道這批寶貝就是人家稱之為「叛徒」的傢伙……出賣人頭……將來還不是冤盡狗烹，可不是我早就見過？向事中間口齒刻薄的，背後就管他們叫「叛徒」……

有一種駭人聽聞的陰謀，正在策動，……這結果會影響到……

而我們的奉命「加緊工作」，就是爲了要使後方和前線配合起來，……真他媽的，怪不得陳胖那天聽我講到舜英的行動可疑，就叫我「莫管閑事」！而且怪不得每逢提到她丈夫何所事，舜英總是吞吞吐吐。

風聞最近這幾天，各處都在大規模「檢舉」，光是×市，一下就是兩百多！昨天聽說我們這裡也

「請來」了幾位，「優待」在……

霧季算是開始了罷？昨天我在某街一數，新開張的，趕緊裝修正待開張的，房屋尙未完工但已經貼出大張佈告，說某日準可開張的商店，單這條街上，就有十餘家之多！嚙，市面繁榮，天下太平！一位帶點遠親的同鄉，化了二三千法幣挖得一個舖面，又化了千把法幣裝修，開闢之狹。見所未見，可倒還深，就像個竹筒，房租每月得七八百。前天偶然走過，進去瞧了瞧，嘿，就好像一竹筒的蜜蜂！「我買了幾條小東西，一算，五六十塊，誰知道那位同鄉老板却看見我了，便不肯收錢，滿口謙恭道：『一點小意思，您合用就儘管拿去用！』」

我雖然有點不好意思，因為他到底是同鄉而且帶着點兒親，但一想，他的錢也來得容易，幹麼要我替他省？

那天在街上又碰到舜英，打扮得真漂亮。

她近來的神氣跟剛找到我的時候，大不同了，一定是工作順利……

哈哈，我把這幾天內冷眼看到的，無心聽到的，合起來一想，忍不住就摩笑。看見人家現出原形來，我就樂：自己也不明白是甚麼緣故。

霧季開始了敵機不會來了，但是血腥氣倒又在「太平景象」下一點一點濃重起來；也許是忙於「大事」罷，我個人的事倒被他們暫時忘懷了，「十天期限」已過，我托疎胖代請寬限，居然照准。

## 十一月四日

早上十時，剛到了輪渡碼頭，就聽得放警報，我一看，滿天愁雲，就料到敵機不會來市空，據他們說，就是天氣好也不會來的。

但是我不能斷定K的想法是否跟我一樣。也許不呢，那我要不要過江？

我在亂烘烘的人堆裡找他。沒有

在遲疑不決的心情中，上了躉船，前前後後擰了一通，也不見他的影蹤！

可是他又拉了緊急警報了。怎麼辦？回去呢，過江？

也許他倒先過江去了呢？反正我好久不洗溫泉浴了，要是他不來，我就逛半天也好？不過今天這警報真真不巧。

果然K上了這警報的當。直到午後二時我正待回去，他却到了；他目不旁瞬，下了車，就直奔弓橋。我遠遠地跟住他，忍不住暗笑。到了橋上，他站住了，裝出悠閒的態度，東張西望，却始終沒有看見我。後來他朝橋頭那點心鋪看了一會，似乎打算進去坐守，但終於沿着那小小石路，到所謂「公園」去了。……當我悄悄掩到他背後，伸手輕輕按上他肩頭的時候，他那突然一扭身轉臉向我的神氣，倒把我嚇了一跳。

雖然已經看明白是我，他那臉上的筋肉仍舊不會弛鬆。

我那隻手順勢從他的肩頭往下溜，直到我的和他的，兩手相合，我輕輕挽住了他的。我不說話，只抿着嘴笑。

我們是在一所房子的旁邊，一叢竹子隔開了我們和那房子，前面一片草地，有幾個孩子在那裡玩耍。地點倒很幽靜，——但可惜太幽靜了一點，容易惹人注目。

「你幾時來的？」K微笑着，「警報誤人，我以為你不來了。」

我故意不回答，又抿嘴笑了一笑。

K的眼光落在我和他挽的手上，凝神瞧着我手腕上的錶，自言自語道，「哦，已經三點多了。」忽兒天就要黑下來了。」

我忍不住格勒一笑。他抬眼惘然望住我，那神氣就像一個小孩子受了大人的沒頭沒腦的一喝。」



天黑下來怕什麼？」我輕聲地問，同時我那挽住他的手略爲用勁地握了一下，「難道不好在這裡過夜麼？」

我看見他臉上的肉跳了一跳。他很快地瞥了我一眼，就別轉臉去，望着草地上那群孩子說，「看他們無憂無慮，多幸福。」

「咱們也玩兒去罷。」我一面說，一面就放開了他的手，走向草地那邊去。

到了弓橋邊，我回頭對K笑了笑，就跳上一條渡船。

他坐在我對面，眼睛定定的，似乎有甚麼心事。

雲罅間透出來的陽光，斜斜地落在岸旁那崖壁上，把一些長青的灌木烘成閃閃的金碧色。渡船順流而下，聲聲輕緩，彷彿要催人入睡。我們都不說話，可是有意無意地把我們的眼光時常碰在一處，這眼光似乎都表示了這樣的意思：阿，怎麼你不開口呢？這樣默然相對，怪不好意思的！

我故意逗他，只抿着嘴笑，却不開口。

終於他蹙臉了，遲疑地問道，「你有事沒有？」

「呵！」我笑了笑，「沒有。」

「可是那天你約我的時候，好像說過有甚麼事要和我談談呢。」

「哦，這個麼？」我故意吃驚似的說，「要有，就有，要沒有，就沒有。反正是隨你的歡喜，你愛有呢，愛沒有？」

他看住我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似乎我的每個字他都在掂斤兩；末了，他微微一笑，就最起嘴唇，輕輕吹一支歌曲。他這一微笑，使我有點悵惘，我猜不準他把我那幾句話下個怎樣的解釋，我還得再逗他一下。

可是口哨聲在不該停止的地方戛然而止，他把頭湊近我這邊，輕聲然而很認真地說：「有一點事

情，請你幫忙，可不知道你肯不肯……」

我微笑點頭，等候他再說下去。這時候，渡船正到了一塊突出的岩壁的左近，而前面一箭之遠，却有另一渡船，滿載着七八個人，嘈雜地有說有笑。他突然指那岩壁說：「這下邊停一會兒，好不好？」可又不等我回答，就吩咐船家把船靠到岩壁之下，岩下倒掛的長春籐拂到我們臉上，我移坐在他身旁，也輕聲說：「甚麼事呢？倒不是我肯不肯的問題。」

「有一個朋友，不知道弄到那裡去了，想請你打聽一下他的下落。」

真不料是這麼一件事，我倒怔住了。而且，他居然把這樣的事來托我，這算甚麼？但是也沒有理由懷疑他的誠懇和坦白。我不自覺地又點頭微笑。他頓了一頓、這才又說道：「此人是江省的口音，年紀有二十七八，身材中等，方臉，眼睛不大不小……」

「可是他姓甚麼，叫甚麼？」

「姓張，K的眼光總沒離開過我的面孔，「不過我也並沒認識他。」

「哦」，我忍不住抿嘴笑了笑，故意打趣他道：「想來是通通信就做了朋友的罷？」

「倒也不是。另外一個朋友和他很熟。我是受人轉托。是這麼間接又間接的，所以——」

這分明是鬼話了，我不由的笑了笑。K的話頭也立刻縮住，神色有點不安。我看定了他的臉，很想對他說：「你又何必這樣吞吞吐吐？難道你還看不出我對你的一番意思？」我感到空虛。但一轉念，我也就對他諒解。他有他的理由不能太莽撞。我輕輕嘆了口氣，挨近他的身子笑着說：

「怎麼你就想到要我幫忙？怎麼你就想找我——對於這樣的事，能够幫你的忙？要是我不幫，你又怎樣？」

K也笑了，却不開口，只把眼光罩住我，又輕輕伸手，蓋在我的手背上。這一切，比說話都有力量。而且，比說話尤其巧妙。

我抿着嘴對他笑。可是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又問道，「你那朋友——就是認識那個人的，大概就是上次你說曾經共過患難，最知己的那一位罷？」

「不是！」口氣是很爽利，毫無問題的。

但是他的眼神有點不大對，這可瞞不了我，大概是自己也覺得了，趕快又接口道：「那是一個女的。」

不論他這話是真是假，他這一申說却刺痛了我的心。如果他說是一個男的，那也許我的反應會不同些。那時我的臉色一定有點變了，所以他又說，「這女的，就是那男的愛人。我是在一個朋友那裡見過這女的一兩次。」

我覺得好笑，皺了眉頭。這時我當真有點生氣了。難道我竟是壞透了頂的，只配給人利用，却值不得告訴半句真話？我自己知道我這不是這樣的賤骨頭，誰是真心，誰是假意，我還懂得一點呢！我越想越氣，却冷冷的說道：「不跟你多說費話，這一件事，我沒法幫忙你！」

這意外的變局，可就將他怔住了。他瞪大了眼睛，直望住我。

要是他也跟我嘔氣，那倒也罷了，但這麼一付嘴臉，却叫人難受。我苦笑了一下，抓住他的手，轉換了口氣說道，「你想，這樣沒頭沒腦的，叫我怎樣打聽去？這人是幾時弄走的，你還沒告訴我呢。就同沒有聽到一樣，兀的臉部表情沒有變動；然而他那瞪得大大的眼睛，冷光逼人，使我感到偏促。忽而這眼光收斂了，兀很自然地說道：『事情發生在大前天晚上。那位朋友在他自己的屋子裡寫信，聽得有人叩門，那門本來就不會上門，也沒有落鎖。他剛問得一聲『誰呀？』就有三個人推開門進來了，一人在前，二人在後。三個都是中山裝。第一個進來的只問了一句『你是不是姓張，後面的兩個就露出手槍指定了張，喝道，不許動！』他們先搜查張的身上，甚麼都沒有。第一個進來的，又在房內各處檢查。簡單得很，房內只有一床，一板桌，兩個凳。一口竹箱裡有幾件破衣服。桌上的

幾本書都是市上公開發賣的。他們拿起那封寫了一半的信，看了一會兒，又擦下。末後，把書和信統統拿了，帶手槍的兩個就喝道，「走！」這時候，張這才問道，「你們搜查，逮捕，有公事沒有？」回答是「不用多廢話！」張又問：「罪狀是甚麼？」第一進來的那個就咆哮道，「你怕沒有罪狀麼？乖乖兒走罷！」他們三個就把張帶走，不知下落。」

K說話時候的神色，始終是那聲冷靜，那聲坦白。我沒有理由再跟他嘔氣。然而也不能就此饒他。當下我就似嘆非嘆地說道，「啊，剛才還是間接又間接呢，可是逼急了你就說起來，就同你當場目睹一樣！」說完，我又振着嘴笑。

「噯，你真是——太那個！」K忽然臉紅了，事情發生的時候，還有一個女的在場。我是從她那裡聽來的。」

「嘻嘻，又是一個女的！」我忍不住笑出聲來了。同時，我把那隻被我抓住的手重重一握，却又猛然酒開，低聲問道，「K，你——這樣，支支吾吾的，却又何苦，你叫人家辦事，却又不尊重人家的……」

我咽住了話尾，把臉別開；可是我覺得我兩隻手都被K抓住了，K的手是熱的。我再回過臉來，恰好看見K兩眼發光，聲音帶着激情對我說，「誰要是哄你，就不得好死。原來只有一個女的。當場目睹的，就是那位朋友的愛人。」

「可是她沒有事麼？」我知道我眼上的神色一定還沒有恢復常態。

「沒有。她那時要求同去，他們不答應。他們還冷笑譏諷道，「不用性急，你的機會在後頭！」她跟在他們後邊，走過了半條街，到得十字路口，看見另外有三四個人，在那裡守候。好像都帶了手槍的。兩邊合在一起，他們就攔人力車。內中一人舉槍擬着那朋友的愛人，厲聲喝道，「滾開，媽的！」她只好退後。人力車轉入橫街。過一會兒，她偷偷地再跟上去看時，已經跑得無影無蹤了。」

我出一聲，只是靜聽。我感覺得他已經放開了我的手。

倒掛的長春藤枝在微風中輕輕招拂。漿聲響處，有一條渡船緩緩駛過。我折了一段綠條，無意識的拗曲了一會兒，就投在水中。

「走罷，往堤坎去！」我招呼那打瞌睡的船家。

我和K還是並肩坐着，很自然的靠得相當緊。K的眼光似乎常在我身上溜轉，可是當我注意搜索那眼光的動向時，却又覺得不然了。他的眼睛像兩個深黑的小洞，深不見底，但洞口有柔和可愛的清波。

K談起他童年時代的一些故事。

幹麼他要提那些陳年舊話？我好幾次設法引開去，我喜歡談「現在」。而且我還有一件心事未了……我微微感到煩燥。

「你那知心的朋友，現在有了消息了罷？」在極短的沉默時間，我驕地這樣問了一句。

K好像一時想不起來我問的是誰，他狐疑地看了我幾眼，然後恍然一笑，但又立刻堆上滿臉的濃霜，長吁一聲道，「你問的是他麼？現在，當真應了那一句話，近在咫尺，遠在天涯了！」

「噯，你自己聽聽，你的口氣就像個失戀的人兒似的。」

K只是苦笑，不理會我的揶揄。

「可是我倒已經知道他是誰，而且，在那裡。」我開始設法用話哄他開口。然而他搖了搖頭，只回答了三個字：「不見得。」

「當真不騙你。前幾天遇到一個舊同學，隨便談談，就談到了你那知心的朋友，……」

K的眉毛突然一聳，眼睛也睜大了。但隨即笑了笑，在我手掌上輕輕拍一下道，「全部是鬼話！他就沒有女朋友，除了那個——」

「那個從前的戀人，是不是？」我緊跟着逼進去。「然而你要知道，我那舊同學就是他從前的戀人的同學呢！」

「哦，那個，……那我自然不會知道的。」

「所以關心他的，也就不止你一個；你有甚麼消息，也該告訴別人……」

「沒有。」K搖頭說。沉吟了一會兒，又說，「當真沒有。」

沉默了一些工夫，我又轉換話頭：「K，報館裡的工作是幾點鐘開始的？有沒有時間去看一場電影呢？」

「時間是衝突的，不過要去看，也未始不可……」

我有一個同鄉，定了你們的報。他又不看，可是提到報紙，他總趨起一個大姆指說，到底是財神爺辦的報，不錯！」

他又不看，怎麼知道好歹呢？」K淡淡一笑。

「可不是，妙就妙在這裡！」我抿着嘴笑了。「不過他所中意的，是你們的紙張；他定了你們的報，專門拿來包東西，哈！」

K也出聲笑了。「罵得痛快！」他一邊笑，一邊說，「可見我們的工作，不值一個屁！說來是够傷心的。」

「啊，怎麼倒又惹起你的牢騷來了？」我表示抱歉。「今日之下辦報的困難，我也曉得一點，忌諱真是太多了。誰也怪不了你們呵。」

這時候，渡船已經到了埠頭，K站了起來，朝我看了一眼。

我笑了笑說道：「當然回去！」

後來，K又幾次提到那樁「無頭公案」，一定要我代為打聽。

「看你那麼着急！」我取笑他道，「倒好像是你的愛人？」

王急忙分辯：「愛人之托，不得不熱心。」

「啐！誰說你不是愛人之托？」我真想打他一下。「可是我呢？」

王愕然有頃，這才慌忙地認真說道，「你也是愛人之托，所以也不得不熱心。如果你有甚麼事要我出點力，我當然也熱心。」

「當真麼？」

「好像我在你眼裡還不是甚麼油腔滑調的人」

「哦！」我試了他半晌，決不定主意，但終於也說了一句，「那麼，我也委託你代爲——打聽一個人。」

王微笑望了我一眼，慢慢答道，「我知道你要打聽的是甚麼人。可是你將來一定能够明白，我沒有在你面前撒過謊。」

我們四目對射，忽然同時都嘩然失笑。

王還要去製造「包東西的紙」呢，所以我們也就分手了。我望着他一步一步走遠去，忽然有一個強烈的衝動，逼我叫他回來。我高聲叫喚他，幾乎引起了路人的注意。當他跑回到跟前時，我只有抿着嘴笑，我想不起爲甚麼要急巴巴地叫他回來了。王却冷靜地站在那裏，等候我說話。

突然我得了一句話，不暇考慮，就說出來了：「王，我給你介紹一個愛人，好不好？」這話剛一出口，我這才像清醒過來，不覺臉上一陣熱辣。

但是，王的反應却把我的慚愧消除掉，他以十分自然的口吻答道，「好！不過這問題，今天沒有時間細談了。」

「那麼你，有沒有愛人呢？」我索性再進一步。

這時候他却笑了，他說：「我自己也不大弄得明白：遠在天涯，近在咫尺罷！」他抓住我的手握了一把，就轉身走了。

我記得這是第三次我聽到他說這八個字。這該不是毫無意義的罷？但是我猜不出其中的奧妙。K這人是有幾分「神秘」的，不過我還是喜歡他，——不，簡直是多見一次便增加了一分……一切都是因爲太寂寞，都是因爲太卑鄙，太惡劣！

於是我又想到K托我的那件事了。事情太平常，當真去打聽，也還不難得個下落。只是——爲甚麼中間又夾一個女的？K的話如果全部真實。——不，關於那個女的一部分，我就不能無條件相信。

我越想越高興，我們要見見那女的是怎樣一等脚色！

渾身煩躁，頭也有點痛了，但是我不能驅走些不愉快的思想。

甚麼在另一朋友的地方見過一二次，——我才不相信呢！

我要當真去管這樣的「無頭公案」，那真是傻子！對你半真半假的，你去出死力幹麼？

我相信我能够赤忱對待別人，但是要看他是否對我半點昧心——半點的半點也不行！

## 十一月六日

舜英夫婦新搬了家，昨天她來邀我去玩，並吃「便飯」。

嘿，舜英真真瀾起來了，昨晚那樣的酒席，她還稱之爲「便飯」；而且，她這新公館也的確大有

可「玩」。我總算開了「眼界」。

要不是她帶我去，光找門牌，也許得好半天；新公館是縮在一條巷子裡的，巷口幾間七歪八倒的破房子，大概還是去年火難炸後的孑遺，不過居然也有人家住在那裏。通過那小巷的時候，舜英謙遜似的說：「進路太那個了，真不雅觀！」——可是，她的眼睛裏却閃着得意之色。當時我也不大注意



，甚至看到了那也是「剝了皮」的公館本身時，我還沒有怎樣注意，然而一進門，驀地就眼前一亮；舜英真大潤而特潤了！

在客廳門口，就看見了松生；他比從前蒼老了些，一團和氣跟我打招呼，倒也不脫舊日本色，但那一身功架，却大有進步，宛然具有要人的風度了。那時候，我忙中失檢，竟沒看見客廳門口就有衣帽架，一邊和松生握手，一邊邁步進去，臂上還掛着我那件「古色古香」的薄呢大衣，舜英却在我身後叫道：「張媽，給趙小姐掛大衣呀！」我這才不自然地站住了，站的地位却又在門框中，加倍顯得不自在。

客廳裡朝外的絲絨沙發上，早有兩位男客。其中一位同字臉，留着一撮牙刷鬚的，哈哈笑着站了起來，遠遠地對我伸了伸手，又哈哈笑着，那神氣就有幾分——不大那個。

此人我認識。

「我來介紹，」舜英搶前一步，把手一伸，「這位是××部的……」

「哈哈，我們會過，」這人接口說：「我和趙小姐也算是老朋友了。」

「何參議是會過的，」只好敷衍着，笑了笑，和他握手。

松生給我介紹那另一位男客，——周總經理。此人四十開外，圓圓的臉，皮寬肉浮，一聽口音就知道是我的老鄉。

照例的應酬話，在這大客廳中響亮起來，幾乎每句話都帶個笑的尾巴，然而非常公式。我冷眼看客廳中的陳設，又注意到三分鐘之內，進來倒茶的當差，就換過兩個，其中之一還是個下江佬呢。

電燈光在傢具的一些返光部分上，熠熠生輝。特別是那兩幅絲織閃花的茶色窗幔，輕揚宛拂，似乎有萬道霞光，飄飄而來。

松生正和那位周總經理談論米價。何參議打着燈雪茄，閉了眼，不時點一下頭。我瞧那窗幔，間

舜英：「這是帶來的麼？」

「啊，甚麼？——哦，這一付窗幔麼？」舜英驕傲地一笑，「是這裡一個朋友送的。你瞧那料子，是法國閃光緞，可是我不大喜歡這顏色。」

「哈哈，陸太太，」何參議在那邊偏偏聽得了，「我知道你喜歡的是綠色，這才跟這一堂沙發的顏色襯的起來。」

「對啦，何參議真是行家……」下半句被笑聲所淹沒。

我無意中走到火爐架前瞧舜英他們拍的一張合家歡，瞥眼看見松生旁邊的茶几上有一封電報；展開了一半，電碼滿滿的。

當我再回原位的時候，却見舜英正從松生旁邊走開，臉色有點不大自然；我再望那茶几，那封電報已經不見。

「咱們到裡邊去坐坐罷，」舜英輕聲對我說，「我還有點東西給你瞧瞧呢。」

我笑了笑，心下明白我在這裡大概有些不便。

到了舜英的臥室，這才知道這房子還是靠着江邊的。對江山上高高低低的燈火，躺在舜英的床上也可以望見。舜英一把拉我在窗前坐下，指手劃腳地說道，「你瞧，他倒真有幾分像香港呢！哦，你沒有到過香港罷？那真是太可惜啦，……」猛地她又跳起來，望臥室後身那套間走去。一面招手道，「來來，剛說過有點東西給你瞧瞧，可又忘了。」

我進了那套間，一瞧，原來是浴室甚麼改裝成的衣物室，一根橫木上，掛着他們夫婦倆的各色衣服。舜英一面在那衣服陣中翻檢，一面嘴裡嗷嗷抱怨道，「這裏老鼠，真是無法可想。牠不怕貓，貓反怕牠！我這小間，還是特別用水呢把四壁都封得結結實實的，可是一天我不來檢查一次，我就不能放心！」一邊說，一邊拿出一件紅白條細方格的呢大衣，像估衣鋪的伙計似的把衣展開，在我眼前翻

個身，於是，突然將衣往我身上一披，吃吃地笑道，「好極了，好極了，這嬌豔的花色就配你的白皮膚呀！」

她着魔似的又把我拉到前房，推我在衣鏡前，忙着給我穿了袖子，扣鈕扣，在鏡子裡對我笑道，「再合式也沒有了，就像是量了你的身材製的！」我照着鏡子裡的自己，也覺得大小長短都稱身，除了出手略短一點。我裝作不懂舜英這套戲法是甚麼意思，只微笑着，不開口。

當我將這大衣脫下來的時候，舜英說，「要是你中意，你拿去穿罷。反正我還有呢！」

「喂，」我笑了笑，「還是你留着自己用罷。我是當公務員的，衣服甚麼的，也都隨隨便便。」  
「噯，你簡直就不用客氣，妹妹，」舜英靠近我耳邊很親熱地輕聲說，「你不知道，我有了這了，三個月。這一件大衣身材最小，白攔着我也不能穿。你和我客氣甚麼！」不由分說，她就將大衣擦在一邊，又喊張媽拿紙來。

我猜想舜英送我這件衣服不是沒來由的。樂得受下，且看她有甚麼話說，可是她東拉西扯的，只談些不相干的話。漸漸又談到衣服上，她側着頭道，「哦，你瞧，我這記性，我還有點小意思在這裡，你可不要見笑。」接着她就喚「張媽。」

這當兒，可巧我要小解了，於是張媽先引我到廁所去。

正在洗手的時候，突然一陣笑聲從外邊送來。我心中一動，走出廁所，一看沒人，就悄悄蹣足到客廳後邊，側耳一聽，原來又不在客廳裡，而在接連客廳的另一耳房內。那耳房的後身有一對窗，都糊了淺藍色的洋紗，我剛挨近窗邊，就有濃郁的阿片煙香，撲鼻而來。

分明是何參議的聲音：「——松生，你那一路的朋友，像那位城北公，化錢就有點冤。昨天我和陳胖子談過，他也跟我一樣意見。據他說，G的那一份材料，至多值兩萬，然而你們那位城北公却給了三萬五呢！嘿！松生，咱們是十年奮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而況照最近趨勢看來，快則半年，分

久必合，咱們又可以泛舟秦淮，痛賞一番！……哈哈！」

在笑聲中又有人說話，那是松生：「最需要的材料，是近月到的輕重傢伙有多少，西北來的或是西南來的，都藏在那裡？城北糊塗，那邊也知道，不然，兄弟也下來了。只是一切全仗大力……」

猛然拍的一下掌聲，將我駭了一跳，險些撞在窗上，鬧出亂子，但接着就是何參議的哈哈大笑，夾夾說道，「那——那還用說！——你要甚麼有甚麼——倘有不盡不實，你就找我——」又是拍的一下掌聲，大概是拍胸臆罷，「我姓何的。咱們是十年舊雨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嘿，原來是這樣的買賣，怪不得舜英那樣手面潤綽。

我想再偷聽幾句，但是又不敢再呆下去；要是給撞見了，發覺了，那我這條性命……我屏住氣倒退幾步，然後一轉身，輕步往舜英的臥室走去。還沒到，却見張媽已經迎來了。我的心跳得厲害，我彎身摸着我的小腿，故意「哦」了一聲。

「來了，來了，趙小姐，」張媽叫着，「太太怕你拐錯了轅呢。」

「沒有。」我伸直了身體，就輕盈緩步進了舜英的臥室。

舜英斜靠在沙發上，腰前鋪着一塊玫瑰色的衣料，望着我笑道，「上次跟你說過的，——就是一塊。跟剛才那件大衣，顏色倒也相配。」說着，就把那料子遞到我手裡。

我故意把那料子抖開，往身上一裹，站到衣鏡前看了又看，然後笑盈盈地跑到舜英面前，拉住了她的手叫道，「舜英姨，謝謝你；料子是最好也沒有了，這裏有了錢也買不出來。不過，我可沒有甚麼好东西回答你，老一老臉皮收下來，怪不好意思的。」

「那裡，那裡，瞧你還說客氣話呢！咱們是老同學，親姊妹似的。」舜英口裡雖然謙遜，臉上却有德色。我瞧着覺得好笑，又好氣，一想，俗語裡，「哄死了人，不償命」，何況她的又是「不義之財」，取之亦不傷廉，於是故意把那兩宗禮物拾在手裡，比了又比，嘖嘖稱讚道，「上好的料子，再

醜麗也沒有的顏色，穿在我這粗人的身上，倒覺得不好意思出去見人似的！再者，舜英姊，我們家鄉有一句土話：拾了根襪帶，配窮了人家。今兒你送我這麼兩件漂亮的衣服，我不謝你，倒反怪你呢！你這一下，可把我坑的橫又不好，豎又不行了呵！你瞧，我渾身上上下下，那一些是配得過你這兩件的？少不得明兒我還要跑幾家百貨公司，勉強配上幾樣，打扮得渾身也相稱一點。」說完，我抿着嘴笑，心裡却想着前面耳房裡阿片烟榻上那幾位大亨的「買賣」不知做得怎樣了。

舜英高興得滿臉都是笑紋，突然她把雙手一拍，「哦」了一聲道，「差一點我就忘了！」接着就叫：「張媽，張媽，前天我新買的那雙皮鞋，你擱到那裡去了！」她來不及等張媽，就彎腰朝床底下看，又急急忙忙抽開了停火几下的抽斗，在一些舊鞋子舊襪子堆裡亂翻，然後，碎的一聲又關上了，便直奔房後那衣物室。

這當兒，張媽進來了，一邊慢吞吞說，「前幾天買來那一雙麼？」一邊就去開左壁上的一扇小門，伸手進去掏摸。

「張媽！」舜英高聲叫囂，口音有點慌張，可是張媽已經把小門再開大一點，放燈光進去，一邊却自言自語道，「這不是麼！」隨手拿出一個小小的紙匣來，她把那小門再關上時，舜英已經趕到跟前，滿面怒容，惡狠狠地瞪了一眼，一手便搶過了那紙匣。

在這一霎那之間，斜着身子靠在窗前的我，却已瞥見那小門之內原來是一間小小的複室，那倒本來是掛衣服用的，這複室內似乎有幾口小木箱。幹麼舜英那樣慌張？我微微轉臉望着對江的滿山燈火，只當甚麼也沒理會得。

「前天剛買，」舜英手裡托着一只兩色鑲的高跟鞋，走到我身邊說，「回家來穿了半天，到底嫌緊一點。妹妹，也許你穿了倒合式。」

我瞧着那皮鞋，只是抿着嘴笑。這，正是我看中了沒錢買的那一路式樣。舜英連聲催我快試一試

。我挽着她的臂膀笑着曼聲說，「不用試了，你嫌緊的，我就合式。舜英姊，你不記得在學校的時候，我們就試過的。可是，想來好笑，今天我從頭到腳，全穿了你的！」

她也笑了，却又十分誠懇地說道，「這也不值甚麼，你還缺甚麼，我替你找。本來希強——」她突然縮住了。可是看見我微笑不語，就又接下去道，「他叮囑我和松生，看你需要幫忙的地方就隨着辦。這一點小意思，算甚麼！」

我們同坐在窗口的沙發上，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談。我看着床上那條雪白的三色印花床單，心裏想道，「他們幹這樣的事，……怪道堂而皇之打公館，原來何參議也……只是那姓周的甚麼總經理又是甚麼路數呢？……而且那複室裡的木箱……」有兩個念頭在我心裡拉扯：一個是管他媽的，跟他們混罷，混到那裡是那裡；另一個却是畏怯，覺得還是不沾手為妙，這樣的事，遲早——而且我又不會見過大陣仗。

有一個嬌脆的笑聲，將我從胡思亂想中拉出。我忙抬眼，還沒見人，就先聞到一股香氣。舜英却已經站起來，笑着對我說，「一定是密司D。你不認識她麼？你倒可以跟她比一比，……她算是頂括括，——其實也不過善於修飾罷了。」

長身玉立的一個人兒像一陣風似的到了眼前，雙頭就是帶笑帶嚷，「啊喲，老同學，多麼親熱，連客人也不招呼了，給冷在外邊！」

我看過這位女英雄兩三次，我不喜歡她。

她好像也認識我，對我笑了笑，就一手拉住了我，一手拉住了舜英，吃吃地笑着說，「去，去，客人全到齊了，又不是戀人，你們談心也該談够了！去罷！」

「當真全到齊了麼？我不信。」舜英一邊說，一邊要挽密司D坐下。

「當真全到齊了麼？我不信。」舜英一邊說，一邊要挽密司D坐下。

我看不慣密司D那種作風，已不得出去，就從旁慫恿道，「舜英，你是主人，咱們到外邊去罷。」

「我心裡却另有個打算：讓她們先走一步，我得偷看一下那複室裡的木箱到底是些甚麼。」

可是密司D偏偏纏住了我，說長說短，……

客廳上果然多了三個客：兩男一女，而且當中大圓桌上杯筷之類也已經擺開。

松生與何參議站在火爐架前說話，松生手裡有一捲紙，似乎就是那份電報。新來的一男一女坐在右首的沙發上調情賣俏。

密司D像一隻蝴蝶似的撲到一個矮胖子跟前，尖聲叫着「處長」，却又把聲音放低放軟，引得那矮胖子「處長」只是格格地笑。

舜英給我介紹那沙發上的一男一女。

那叫「憐憐」或是「蓮戀」的女子，不過二十左右，看去倒很順眼，她親熱地和我寒暄。我一面應酬她，一面却瞧那姓劉的男子，覺得好生面善。他那大刺刺的派頭中帶點兒土頭土腦，叫人見過了就不大會忘記。

但是那位周總經理却慢慢踱了過來，隨便和姓劉的談了幾句，就轉向我和「憐憐」這邊。「憐憐」忽然「呀」了一聲，一擰手扔掉手裡的半枝香煙，却又舉起手來瞧着，微微一笑，似乎是對我，又像是對周總理說道，「那來的蚊子，真怪！」她伶俐地轉身去，走到姓劉跟前的茶几上再拿一枝煙，就又和姓劉的同坐在沙發上了。

「趙小姐，」周總經理堆下了滿面的笑容，着實諷然可親，「剛才聽松翁說，才知道您就是茂老的女公子。瞧，我和尊大人是多年的交情了，他在內政部服務的時候，我們是同寅。哈哈……」

「呵，原來是老世伯，……我從小兒不大在家裡，竟不會拜見過，」我微笑應答着，心裡却感得一點窘。

可是總周經理却十分關心，問起我父親的近況，一連幾串的問話都是我不能回答的。似乎這個一

「老世伯」並沒知道我早和父親鬧翻，一年也難得通一回信。我正在沒法支吾，可巧當差的報道，「客來！」這才把周總經理的視線轉移了過去。

其實不用何參議介紹，松生也一定能猜到那來客就是陳祕書——陳胖子。一陣寒噤以後，主人就請賓客入席，顯然是專等陳胖一入。

陳胖見席面上有我，異樣地把一雙眼睛謎成一條縫，嘻開嘴對我笑。他這是轉的甚麼鬼念頭，我不明白，可是我却在我心裡笑道，「莫裝伴罷！你跟我何參議打算控G的牆脚，我已經知道；你們鬼打鬼，我在旁邊瞧熱鬧，這就是今天我在這席面上出現的姿態和立場。」

我的座位被定在舜英與周總經理之間。首席竟是那位三分土氣七分官架的劉大老官。而所謂「憐憐」與密司D，則分列於左右兩旁。除去這兩個「花瓶」不算，以下的席次便是那個甚麼「處長」，陳胖，而後是周總經理了。舜英請我入席的時候，抱歉一笑，而松生也遠遠地拱了拱手，——這為的是屈我於末席之故罷？然而我倒要謝謝他們這樣的安排。後來就明白。

上過燕菜以後，就有些不堪入目的動作，逐一表演出來了。狂風暴雨的漩渦，就在那劉大老官的左右，那種惡劣，那種粗野，……密司D經驗豐富，一點也不在乎。但所謂「憐憐」者，似乎着了慌了。……「憐憐」正在左躲右閃毫無辦法之際，突然，我看見密司D悄悄離座，我冷視着住她，我以為她楚見機而作，找個遁逃竅，誰知她驟然走到電燈開關之前，一伸手，拍，「五星聚奎」的大珠燈就滅了，只靠左邊耳房來的一線之光，使大家不至於伸手不辨五指。接着就是從沒見過的活劇。最初一剎那，人們還以為電燈壞了，來一個砸場，可是隨即恍然大悟。這是「黃金機會」。歷亂的黑影，七嘴八舌的嚷鬧，色狂的笑，中間有可憐的氣急吁吁的告饒，……我隱約看見「憐憐」逃到火爐架前，……我再不能忍，就不顧密司D還在監視，就去把電燈開了。

我這一下的多管閒事，可惹了禍了。首先是D的暗示，接着就是所謂「處長」者打衝鋒，……那



位「老世伯」雖然給我掩護，但寡不敵衆。於我有利的形勢是，我和他們陣地不連接，我一邊是舜英，一邊是「老世伯」。而且我又能喝幾杯。我所必須謹防者，乃是他們離座而來和我「拚酒」，然後D之類又可將電門拍的一下，來一個「混水摸魚」。果然，真如我的預料，各人都敬一杯以後，何參議左手持杯，右手執壺，離座而來「就」我了，我「瞧那是喝汽水用的大玻璃杯，就知道他的「戰術」了。他的條款的「各盡一杯」，好！公平之至。然而又要請我「先乾」。哈哈，我是料到的。此時局勢，須要快刀斬麻，不能拖泥帶水。我立刻無條件答應，然而一口氣喝了半杯之後，故意一個逆呢，脖子一伸將一滿口的酒噴在何的身上，我一面道歉，一面裝醉，舜英喚當差的拿熱手巾，……乘這時候，我就一溜烟跑了。

在舜英的臥室中坐定，喝了幾口濃茶，舜英也就跟着來了。她要我出去，我說頭暈心跳，略歇一歇。外邊却在鬧得凶，譁笑之聲，如在隔房。我裝作醉了，對舜英說，「密司D這人。我瞧她有點下作。女人應該對女人同情，可是她幫着他們男的，作弄蓮蓮。我親眼看見，是她關了電燈。」

舜英聽了只是笑。但又斂了笑容，湊過頭來，悄悄地說道，「你不要小看她呢，此人神通廣大。」

「哦，」我故意裝傻，「甚麼神通，不過仗着臉皮厚，下作！」

「可是她的手段高妙。別人弄不到的東西，她有本事弄到。人家說她本人就是整整一付情報網。」舜英略為一頓，於是含意頗深地看看我。又悄悄說道，「我們剛初見到她，就覺得她有點像你身條兒，面相，尤其是機警，煞辣。你要是也來那麼一手，她一定比下去了；事實上，你現在……」

蓋地房門口有人撲嗤一笑，把我們都嚇了一跳。站在那裡離我們不過丈把遠的，正是密司D，後邊是張媽。D並不開口，只是笑，不由分說，拉了舜英便走，我怔了一會，見張媽還沒走，便問道，「剛才D小姐來，你怎麼不叫太太一聲？」

「我剛想叫，她就笑出聲來了——她站的工夫兒也不大。」張媽說那後面一句時，還做了個眉眼。這傢伙，也是個「人精」呢！舜英特地從上海帶了她來，不會沒有意思。看見我沒話了，她又獻殷勤道，「趙小姐，您再喝一杯濃茶？太太有上好的普洱茶，我去泡一杯來罷。」她將我當作舜英的心腹！

張媽轉身以後，我索性躺在沙發上，眼光無形中移到左壁複室那一扇小門，一個念頭突然提醒了我，翻身起來，先在房門口張一眼，我立即移步到複室前，一下拉開了門；看那木箱，箱蓋是虛掩的，輕輕揭起箱蓋，哦，一切全明白了！

這箱裡是一套無線電報發機呢，嘿！

關上了複室的小門，我遲疑了片刻，就走出臥房。

客廳上，席面快要散了。但我之出現，又引起了小小波動。我立刻自認罰酒三鍾，總算小事化為無事。

陳胖乘間告訴我：最近將有人事上的異動，我的工作也要調呢，不過還沒十分決定，他也不大清楚。

我聽了一怔，正想追問，他又怪樣地一笑，輕聲問道，「看樣子，你和今天的主人家交情不壞罷？今天不便，過一天我們再詳細談一下。」我會意地笑了一笑，可又想起瓦說的那件「無頭公案」便約略向陳胖探聽。他側着頭沉思一下，「大概是有的，不過我也記不清了。」

松生他們早已盤據在那邊耳房裡，一片聲喚「除秘書」，

我也回到舜英的臥房去喝張媽特為我準備下的濃濃的普洱茶。

舜英坐在梳妝台前，重勻脂粉。我也當真有點醉了，躺在沙發上賞玩對江的夜景。我想：今晚我所見所聞的一切，說給誰也不會相信罷？但何參議之類倘在甚麼週上作報告，還不是牙咬切齒，義憤

填膺，像煞只有他是愛國，負責，埋頭苦幹，正經人！真是做戲！但還有些「傻子」當真相信他們。還有些「傻子」連命也不要……K的形象忽又在我眼前出現了。可惜今晚上的切，他沒機會看到。

而且還有「無與公案」中那位先生……而且他們還要限期命令我去找到小昭！我忽然生了奇想，以為舜英他們或者知道些這種消息。我轉臉看她，她却正忙於對付她那一頭可貴的燙髮。

笑了，我翻身起來，幫她一手忙。在大鏡子中我看着她臉的險，找出話來，逐步探索。我先從幾個從前和我最熟的同學身上，遠遠地發問；如果有了眉目，那我就可以轉到小昭。我相信舜英也知道我有過一個小昭。

都沒有結果。最後我就提到了萍。那知舜英板嘴唇，哼了一聲道：「不用再說萍了。這人古怪。前兩天，我好意介紹她一個事情，比她現在的那個事，多掙了十來倍呢，誰知她倒不樂意。不樂意也罷了，却又惹出一番話，說一個人到了那種地方，就是墮落，沒有靈魂！真是笑話。」

「現在這世界，要有靈魂就不容易存身。」我嘆了口氣說。

舜英化妝既畢，還得到前面去張羅，我也就告辭。

耳房裡煙霧瀰漫，客廳上竹戰正酣。陳胖一見我，就要我代打幾付，我一瞧，是五千元的「底」，陳胖一底將乾。——「要我代麼？你準備再輸一底如何？」我笑着說，就要走了，可是松生也勸我暫代幾付，他和陳胖有點事情要商量。

哼，我知道是甚麼事。既有這事，陳胖就輸這麼三四底，大概也不再乎，於是我就代了。我幹麼不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我盡量做大牌，誰知陳胖今天狗運亨通，不到半小時，一付大牌，居然成功……陳胖是變重的財喜臨門！

那晚就睡在舜英家裡，不過我實在不能安枕。我不知道在這個「奇怪」地方，半夜裡會發生甚麼

但另有一原因使我興奮不寢，那便是偶然給我知道了一些人和事，將來不會對於我沒有「用處」。G要是再敢無禮，我的「毒牙」又多了一顆；除非像何參議所說，當真「分久必合」。但這，難道真真可能？

十一月十日

聽說在「蘇北」，發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各種各樣的「傳聞」；從人們的口裏傳來傳去，弄到後來，大家索性自己發明。

不過大致是這樣的：消滅「異黨」的武力，（印註）這次已經下了決心，而且軍事部署，十分周密，勝利一定有把握。

在這空氣之下，「金頭蒼蠅」中興高采烈者，自不乏人，但大多數的關心程度，遠不及昨夜賭局的勝負，或者某某「肥豬」的油水究可榨出幾多。……偶然也有二三人，——例如剛巧回來一次的F，目瞪口呆這麼幾分鐘，但誰敢吐露心頭半個字？誰能擔保對面的人不把你的腦袋換取八圈麻將的賭本？F居然敢在我面前吞吞吐吐說了這麼半句：「就怕的是漁翁得利，徒爲仇者所快……」可是我想起那天F的「往多處報」的「理論」，就沒有理由相信他不會將我出賣。我怎敢有所表示呢？我只笑了笑，便顧左右而言他。

口是心非的人，這裏有的是。但像F那樣的人，說他對我也「口是心非」呢，似乎冤枉了他，（這一點，我是看準的，）不過倘使爲了自救，大概他雖則一面「良心痛苦」，一面還是不免要跟我的腦袋開一次玩笑。

而況每逢這樣的「緊急關頭」，內部的試探和偵察也是同時「加強」的；憑經驗，我就看出了這一個把戲已經在做了。

不過也不能「神經過敏」，看見人們在嗑嗑私議，就遠而避之；這會被他們認為「心虛」，這就糟了。還得湊在中間扯淡，信口開河，不痛不癢的護他媽這麼幾句，這才妙。然而事有湊巧，「扯淡」中間忽然提到了一個人，我越聽越犯疑，幾乎要脫口問「此人姓甚，」……

也許他們不過是習慣的「胡謔」，如果不是，則此人已經生了「尾巴」，而且此人不是「K」還有誰？

說是他和一個女的常常有約會，女的身材苗條……活見鬼！我就是身材苗條的！顯著的，扯淡扯到這件事的兩位，並沒做過「K的「尾巴」，而我又便直接打聽那做「尾巴」的，到底是誰？我的懷疑也許是由於我有幾分「心虛」，因為，我和「K」在一處的那幾次，分明是沒有「尾巴」的；然而明明又說有一個「身材苗條的女子」，那不是我又是誰？

我不能不提高警惕性，我必須打破這個謎！

如果這一些「扯淡」不是信口開河，那麼我的處境實在危險，……我就得先發制人！反正我會受命「自動找對象，進行工作」；反正在九一八那次就報告過，有「K」這麼一個對象，「大堪研究」；而且，就是立刻要創造若干材料，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我也不至於手足無措呢！

但首先得和「K」見一面，探一探他究竟生了「尾巴」沒有？

於是我冒險到他所服務的報館去。

以下就是當時經過的大概情形：

那報館的會客室不是怎樣理想的談話場所，聲浪放低是必要的，但最可慮者，時間一長，難保不第三者也來會客；因此，我也顧不了太多，不管「K」的感想如何，我就開門見山，直落本題。

「今天我冒險而來，和你談一件相當嚴重的事情；你如果信任我的真心真意，你就甚麼也不要瞞我……」

K冷靜地微笑，點一下頭，鬼知道他這微笑是甚麼用意，可是我也不暇推敲了，我還是按照預定方針，說我的：

「這幾天來，你到過甚麼地方去？是不是覺得有人跟你？」

他還是冷淡地微笑，不開口；可是我却急了：「你相信我，就說；不相信，我就走！此地不是轉彎抹角，你我比饕口舌的場所！」

「哎，你何必性急？還不是從家到報館，又從報館回家去，有時也到C—S協會去坐坐。你是知道的，我所常到的地方，不過這幾處？」

「不會見到甚麼形跡可疑的人？」

「這就難說了。C—S協會裡，經常有幾個不三不四的腳色……可是你所謂形跡可疑，有甚麼特別界說沒有？」

「噯，你還來咬文嚼字呢！乾脆一句話：可注意到了沒有，——有人跟你住啦！」

「好像還沒有。」

我有点生氣了。K的態度不够坦白，他這樣躲躲閃閃，有什麼必要呢？我又氣又好笑，輕輕按住他的手說，「這幾天，形勢很嚴重，——難道你不知道麼？我得到一點消息，你被注意了，行動謹慎些。」

K似乎很用心在聽，但還是那樣不介意地微笑道，「要是有人跟，也得看他的技巧如何……不過，注意到我，那是得不到甚麼的。」

我忍不住笑起來了。再問一句：「有沒有朋友在一塊兒呢？」

「有。可巧有幾個同鄉從外縣剛到，聚過幾次。」

「哦！可有沒有女的？身條兒瘦長的？」

「這個——沒有！」K注意地朝我看了一眼，又露出沉吟的神氣。

我想我應該走了。可是K的眼光忽然一閃，手指在桌上劃着，問道，「喂，上次——托你打聽的那件事，有點頭緒了麼？」

「還沒有。」我一面說，一面站起來要走了，「不過，我已經托了人……」

這當兒，會客室的門開了，一個茶房，探進頭來，却又立即回頭對外邊說，「啫，啫，在這裡，在這裡！」我立刻感到發生了意外了，朝K丟了個眼色，伸手指一下他，又指自己，搖搖手，轉身便走。可是剛到門邊，就和進來的一個女子撞個滿懷，我還沒有看清那女的，却早聽得叫着K的聲音，我認識這是萍，——噢，我就站住。

猛然我想到他們所說常和K在一處的身材苗條的女子，不是萍還有誰呢？頓時氣往上冲，失了自持。

「哎，萍！」我聽得自己的笑聲和口音都不自然。「真是太巧了，——可是，對不起，我要早走這麼幾分鐘，够多麼好呢！」

兩個人都楞了一下，但是萍的臉色立刻變了；K和萍交換了個眼色，意思是叫她莫作聲，却又落在我眼裡。我冷笑。K上前一步，眼光望住了我，可是不讓他開口：「K，不用你說，我全明白了，——我和萍原是老朋友，可不知道你和萍也是好朋友！哈哈，可是你剛才咬定牙根說沒有，真是何苦呢！……喂，萍，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人家都在稱讚你的身條兒真好，窈窕，婀娜，蹁躚然的：。」

「請你說話要有點分寸！」萍突然轉身向我，臉兒板得緊緊的，「放明白些！人家來看朋友，是光明磊落的！」

「噢，噢，誰又說過不是光明磊落呢？既然是光明磊落，又何必自己表白呢？我倒看的雪亮，是

「我忍住氣，抿嘴笑了笑，「可是，K，剛才我跟你說的那番話，你自己去考慮，」「哦，不，你們倆去考慮。再見！」

我撥轉身就走。我聽得K在身後喚我，第一句是揚聲的，第二句可就把聲浪壓低，我又聽得腳步聲，我不由的也把步子放慢了些；然而腳步聲又沒有了，我彷彿腦後有眼睛，看見了萍在橫身阻止；我連聲冷笑着，就飛快走了。

等到心氣平靜下來，我達到了兩個結論：第一，關於K的「尾巴」的消息是真的，那女人就是萍，第二，我受了欺騙，……

我的怨恨的方向，閃閃不定。我不能饒恕K，然而無論如何，要是放過了萍，我怎麼能甘心？心裡在籌劃，手裡的一枝鉛筆在一張紙上便亂寫，……同院那位軍官的三夫人，正約了些朋友在家裡作樂，三夫人那付好嗓子唱「藍三起解」，一聲聲打在我心頭。我煩燥起來了。手指一用力，卜的一響，鉛筆，頭斷了，丟下鉛筆，無意中看那張紙，這才看見原來滿紙畫的都是一個K字！唉，我嘆了口氣，把紙團團，心裡自罵道，「沒出息的東西！——可是，無論如何不能放過萍！」

〔印註〕所謂「異黨」係此時國民黨對共產黨的稱呼，「異黨」的武力此處是指活躍於蘇北一帶進行抗日軍戰爭的共產黨軍隊——新四軍。

十一月十二日晚

今天我就像做了一傷惡夢。不，惡夢還是閉頭呢，明天方才正式進入夢境。前途茫茫，一點把握也沒有。

下午三點多鐘，率命去見K，怪得很，怎麼又突然找我，然而可怪之處還在後頭，枯坐了三十多分鐘，沒有傳見，忽然陳胖出來了，似笑非笑對我說，「今天不見了，公事忙得很。派你一件機密的



差使。你跟我一同去！」

汽車飛快地穿過市區，我盤算這所謂「機密的差使」是甚麼玩意兒。已經悄悄問過陳胖；他不肯說。這傢伙忽然目不邪視起來，料想這件事當真分量不輕。我換了好幾種方式向他探詢，他只笑着，——當然，司機旁邊還有一個衛士呢，但我不相信僅僅爲此。末了，汽車慢下來了，轉進一所學校似的房子，陳胖這才說了一句道，「總之，是好差使！」

乘這句說，我揪住他的臂膊，還想問，可是汽車已經停止。

進了一間空空洞洞的房間，劈頭看見的，却是G，——我立即預感到不妙，倒抽了一口冷氣。陳胖叫我坐下，就和G轉進了另一間小房子。

那時我的心就像已經凍住。萬千的思緒，同時奔湊，但結果也都凍住。只有一個意思在那裡反覆轉動：「哼，難道你們聯合起來殺我滅口麼？咱們膽罷！」……那時我認定了他們倆個已經知道他們和松生的密秘關係落在我眼裡，所以要聯合起來對我下毒手。

不多幾天以前，陳胖問起我和舜英他們從前的關係時，還是那麼親密的，……我還自以爲「多了一付毒牙」，有恃無恐呢！而今我明白了，這一切，都沒有用處；人家並不把這一切當做犯法犯罪，……我正在這麼想，那邊小房的門開了，但出來的只有一個人——G。

「同志，來——跟我一塊走。」G的態度很客氣。這是他們殺人以前的笑臉，我那有甚麼不知道的。

「幹麼呢？」我倔強地問，我相信我的臉色一定是難看得很。

「去見見一個人，」G還是很客氣，「回頭你就明白。」

哼，——我賭氣不作聲，埋頭跟他走。大概穿過了一兩個院子，又到一排三五間的平房跟前，門口有人站定了敬禮，G帶我進去，開了左首套房一個門，——「同志，」他讓我先進那套房，「該怎

麼辦，你自然明白。」

當時我斷定這是特別監牢了，可是先有一個人在裡頭。他抬起頭來的時候，我忍不住驚呼了一聲，「呵，這是小昭，原來他在這裡！」

小昭皺着眉頭望了我一眼，愕然片刻，然後夷然側過了臉，看看小窗洞外的院子。我不知道應該怎麼，不得已，把眼睛望着G。

G狡猾地微笑，對小昭說道，「認識不認識，這位女同志！」

小昭猛然轉過臉來，冷峻地盯住了我的面孔看。我忍不住打了個寒噤。但小昭終於不說話，只苦笑了一下。

再回到外邊那小屋裡，陳胖還在。見面時第一句就是，「哈，你們久別重逢，怎麼？不多說幾句話？」

這時候，我已經明白他們給我的「新差使」是甚麼了，但仍舊問道，「陳祕書，請你明白指示，我的工作該怎樣做？」

「哦，這個——這不是早就有過命令的麼？」陳胖說時就把臉轉向G這樣，顯然是不願意做主擊大，以至引起G的不快。

G沉吟了一會兒，這才說，「上一次，主任要你去找到他的時候，是怎樣吩咐了的，現在你還是怎樣做。」

「可是現在有點不同了，」我竭力鎮定了心神，「現在是，人已經到了這裡了。似乎毋須我再不過問，既然有命令，我不能不請示。」

「你的意思呢？」陳胖從旁問，但立刻打了個大呵欠。

「我請求指示：我的工作態度和工作範圍。」

「我，這容易解決。」G不懷好意地一笑。「你和他要弄得好好的，要勸他悔過，勸他自首。你這是駕輕就熟……哈……還有沒有問題？」

對於G的輕薄態度，我全不理會，我板起臉又說道，「沒有。我請求給我我知道：他被捕以前幹些甚麼？他怎樣被捕的？是在那一天，甚麼地方？這些都是工作上必要的材料。」

G和陳胖交換了眼色以後，就回答道，「這要請示主任的。陳祕書馬上帶你去！」

### 同日深夜二時

剛才見過R，我申述了不能不知道那些材料的理由，以後，就蒙照准。原來小昭去年在S省某縣辦「工合」（印註），被當地鄉長向黨部控告，說他是共黨，一度被捕，坐牢六個月，後來由該縣一個美國教士保釋，這教士也是熱心「工合」的。小昭旋於本年九月間到了這裡。不知怎的，S省那個黨部還是要追究。幾個轉手以後，他們查到了他的住址；而且尙無職業，更覺可疑，結果，——那是我已經親眼看見了的。

他們辦事並沒有好的聯系。一邊已經將小昭弄到，一邊還要我去找去。前天G去逼口供；才發見了這件事，又是他獻策，派了我這份「新差事」。哼，真是好差事，不把人當人！

不知是他媽的做甚麼夢，他們認為「工合」之類的機關中，「不穩份子」一定不少，理由倒很乾脆：要不是「異黨份子」，誰肯在那些窮地方幹這些苦差使？他們把小昭視爲奇貨，打定主意要在他肚子裡挖出一大張名單來呢？

鞭子一定已經用過了，無效，然後想到用女人。那自然我是最現成的一個了，——在他們看起來。

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明白，他們從何處知道我和小昭過去的關係。

我替小昭發愁，也爲自己擔憂！

今天下午匆匆一面以後，我真不敢再見他；但是明天我有什麼法子可以不見他呢？我已經不是一個人，而是一條活的軟索子。然而我到底是個人，有感想，也有回憶，我也渴想見他，……哼，咱們騰罷，誰說是假戲，假戲要真做呢！

〔印註〕「工合」是戰時大後方由美人艾黎氏發起組織的「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簡稱，成立於一九三九年，以推進民間小工業合作，發展戰時生產爲目的。

十一 三 日

今天九點鐘醒來，就覺得滿身像長了虱子似的，一無是處，睜大眼，惘然凝視屋角的鼠洞，努力追憶昨夜的顛倒迷夢，然而——已經渺無影蹤。一會兒抱怨時鐘走的太快，一會兒又恨牠太慢，……唉，幹麼我的心情這樣激動？我應該鎮定下來，打量一下和他見面時的措詞——乃至態度，不知怎地，總擺脫不開這樣的感覺：一個私奔的女人又回到丈夫懷裡！

但在下午二時，預定時間決到的當兒，我的心情終於澄定了；最起碼一點，我將盡我的力量使他了解我不會加害於他，……

自然是我一人進去，而且竭力減少能使他發生疑惑和警惶的動作。

他躺在那裡，仰面，伸直了四肢。我悄然走到他腳邊，好像他還沒覺着，我忽然心悸起來了，他那硬直的姿勢，那一個蓬鬆的亂髮，太像一個僵尸，我移近他頭部，這才看見他兩眼睜得大大的，眼珠定而不動。

他何嘗沒有覺到有人進來，而且是我！忽然記起從前他和我嘔氣的時候也屢作此態，我惘然半晌，  
……  
哎，想牠幹麼？

終於我們眼光碰在一處了，但他的，是無表情的冷光。

不知是甚麼甜酸苦辣的情緒，逼成了我的嫣然一笑。

可是他先開口了，像要找人打架：「你來幹麼？你們這一套，三歲半的孩子也騙不了。你又來，幹麼？」

「來望望你呀，」我溫柔地笑，靠近一些，「你有甚麼需要的話，我還能替你設法。——並且，想來你一定寂寞，咱們隨便談談，不好麼？」

這一下，炸了！他猛然坐了起來！他身下那竹榻吱吱地只管響，他大聲喝道，「我有甚麼需要？我要自由，我要公道，公道，自由！……」

可就在這當兒，我瞥見那小小窗洞外閃過了一個黑影，我知道那是監視我和他的，——我舉手放在唇上，對他作了個暗號，還在他腿上推了一把，他立刻噤聲，疑慮地望住我。「外邊有人監視呢！」

「我小聲說，接着便又大聲笑着道，「哎，你何必這樣暴躁！你安心好了。」

他楞了一下，但又立刻連聲冷笑道，「好把戲！別丟你媽的臉了！我且問你：他們指使你來，到底要擊我來怎樣？別兜圈子，別做戲！」

我真急了，狠命的拉了拉他的手，做一個眼色，然後佯笑大聲說道，「甚麼？就是來瞧瞧你，解解你的寂寞，你想到那兒去了，何苦？」

「狗屁！」他的兩道濃眉刷的一挑，一裝模做樣！滾你的！」他提起了拳頭，欲打未打，但那眼光十分可怕，我下了決心，即使冒一點險，也得使他對我了解；我挨近一步，正待開口，不料他像見了毒蛇似的縱身跳了起來，同時蹙笑着喝道，「不要險的，滾罷！」

我只覺得一縷酸流灌滿了從鼻尖到心口，雙腿像沒有了似的，一沉身就坐在那竹榻上，頭埋在兩手裡，再也制不住那滔滔的熱淚。然而我心下還明白，我掙扎着忍淚抬起頭來。他却站在我面前，低頭凝眸看着我。噯，那樣親切的眼光，落在我身上，這是第一次！我不覺帶淚笑了笑，但第二批的熱

淚又奪眶而出了。

「你這——是真呢是假？」他輕聲對我說，慌忙地瞥那小窗。

我的胸口，喉頭，都像塞滿了甚麼東西似的，我不能說話——半晌，這才掙出幾個字來：「真，假，你瞧罷，你這——沒良心的！」可是我又撲嗤地笑了。

過了一會兒，他又輕聲說，「可是他們派你來，到底打算怎樣？」

「你先用管這個，好麼？」我抓住了他的手。「反正——哦，要是你相信我即使壞透了也還不至於來害你，那麼，我有機會來陪你解個悶兒，你自去想，好呢不好？你剛才那樣子，你把我的心都撕碎了！且不說你和我從前……還戀愛過呢，就是一個不相干的女人，你那樣對待她，也太殘酷了些！你們不懂得我們的痛苦才多而又多呢！別的不用提，要說幾句心裡的話，就沒有個對象。」

他不作聲，只點了下頭；顯然他對於我的話還有不少保留。

可是也不再鬧了，也有說有話了。我像哄孩子似的百般順着他的脾氣，他呢，像個倔強的孩子，愛理不理。我們都不敢提到我們從前同居的生活，可是分開以後的生活，他那邊是咬定牙根不露一字，我這邊的呢，他既不問，難道我邊自己獻醜？然而當我問到他「進來」以後的「待遇」時，他沉吟一下，就盡情的向我傾吐。

在兩星期中，他受過三次刑，也受過一兩次的「開導」；四天前，被倒吊在樑上，直到暈厥。執行那次刑訊的，是一個歪臉二角眼的傢伙……我猜想來那就是G。

他指着他的腰部說：「他們打這裡！我怕我日後會成了殘廢！」看見我眼眶紅了，他勉强的笑一笑，又說，「不過也許不至於。」

我時時分神注意那小窗外面的黑影，並且我知道房門外也不會沒有人。在這樣情形下，我所苦的，是找不到適當的話題；我幾次想要問他有沒有一個好朋友，可終於不敢出口。

煩擾而怔忡的情緒在我心上一點一點擴大起來了，我不自覺地抓起他的手來貼在我臉上，然後我自己也不明白爲甚麼，猛地我咬住了他的手掌，同時我的頭却倒在他的懷裡。

「哎！」他叫一聲，但又立刻壓低了口音，「你——幹麼呢？」

「我恨你！」把他那隻手移到我胸口，「我恨你——你不知道我的心裡多麼難受！也許你永遠不會知道的！」

他不作聲，可是他的另一隻手却托住我的下巴，慢慢地將我的頭抬起；我看見他的眼光在沉思。然而他終於不說一句話。我覺得他又慢慢的抽回了他那被我按在心口的一隻手。

「你講一點從前辦『工合』的情形給我解悶兒。」

他笑了笑，似乎不很願意，但終於一點一點說起來了；可又不是講「工合」，而是他和土豪劣紳如何鬭爭。

原來他之所以得罪那鄉長，無非因爲那鄉長壟斷土產，而「工合」一辦了起來，可就影響到鄉長的生財之道。

「凡是真心想把『工合』辦起來的，」他憤憤然說，「十之七八要被鄉長，聯保主任，這一流的壞蛋誣爲共黨——事實上，吃官司的，那裡止我一個呢！」

在他講述的時候，我彷彿聽見門外有脚步声，還像有人輕輕吁氣。我看一下手錶，覺得我該走了——我不能大意，如果爲他，也爲我自己。

我又一次挽住了他的手，默然有頃，這才輕輕放下，指窗和門外，又指我的心，附耳對他說，「明白了罷？」然後故意揚笑聲道，「你安心好了——你細細考慮一下，明天我再來。」

到了門邊，我再回頭看時，他直挺挺站在房中央，也正在朝我這邊看呢。我笑了笑。趕快走，經過外房，我留意着，沒有別人，只有那看守的衛士，低了頭，似乎很有點兒心事。

上午就去看小昭。先找到該管的值日官，把昨晚上所請准的各項，都對他說了，還問他沒有接到訓示。這鬼，期期艾艾的，連說話也不大靈活，看着臉偷偷地笑。當我問他：「要幾樣傢俱，光景都得了罷？」他竟做了個鬼臉，只說，「你回頭下地，聽見了麼？」

我真有點生氣。光從這傢伙的嘴臉，就可以猜到他們背地裏在怎樣議論我，——爲了小昭。可我也沒有那麼多的閑工夫去理會這些鬼了。

在那外房，我看見多了一個看守，穿的是便衣。他自己對我說：他們派他來，專爲要應我有甚麼使喚。哼，難爲他們竟這樣「周到」！

小昭的房門半掩着。我先偷瞧一下，兩個鴛鴦一張破桌子，擺在那裏了，小昭站在桌邊，低頭凝神沉思。他這神態，猛地又勾引起我的回憶：從前我們終於分手的前幾天，他也是常常這樣低頭獨自尋思的。

我側身悄悄的進去，却又轉身，兩手在後扶着那扇門，慢慢地走一步，背靠在門上，臉對着小昭，遠遠給他一個甜蜜的微笑。

小昭反倒坐下了，手支着頤，望住我上上下下的瞧。今天我把套裝送給我的那一套新行頭，如數穿上了，且又新燙了頭髮；——爲甚麼我要這樣做，我自己也說不上，總之是覺得這樣更好。

「不認識了麼？怎的這樣光着眼儘瞧！」我輕盈走近去，抿着嘴笑。

小昭應景似的勉強一笑，却不作聲。可是看見我一臉的高興漸漸變爲悵惘，他表示歉意道，「昨晚沒有睡好。」我給他一個白眼，却在桌子底下握住了他的手，輕輕地撫摸着。小昭低聲嘆了口氣，眼看看那小窗，喃喃說道：「說是夢罷？明明不是。說不是罷？却又比最糟糕的夢還要荒唐，還要惡



毒！——剛才我到院子裡站一會兒，看看滿天的迷霧；哦，那麼，應該說是霧中的夢了。」於是他癡癡地睜眼看住我，頹然一笑。

「我不許你——說這樣的話」，我半嗔半笑地揪住他，「再說，我就不依了。你就當作一場夢，也好；反正我是清醒的，我守在你身邊，有甚麼意外，我還不替你多留點心麼？……」我看見他低眉斂目，便又接着說，「我的昭，你就算是在這兒養病，我做看護，你要聽我的話。想甚麼吃的，想甚麼玩的，儘管告訴我，不拘甚麼，我總給你想法，總叫你舒服。」

小昭慢慢擡起頭來，真心的笑道，「那麼，你給我弄幾本書來，成麼？」

「本來——」我忍不住要笑了，「病人呢，最好不要看甚麼書；不過既然你要了，也可以。你要甚麼書？」

這一下，倒把他問住了，他朝着我笑。過一會兒，他這才說，「你替我挑幾本罷。反正甚麼書都行。要是書有點爲難，有一份報紙也好。」

我不明白小昭爲甚麼又減低了他的要求，——這也許是信任我，但也許是對我還有懷疑；不過即使是懷疑，我也不怪他，我原是處於應當被懷疑的地位。昨晚我已經把這一點想到澈透。我不性急，我相信慢慢地小昭會了解我的。當下我答應他，一定書報都有，就轉換了話題。

因爲已經報告過我的「工作步驟」，而且R也已口頭「批准」，所以今天我不怕窗外監視者的有偷聽，我自由自在的談起我和小昭分手以後的生活。但是我只選取了最光榮的一段：戰地服務的經過。他凝神靜聽，還時時頷首，末了，他帶點感慨的意味說，「抗戰以後，我跑過一些戰地，和一些平津流亡學生，——不過，沒有加入甚麼服務團之類；現在想起來，這也像是場夢呢！」

我抓住了這機會就單刀直入的問道，「那時候，你是不是結交了一個好朋友叫做R的？」

「沒有」。他毫不遲疑的回答，「當然也有些朋友，但沒有叫着R的！」

我抿着嘴笑，用手指劃臉羞他。

「不相信，也只好由你。」小昭似乎有點生氣了，別過了臉兒。

我挽住了他的脖子，把他的臉轉過來，湊在他耳朵邊笑着低聲說道：「我的昭，你別撒謊；這一點小聰明，我還有呢。你否認得那麼快，毛病就出在這裡。不過我也是隨口問問，咱們就不再提了。」

——可是我還問你一句：這幾年來，你有沒有愛人？」

小昭愕然望了我一眼，我想那時我的臉大概升起了淡淡兩朵紅暈；他驕地撲嗤一笑，頑皮地反問道：「如果有了，你又怎地？」

「我只想見見她罷哩！」我放開了小昭，幽幽的說。

「那麼，當真沒有。」

「其實騙我也沒有意思，——這有甚麼意思呢？」

「哎，你一定不相信，也只好由你。」小昭焦躁地說，「戀愛，我總算有過一點經驗，——可是，後來我也就明白，我是不會有人始終愛我的。」

「這你可錯了！」我癡癡地望住了小昭，只說得這一句，却接不下去；我慢慢靠到他身上，藏過臉又說道：「現在還有人——愛你！」

這當兒，房門上忽然一聲響，我和小昭都吃了一驚，同時霍地站了起來。

二人探頭進門，却就是那個自稱專為聽我使喚的傢伙。

我沒好聲氣地問道：「你有甚麼事？」

「是我聽錯了，當作是在喚我呢。」那傢伙狡猾地笑着，就又縮回，故意把門拉上，弄出很大的響聲。

我氣得臉色都變了——那小子，我非報告上去搗換他不可。且不是明明答應我「放手辦理」麼？

到底是誰的主意，又派來了這樣的傢伙？

小昭望了我一眼，將嘴巴向房門一努，輕聲說了兩個字：「怎的？」

「說是來伺候你的呢；賊頭賊腦，一瞧就不是好東西。」

但是小昭似乎不能釋然。他負着手踱了幾步，忽然走到門邊，開了門，就向那看守（衛士）說道：「喂，衛士同志，昨天看見您那付骨牌，還在不在？今天可巧多了一個人了，拿出來，咱們玩一玩。」

衛士不說有，也不說沒有，只是嘻嘻開了嘴巴笑。我懂得小昭的用意，也就不反對。衛士去拿牌，又帶來一個穿便服的人，一進門就和小昭點頭，好像是老相識（過後我問小昭，才知道被捕的時候，即與此人相「識」，而且後來又「蒙」此人「好意憐惜」，曾經來「善言開導」，要小昭「覺悟」云云）。

當然是推牌九。登時熱鬧起來。小昭居然興緻很好。我屢次有意地瞥了他幾眼，他都不會覺得。厭倦和煩燥之感，就跟蒼蠅和蚊子似的，趕去了又來。一手機械地翻動着牌，有些牌上常常會幻化出人臉，揉一下眼睛，這才認清了那是甚麼牌，是幾點。

我想着小昭否認有愛人，也否認有一個朋友叫K……這才是太好玩呢！那天K在C—S協會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談到他那好朋友時的一番話，我是始終記得的，在這點，小昭的影子難道還不够清晰？而且那「無頭公案」中的人物，現在已經水落石出，就坐在我身邊，「當場目擊」的那女人，K一口咬定是「公案」主角的愛人，難道是我聽錯了？可是小昭否認有愛人……

我忍不住冷笑了一聲。小昭這次却十分警覺，含意不淺地朝我看了一眼，人家却在推我做「莊」。也不大明白自己是輸是贏，既然論到要做，那就做罷。然而捏着手裏的一對牌，彷彿覺得一張是小昭，一張就是K；兩個之中，必有一個對我欺騙，……如果都不，那麼K的罪名至少是不坦白。「噫

，K，你就直說你和被捕者是好友，難道我就害了你麼？怎的看人這樣沒眼力？」——我心裏這樣，手裏就把兩張牌一拍，翻了過來。……

這是兩張倒露的牌，故意和我鬧别扭，宛然就是K和小昭。

我賠了個通關……推牌而起的時候，瞥見門外有人影一閃，好像是個女的。當時心就有點犯疑，可惜沒有立即去看一看。

隨後是午飯開進戶來。小昭瞧了瞧那四碗菜，眉毛微聳，但接着就微微一笑。我却在估計：值日官至少措一半油，難道這一點也值五塊麼？

那位「老相識」有事走了，我們就邀那衛士一同吃。

「馬同志，」我有意要和他攀個交情，「您老家是那裏？」

未曾開口回答，他先歎了口氣……可是他很健談，跟我所見其他的東北人一樣。小昭只是靜聽，有一兩次我對馬同志說的話稍稍帶點作用，小昭還不住的拿眼看我，表示了惶惑。

「馬同志，」末了，我冷眼覷着那「專來伺候的」端着殘菜出去了，就用最誠懇的態度問他，「今兒你輸了罷，多少？」

他臉上一紅，「不多，他媽的，手氣不行！」可是他到底說了個數目。

「呵」，——我故意屈着手指計算，然後笑了笑說，「馬同志，你輸出的，全在我這兒啦！咱們原是解個悶兒，打着玩的，——馬同志，可是您別多心，我手頭還有呢，這原是您的，您就留着，……」我很快地掏出一些票子，也沒數，約莫跟他所輸的數目也不相上下，就往他口袋裏塞，「別客氣，馬同志，客氣我就不喜歡！」

這是「下閃擊」。他幾乎手足無措了，「這那兒成，那兒成！」他滿臉通紅推讓，我不耐煩似的說道，「馬同志，您也得給人家一個面子，」却又溫柔地笑着輕聲說，「況且，咱們在這裏，也算是大

同鄉啦，何分彼此！」

我示意小昭，要他也在旁邊幫腔，小昭却妙，他拍着馬衛士的肩膀說，「同志，您就算是代我收了罷！明後天咱們倆賭點子，要是我輸，就不用掏荷包了，不好嗎？」

於是在嘻笑聲中，我們把馬衛士「說服」，大家隨便閑談。

但當只有我和小昭相對的時候，空氣却又一點一點沉重起來。

小昭又在低頭沉思了。「看錶，早已兩點，我還有些「手續」得去請示，也還有一二句話，要叮囑小昭；正在躊躇，却聽得小昭自言自語道，「甚麼意思呢？不明白。可是未必就此算了罷，還在後邊，……」

「昭，你又不聽我的話了！」我走到他身邊，一手按住他的前額，「何苦呢？」

小昭仰臉望住我，他的眼光是冷峻的，「不過，一個悶葫蘆塞在心頭——要是你做了我，怕也不能不——那個。」

「昭！」我低下頭去，鬚髮蓋住了他的兩眼，「再用不到「要是」，現在我已經做了你了，我就是你了！」

覺得小昭的身子微微一震，我却笑了，「傻子！還是不明白麼？你說一個悶葫蘆，你難道以為我這邊的，是一個悶葫蘆麼？我不心煩，幹麼先要你心煩？」看見他想分辯，我連忙用手掩住了他的口，「多說沒有用。我只告訴你四個字就夠了：事在人為！」

他還要糾纏，我却在他臉上冷不防吻一下，就笑着走了。

## 十五 日

無怪小昭要屢次追問我，「這是一個甚麼夢，」今天連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覺了。難道我不比小

昭更「揭」發：「這『葫蘆』有陰陽兩面，可是到現在，我自己還沒弄清楚，——不，還拿不定主意，到底是『陽』對丑他們，『陰』對小昭呢，或者恰恰相反？」

不過我的「太極圖」當然也有個中心；這便是我！而小昭是屬於我的。

根據昨晚「請示」的結果，我收拾了一些必要的東西，帶往小昭那裡。

值日官先已接到命令，正在指揮夫役找尋一付鋪板。見我到了，這傢伙又扮出怪樣子的鬼臉問道：「趙同志，您要是嫌這鋪板不軟和，那就到您家裡搬您自己的……」

「別忙！」我打斷他的嘮叨，擺出莊嚴的臉色，「攔這兒罷，回頭再說。」

臨時我又顧慮到小昭的「情緒」了，我先得探一探。

果然我有先見之明，小昭見了我雖然笑，但這笑的內容不簡單。

「哦，幹麼了？」我抓住了他的手，親切的問。他這手是涼的。

他只淡淡一笑，不作聲。於是我又說，「小昭，你又忘了我的囑咐麼？哎，你真要磨死我了！不知是那一世的冤家對頭……」我撲嗤地笑了。「現在我要執行看護的職權了；反正這房也還寬大，我搬進來，……免得你老是發悶，好麼？」

他好像沒有聽懂，一聲不出，直眼朝我發怔。

「雖說是上頭有了命令，」我靠近他耳邊輕輕說，「一切優待；可是，我搬來陪着你，不更好麼？商量個甚麼的，也方便些。」

「這是你出的主意麼？」光聽聲音，就知道他犯了疑了。

我馬上給他一個明快答覆：「是他們的主意，可是對於我們是有利的。」

「哦，這個——乾脆一句話，監視！」他的神氣是冷冷的。

「小昭！」我心裡像被扎了一針，沒料到他的反感這樣大，「你不應該對我懷疑……」

他立刻打斷了我的話道，「算了，算了，隨你的便。反正我是犯人，你是——」他忽然縮住了最後一個字，把頭低下。

「我是甚麼？……」我冷笑，然而制不住聲音已經發抖，「小昭！」

可是他又緩和了一口氣，而且挽住了我的肩頭：「我的意思不過是，失了自由的人，萬事只好聽憑擺佈。」

「那麼，你的意思又以爲——我是還有一些自由的？」

「唉！惠明，你何必生這麼大的氣。」

他忽然喚起我從前的名字來了，我幾乎疑竇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但這一個名字，酸溜溜的，惹起了我更多的傷心。不過我還是喜歡聽。我按住了他的手說，「小昭，你從前還叫我『明姐』呢，可不是？我比你年長一個月，你有時就叫我姐姐，……」

「小昭，我要你再叫一聲。」

他不肯叫，然而他是在笑，——笑得那樣天真；而且他那雙眼睛……

我把他的手更捏得緊些，情不自禁的說，「我從沒忘記，我們最後那幾天，你對我說的一段話語，——即使我們中間有過千般的苦味，也該有一天的甜蜜！讓我們將來忘記了那些苦的，永遠記住那甜的！小昭，這是你說的，你還記得不，我可是永遠記得的！」

他沒有回答，可是從他的眼睛裡，我看出他的心也在愈跳愈快呢。

「誰又料得到我們又碰在一處。從前我們看過一本話劇叫『第二夢』，小昭，這是我們的『第二夢』不是？」

「還不能一定——哎，惠明，還不能一定說——是。」

「誰說不一定，幹麼還不能說一定？小昭，我要你說：一定。」

「要我說？」小昭苦笑了一下，「噯，惠明，你忘記了我在甚麼地方！」

那裡會忘記！可是，昭，你還記得我昨天叮囑你的四個字麼？——事在人爲！」

他異樣地笑了笑，沉吟一下，他說，「可就是這四個字我想了半夜總想不明白。到底是甚麼事呢？又怎樣『爲』？你又不讓我……」

「不讓你怎的？臨，你自己不明白你的脾氣有多麼古怪呢！」

小昭又苦笑着，挺起了兩隻眼睛，好像賭氣不再開口了。

我想了一想，就婉婉地勸他道，「你既然知道你是在個甚麼地方，怎麼你倒不思想，光是暴躁，使氣就有好處麼？你到底也該相信人家這麼幾分，咱們好從長計較，你怪我不讓你多問，可是你一開口就問我究竟怎樣了局，你想，這叫人家拿甚麼話來回答？我要是心裏有個數目，還不告訴你麼？不過，我也還不是糊塗透頂了的，心裡也還有個大概的打算，比方說，你且放寬了心，只當這裡是我的家，你寂寞罷，有我整天陪着，你要個甚麼的，我給你設法，過一些時候，咱們見機而作。你我都還年青，只要咱們自己好好的，未必這一生就完了罷？小昭，這幾天我的心爲你使碎了，可是你還一陣冷，一陣熱的，真不知那一天才明白過來。你不應該對我這樣殘酷！」

小昭悄悄地拿起我的手來，放在他心口，我感覺到他的心跳得很快。我心裡一陣軟，但是他開口了：「明！要是真應了你的想法，那自然還好；不過——他們捕了人來，難道就是給他住，給他吃，而且，還加上一個你陪着他消磨寂寞？」

「那自然也想從你這裡得到一點……」

「得到一點甚麼？」小昭又興奮起來了，「明，我就是——我就怪你老是吞吞吐吐。是不是要我登報自首，寫悔過書？」

「也許」。我頓了一下，「但這，恐怕倒還是不必要的。」

「那麼，要我入黨，要我也幹你——嗯，他們那樣的事？」



「這到還未必。」我躊躇了一下，終於決定乘這時機說個明白，「他們要你一份報告，——一張名單，反正你知道的，就是那一套。」

「哦！」小昭倒笑了，「原來還是這一套！明，原來他們改用了軟化手段，派了你來，仍舊是要法處名單，報告！他們用過刑，鞭打，老虎凳，倒吊，他們也用軟哄，昨天來打牌那傢伙就滿嘴巴董構似的糾纏了我一天，可是我有甚麼自首的，也無過可悔，要報告，我辦『工合』的報告倒是有，他們可以到總辦事處去查；明，我早就這樣回答過了，現在也不能有另外的回答。」

「你瞧你自己又興奮得甚麼似的了！」我扳住了小昭的肩膀輕聲責備他，「這不是講理的時候。實際問題是他們非要不可，咱們就得想個辦法應付過去。」

這句話可又將他激惱了。他重重地推了我一把道：「難道叫我撒謊誣告麼？難道叫我平白陷害一些人麼？」

這當兒，不知是那裏來的一股力量，我冷靜得很，他要推開我，我却挨上去，捏住了他的手根着嘴笑。

看見他靜下去了，我這才堅持然而溫柔地說，「一定要想個辦法。小昭，你別那麼氣虎虎，心放定了咱們來研究，不會沒有辦法。」

他閉了眼搖頭，然後又睜開眼來苦笑道，「你出主意我來寫，好麼？咱們張三李四隨便寫一頓，這也行麼？」

「那當然不行，」我還是用微笑來掩飾我內心的焦灼，「回頭敗露出來，也還是一個不得了。小昭，你再想一想。」

小昭皺着眉頭，站了起來，忽又坐下；然後又怪樣地對我乾笑。

這笑的内容也不簡單，可是我也無暇去推敲；我裝作不理會，却針對着他那複雜的心裏狀態，莊

容說道：「小昭，你不是對你的一個好朋友說過這樣的話麼：當初我走錯一步，而造成了我們不得不分手那局面的時候，你曾經使盡了心力，勸我救我，後來我們終於分手了，你並沒恨我。隔了多年，你還是想起這件事來就難過，爲的你那時沒有能力勸醒我。小昭，你還沒知道我們分手以後我的顛頭倒倒的生活給我的痛苦有多少，要是你能够知道十分之一二，那你也就明白，那天我聽了你那好朋友的一番話以後，心裏是多麼難受呀！……」我停頓一下，轉過一口氣來，這才接下去再說，我的聲音也略爲提高些了，「小昭，不過雖然難受，却異常痛快！小昭，你自然明白的：我爲甚麼從來未有的滿心痛快！」

我好像渾身力氣都使完了似的，軟軟地斜靠在他肩上，制不住心跳。

小昭強壯的手臂，穩重地扶住了我的腰部，凝眸臨着我，——我知道他此時心中大概也是難受而又痛快。

後來他輕聲喚我道：「明——姐！可是當真，剛才那問題，你有沒有甚麼兩全其美的辦法？近來我的腦子就跟僵了似的，怎地也不起作用了。」

我還沒回答，他又急口說：「他們有沒有給你期限？還有幾天可以拖？」

「今天他們還催過呢，」我低聲說，「不過，小昭，一二期限的問題，我還有方法應付，只要你認明白，這件事非隨機應付不可。小昭，從前你那樣苦苦勸我，我沒有聽，造成我倆的畢生大恨，——現在我來苦苦勸你了，雖然情形完全不同，可是我這顆心跟當年你的心，也就差不多。我們的畢生大恨能否補救，就看這一次我們怎樣做。」

小昭點着頭，不說話。過會兒，歎口氣道：「我依你，可是讓我細想一想。」

「這就好了。」我站起來，「一會兒我就來。外邊還有點事等我——」

剛到了門邊，門却往裡開了，馬同志探進半個身子，手裡拿一份報。

我接了報，丟給小昭，「你就看報罷，一會兒我就來。」

小昭搶前一步到我身邊，眼看着門外道，「不要緊麼？剛才我們話很多。」

「不相干的。」我笑了笑，「他的職務是留心人們的進出。」

我轉身要走，可是小昭又拉住了我的手。我回臉看他，可又不開口，顯出躊躇的樣子。一會兒，他這才輕聲問道，「到底，你搬來不呢？」

「你喜歡怎樣，我就怎樣。」

「自然一塊兒更好，」小昭說時避過了我的眼光，「只是，我知道我脾氣太燥，老在一處，說不定會跟你吵——你想得到的，在這樣境地中，我的心情無論如何不會怎樣好，也不會怎樣鎮靜啊。」

「那麼，」我抿着嘴笑，「還是我一天來幾次罷。」

「可是你怎樣去鎮差呢？」

「放心！」我把他的手重握一下，然後慢慢放下，「我自會去佈置。」——可是，剛才說的事，你再不要遲疑不決了。」

小昭點頭。然而萬分委曲似地看了我一眼。

我心裏一陣軟，老大不忍，想要再留一會兒「安慰」他；可是轉念一想，我還是走了。我在門邊飛給他一個吻，笑了一笑。

十一月十六日

早上醒來，聽得院子外邊衛兵們的聲音，這才意識到我是在那裡，睜眼往四下裡看了一回，心頭迷迷忽忽的，似乎有多少事擠在那裡，可又一件也想不到，——不，實在是挑不出一件來集中注意。只是不時的獨自微笑，——如果有一面大鏡子讓我自己照見了，我這時候的神情一定是「很成間

小昭做夢也不會想到我是這樣近在咫尺的。我幾乎想放聲笑了。這邊是我，那邊是他，中間只隔了作為走路的一間，也就是馬同志的「崗位」的所在地，然而，要是我不說，小昭永遠不會知道我們兩個房竟這麼遙遙相對；我挑定了這一間，就因為這一間的門向着院子，誰來誰往，我都一目了然。但也有缺點，中間到底隔了一間房，小昭的動靜就聽不到了，而且門窗同在一個方向，都朝着院子，正如值日官所說，——「女人家住，不大舒服。」好在我可以不管這一套。

事情還算順利，我的「太極圖」的兩儀漸漸在明朗化了。昨天中午便去見 R，打算報告我所以要求改變「命令」而選定這間房的「理由」；巧不巧，R 在開甚麼會，由陳胖代見，立刻答應了我的請求。我乘機又表示不需要「專為支應我使喚」的那個人，陳胖也允為轉請撤回。

當我告辭時，陳胖忽又低聲問我：「近來看見松生夫婦沒有？陳胖那神氣，大有視我為「同道」，屬於他們那一夥似的。我當然隨機應變，不但誇大了我和舜英的關係，而且暗示着我也參與密秘的。陳胖似笑非笑聽着，點頭，最後却挺了下腰板，揚聲說道，「很好，——很好；你小心辦去就是！」——這是照例的官腔呢？還是別有深意？倘有用意，那麼，所謂「小心」是指我和舜英那邊呢，還是指我目前的工作，或者竟是指 G，——他之尚在和我的搗蛋，是毫無疑問的。我一時猜詳不透。但當時的情形，直問自然有所未便，轉彎抹角試探又為時間所不許，只得罷休。

想來好笑，平素自負為不是女人似的女人，但這幾天，我的一顆心全給小昭佔領了，不論談到甚麼事，好像都離不了小昭似的。他要是再沒有真心對我……哦，小昭，當真你不能那麼殘忍呀！

皇天在上，我確是「鞠躬盡瘁」。難道我昨天勸他的那些話，前前後後，有一句不是為了愛他麼？

和那位馬同志的關係先弄好，是必要的，初步工作早已做了；昨天我在佈置房間的時候，他來照

料，乘此我又進一步下些「資本」。此人直爽，心地不壞；他告訴我，他還有個妹子，——「讓她在甚麼公前裏找個事，那不比她哥哥還好些？」馬同志是有他的「打算」的。

一切都順利，除了在小昭這方面。昨天我費盡心血跟他說得好好的，誰知過了一夜。他又說「再行考慮」了。

簡直叫你寒心。軟說，他半真半假不理；對他發脾氣；他倒對我笑。那一種懶懶的樣子，叫人啼笑皆非，如是着半小時，末了，我斬斬截截，對他說道，「你說『匹夫不可奪志』，但他們却認為天下無奇奪之『志』？刀劍鞭笞，金錢婦女，便是工具，輪流使用，我親眼看見，確也奪了一些人的志。現在你既不屈，下一幕就是加倍殘酷的……小昭，我一想起來心就發冷，小昭，你是受不了的！」他默默把住了我的手，神色不變，眼光依然那樣明朗而柔和。

「小昭，我驚起乎他的手，按在我胸口，「你既然是『匹夫不可奪志』，那麼，你也該替我想：我現在也有個『志』在這兒；幹麼你不尊重我的志？……哦，你覺得詫異麼？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志就是要保全你，就是要實現你我的『第二夢』。小昭，你自去想罷！」

他俯首有頃，這才嘆口氣道，「在不能兩全的時候，只好委屈你了。明，我永遠不忘記你的……」忽然他激昂起來，「反正一個人終有一死！」

「可是他們還不肯讓你痛痛快快的死了呢；小昭呀！」我的聲音也有點變了。但這當兒，馬同志却開着門，說：「王頭一有命令，要我去一趟。」

隔了個把鐘頭，我再回來，看見小昭神色不很鎮定，而我的內心的煩惱，也被他一眼就看出來了。我們四目相看，誰也不敢先開口。

小昭慢慢走近我身邊。我勉強強強着微笑，把頭低在他胸前；他伸手輕輕搖我的頭髮。我聽得他心跳的聲音，沉重，但並不怎樣快。我聽得小昭低聲說：「怎樣？甚麼事呢？怎樣？」

小昭做夢也不會想到我是這樣近在咫尺的。我幾乎想放聲笑了。這邊是我，那邊是他，中間只隔了作為走路的一間，也就是馬同志的「崗位」的所在地，然而，要是我不說，小昭永遠不會知道我們兩個房竟這麼遙遙相對；我挑定了這一間，就因為這一間的門向着院子，誰來誰往，我都一目了然。但也有缺點，中間到底隔了一間房，小昭的動靜就聽不到了，而且門窗同在一個方向，都朝着院子，正如值日官所說，——「女人家住，不大舒服。」好在我可以不管這一套。

事情還算順利，我的「太極圖」的兩儀漸漸在明朗化了。昨天中午便去見R，打算報告我所以要求改變「命令」而選定這間房的「理由」；巧不巧，R在開甚麼會，由陳胖代見，立刻答應了我的請求。我乘機又表示不需要「專為支應我使喚」的那個人，陳胖也允為轉請撤回。

當我告辭時，陳胖忽又低聲問我：「近來看見松生夫婦沒有？陳胖那神氣，大有視我為「同道」，屬於他們那一夥似的。我當然隨機應變，不但誇大了我和舜英的關係，而且暗示着我也參與密秘的。陳胖似笑非笑聽着，點頭，最後却挺了下腰板，揚聲說道，「很好，很好；你小心辦去就是！」

這是照例的官腔呢？還是別有深意？倘有用意，那麼，所謂「小心」是指我和舜英那邊呢，還是指我目前的工作，或者竟是指G，——他之尚在和我搗蛋，是毫無疑問的。我一時猜詳不透。但當時的情形，直問自然有所未便，轉彎抹角試探又為時間所不許，只得罷休。

想來好笑，平素自負為不是女人似的女人，但這幾天，我的一顆心全給小昭佔領了，不論說到甚麼事，好像都離不了小昭似的。他要是再沒有真心對我……咳，小昭，臺灣你不能再那麼殘忍呀！

皇天在上，我確是「鞠躬盡瘁」。難道我昨天勸他的那些話，前前後後，有一句不是為了愛他麼？

和那位馬同志的關係先弄好，是必要的，初步工作早已做了，昨天我在佈置房間的時候，他來照

料，乘此我又進一接下些「資本」。此人直爽，心地不壞；他告訴我，他還有個妹子，——「讓她在甚麼公司裏找到一個事，那不比她哥哥還好些？」馬同志是有他的「打算」的。

「一切都順順利利，除了在小昭這方面。昨天我費盡心血跟他說得好好的，誰知過了一夜。他又說『再行考慮』了。」

簡直叫你寒心。獻說，他半真半假不理；對他發脾氣；他倒對我笑。那一種顫顫的樣子，叫人啼笑皆非，如是者半小時，末了，我斬斬截截，對他說道，「你說『匹夫不可奪志』，但他們却認為天下無夢可奪之『志』，刀劍輪苦，金錢婦女，便是工具，輪流使用，我親眼看見，確也奪了一些人的志。現看你既不屈，下一幕就是加倍殘酷的……小昭，我一想起來心就發冷，小昭，你是受不了的！」他默默把住了我的手，神色不變，眼光依然那樣明朗而柔和。

「小昭，」我鬆鬆了他的手，按在我胸口，「你既然是『匹夫不可奪志』，那麼，你也該替我想：我現在也有個『志』在這兒，幹麼你不尊重我的志？……哦，你覺得詫異麼？難道還不明白，我的志就是要保全你，就是要實現你我的『第二夢』。小昭，你自去想罷！」

他俯首有頃，這才嘆口氣道，「在不能兩全的時候，只好委曲你了。明，我永遠不忘記你的……」忽然他激昂起來，「反正一個人落有一死！」

「可是他們還不肯讓你痛痛快快的死了呢，小昭呀！」我的聲音也有點變了。但這當兒，馬同志却開着門，說：「王頭」有命令，要我去一趟。」

隔了個把鐘頭，我再回來，看見小昭神色不很鎮定，而我的內心的煩惱，也被他一眼就看出來了。我們四目相看，誰也不敢先開口。

小昭慢慢走近我身邊。我勉強強忍着苦笑，把頭壓在他胸前；他伸手輕輕撫摸我的頭髮。我聽得他心跳的聲音，沉重，但並不怎樣快。我聽得小昭低聲說，「怎樣？甚麼事呢？怎樣？」

「還不是那老調麼！」我極力把口氣弄得輕鬆，「不過也被我彎彎曲曲纏塞過去了。……」

突然小昭一把抱住了我，低頭向我耳邊急促地說，「明姐，你愛我麼？」我來不及開口，他已經接着說，「你是愛我的！趁現在咱們還可以天天見面，你答應我一件事，好麼？……」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仰臉準備接受一個甜蜜的——可是，利劍似的一句話却落在我的臉上，「明姐，你給我設法弄來一些毒藥！」

我渾身一跳，可是心的跳動像是停止了。我說不出一個字來。

「一些毒藥，準備着。明姐！」小昭又說一遍，嘴角上掠過一個苦笑。

「你——胡說八道！」我伸手掩住了他的口，下死勁壓着他，「誰叫你作這樣打算的？該打！」但是終於壓制不住陣陣湧上來的悲痛，我的聲音帶着哽咽了，「呀，你的性命那樣不值錢了，……死得沒有意思，沒有代價……」

小昭的眼眶也有點紅了。

我定了神，推他在床上坐，拉住了他的手，委宛的說，「小昭，你幹麼老往仄路上想。未必就非被~~是~~舟不可，也還有個辦法。剛才回來時，我無意中遇見了一個人，——說起來你一定認識的，這是~~是~~節，此刻不談；我那時忽然得了個主意。昭——他們所要的東西，我已經得了。」

他驚疑地看看我，好像沒有聽懂我的話。我笑着又說，「這樣癡癡地望住我，幹麼？我可不會催眠術，——要是會，倒好了。我說我已經得了的，乃是解決那件事的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看見他的眼光閃動了，我趕快攔住他道，「你且慢開口，聽我說完了你再……」於是先跟他解釋，不要把那件事看得那麼死，「你硬說沒有，那結果是包糟，」然而也沒有躲閃之餘地，虛虛實實，半真半假來這麼一份，我這面有個交代，同時再運用些人事關係，大概也就差不多，——「我的昭，這算是我的最後的努力了；你~~是~~這麼幾個沒甚麼要的人來，或者是早已到了人家權力所不及的天涯



地角的人們，虛虛實實來一手，也就成了，不過，題目是我出，文章還得你做。」

「嘿，小昭笑了笑，「明，這也差不多等於催眠術了。……」

這算是說通了，可是我的心力也使盡了。我輕聲笑着說，「催眠術要純靈驗，先得被催眠的人兒心一意信任我，聽話，——昭，你再叫我一聲，明姐……咳，昭，不知我前世欠了妳什麼……」

過後我自想，真也自己都不解，爲什麼那樣愛他？

## 夜半補記

夢中聽得有人低聲哀叫，而且近在身邊。我愕然驚覺，伏耳靜聽，嘩！原來是老鼠作怪。

看錶，短針在一與二之間，長針在九字上。可是翻來覆去再也睡不着了。披衣起來，推門一看，

但見疎星滿天，院子外邊過道上的守衛剛換了班。

開了電燈，對窗默坐，心頭有一縷悲涼的味兒，在輕輕蕩漾……

忽然想起今天傍晚的時分無意中又遇到了K了。真怪，他爲什麼在這左近一帶跑？他遠遠見我，就站住了。那天在報館裡的意外發見，陡地又兜上我的心頭，我別轉臉，不打算去理他。可是又忍不住偷眼望一下，那知剛好和他那灼灼的眼光碰到了，我不由的抿嘴一笑。

「多天不見了，你好麼？」K紅着臉走近來，看樣子是有些話要跟我談談似的。

可是這時候我既無工夫，也沒這樣的心情。「謝謝你，」我非常公式地回答，「億的……哦，萍小姐，好麼，怎的不一同出來玩玩呢？」

「哎，——怎的，你還沒忘記那天的……」K有點侷促，「不過，實在是誤會，——後來她也就明白了。可惜沒有機會見到你，她很想跟你解釋呢。」

「聽他倒先發制人這樣說，我就慳慳森嚴地答道，「甚麼誤會，我不懂。她又是誰呢。」

然而K此番竟和往日不同，處處爭取主動，他上前一步，像要看到我心深處似的瞟了一眼，同時帶點抱怨的口吻說道：「你和密司華是老同學，她的事，自然你比我熟悉得多了；怎麼你會不知道她另有愛人？——怎麼平空牽到我的頭上來呀！」

這可惹起我幾分氣來了；我最恨一個人不坦白把人家當傻子。

當下我就盛氣答道：「是不是，都干我屁事！……」轉身就走。然而走了不多幾步，猛地又想起一個主意，便又回身。K仍站在原處，有所深思似的看着地下。我悄悄走到他面前，他一驚，却又料到我會回轉似的，對我微笑。我低聲問道：「K，你那朋友的朋友——不，應該說是朋友的女朋友的朋友，最近可有甚麼消息沒有？」

K連忙答道：「沒有。剛才正想問你呢，可是你又生氣走了。到底你打聽得甚麼消息沒有？連天我正在着急的不得了呢！」

他對於小昭這樣關切的情意，可就把我惱他的意思沖散了。然而我還不能釋然於他之層次躲躲閃閃，不說實話。我還得難他一難：「有倒有一點眉目，只是那天晚上逮捕的，不是一個呢，沒有個詳細的姓名籍貫年齡職業，瞎摸一陣，也不行罷？你又老不肯說！」

「這個，你也不能怪我。」K滿臉誠懇地辯白，「究竟他被捕以後應承個甚麼名字，我實在不知道……」

「可是他的本名呢，他從前的名字呢？」我再難他一下。

他可又遲疑起來了。我有點不耐煩，而且有幾個路人也在注意我們了。我轉身笑了笑說：「不忙，你想好了再告訴我罷。」

走了半多間門面回頭看時，K已經不知去向。

我還是應該感謝K的。要不是偶爾遇到他，我就不能「觸機」想到了解決小昭那個困難問題的兩

全其美的方法。

十七日

電力公司又彈起老調來了。洋燭又臨時漲價。此時對燭獨坐，萬念都消。院子外邊的守衛室中，時時傳來哄笑爭吵之聲，想見賭興正豪。鐵上還只有八點，真不知如何挨過這寂寞的黃昏呵！

白天的事情，像電影似的又展開來了，在今晚上，記不清這已經是第幾次了；因兩「片子」也爛了，斷斷續續，老不連貫，而且像官家的宣傳刊物一樣，人家不願看，牠却老在眼前幌，

這是其中一個「特寫」：G的歪臉和三角眼愈裝得客氣就愈顯其陰險狡猾。他恭維我能幹，工作努力，鞭子不能完成的任務，我用……來完成了，——這成甚麼話？我真想給他幾下耳光，但除了這些無恥的狗屁而外，他的陰險部分却使人毛骨聳然，心中如焚如擗。

「趙同志，明天應該有結論罷？大家在等候你這傑作！」——這樣半嘲半諷的，多可惡，我疑心我和小昭的密謀，有點被這狗覺察了。

忽然那歪臉扭曲得更不成話，那三角眼宛然成了金瓜鐘，他又掙笑着：「喂，趙同志，幾時請大家喝一杯喜酒？」

但是最使我感覺不妙的，是突地擺出官腔來說的這幾句話：「趙同志，有兩件事，你得充分注意：第一，給他甚麼工作？他不能老是闲着。你不妨提出意見來請示。第二，你自然知道，你的請求都已邀准，這個人是交給你去負責的了，你的責任可不小！」

這裡所謂第二點，我愈想愈疑；這怎麼能是正面話呢，這必須從反面去看，——一定還有入暗、中監視我們，可恨我竟未發覺。至於第一點，當然又是難題，——我如何同小昭啓齒？那一定要炸。

然而今天這黑道子的麻煩不僅一點點呀！

此爲又一「特寫」：上午十時有所謂「全體聽候訓話」。左等右等，不見舉行。竊竊私語，大都謂新近有些「發見」，將興大獄。我覺得人們的眼光轉來轉去老是以我爲歸宿。後來，命令集合，R 顯着屁股恭陪一位大員進來，——於是訓話，却不料是宣佈「奸黨」罪惡，三十分鐘內就是五十多個「奸黨」。過去所謂「審可枉殺三千，決不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又拿出來了。聲色俱厲，儼若不共戴天之仇。

「糟了，小昭」，我心裏急得甚麼似的，「怪道 G 表示客氣，而且語言閃爍；當真他說的句句是反話。糟了，小昭！」

下午三時以後，最痛心的事情來了。這是今天惡運的最高潮。和小昭見面的時候，我的心已經被黑雲籠罩，幾乎沒有片刻的寧靜，然而我又深知小昭是敏感的，我不能不裝出快樂的笑臉，免得他疑慮，儘管如此，還是逃不過小昭的眼睛，最初他不開口，後來就探詢。

「是不是又發生了新問題？」他研究我臉上的神色，低聲問。

我勉強笑了笑，搖頭；同時心裏決不定如果不告訴他又該如何。

「莫非你受了責備？」

我又笑了，拉住他的手，軟聲說，「甚麼事也沒有，不過身上不好過，——是這裏！」我指着胸口，「你給我揉摩一會兒就會好的。」

我決定不告訴他了。告訴他有甚麼用呢？讓我獨自負荷這痛苦罷？讓他在無聲中咬破我左手。

他依言給我揉摩了幾下，忽然跳起來說道，「哦，給你一樣好東西。」於是一張紙送到我的面前，原來就是說好了的「虛虛實實」的單子。

如果我本來只不過是憂慮的話，看完這張紙以後，却又增加了焦灼。我當時不暇思索，就指着單

上幾個人名說道：「梅長，保長，地主，紳士——怎麼的？怎麼將他們開上去？那——如何成呢！」

「他們不是要共黨麼？我沒有見過，不好亂說。可是我有湯鐵，倒是這些甚麼鄉長地保之流，把公家的錢，老百姓的血汗，完全共到他們腰包裏去了。」

「你簡直是開玩笑！」我克制不住心頭那股暴燥了，「人家費盡心血，你倒拿來開玩笑，你一點良心也沒有。算了，我不管了，隨你去！」

似乎頗出意外，小昭極了二會，然後恍然大悟似的冷笑着說道：「本來又不是我央求你來管的！」

「嗤的一聲，就把那紙撕破。」

我氣得說不出話來，但覺眼前昏黑，可是小昭還在冷笑呢！

要不是有那麼多的黑影壓在我的心頭，我大概不會沒有精神給小昭解釋開這小小纜會的，可是那時候我實在懶得開口，而且，我也恨他，——既然早就看出我心裏不快，爲甚麼反要囑我呢？既然他也看出我之憂懼無非是爲了他的事，爲甚麼反要故意叫我傷心呢！

我賭氣不說甚麼話，就走了，連回頭再看一看也沒有。

現在我獨對這半明不暗的燭光，思前想後，不但傷心，並且萬念俱灰，我預感到小昭這事，無論我怎樣出力，結果是難免悲慘的。從今天的「訓詞」中，我已經摸到一點痕跡。

牆上赫然現出我的側影。我癡癡地望着，這才發見胸部起伏頗爲劇烈，——我有點順不過氣，三番四次，想着小昭此時不知怎樣了，睡了沒有；可又提不起勇氣去看他去。我懊悔白天太暴燥了，但我又感到他們大概不問小昭「表示得好不好」，終究要置他於死地。那麼，我若再勸小昭，將來不知他要如何恨我呢！我變成十足一「驢」了他的狗也不如的東西！

我伏在桌上，讓無聲的暗泣來掩沒我的悲痛與怨恨。……

但是我又彷彿聽得小昭在和馬同志說話。

十八日早晨

10K

昨晚心裏，抑悵萬狀；上床後翻來覆去，總不能入睡。十二時以後剛一朦朧，忽又霍然驚覺。遠遠傳來一種痛楚的呼號聲，刺耳蝕心，渾心汗毛都根根直豎了。

這聲音微弱了一會兒，猛然又裂帛似的再度發作，怪得很，好像是從小昭居室那裡來的。「莫非出了甚麼亂子？」——我這樣想的時候，一個血淋淋的小昭就站在我眼前了。像有人拉一把似的，我翻身跳下床來，只披了件大衣，開門出去一看，滿天濃霧，夜涼刺骨，那悲痛的呼號聲分明來自小昭那間房。我的心跳得作痛，一時湧起了各種不同的味兒，脚下却早已移動，直到走進了那外房，聽得馬同志的呼聲，這才愕然自問道：「幹麼？」

可是這遲疑的心情像電光一閃，同時我已經輕輕移步，叩小昭的房門了。

十二萬分意外，門內輕聲問「誰呀」的，却是小昭自己！

我側身進門的時候，又一陣慘厲聲刺耳而來，近在咫尺。「小昭，你沒有甚麼？」我慌忙問，但立即改口道：「這聲音怎的？我以為是你……」我挽住了小昭的臂膊，安心地笑一笑。

覺察出我冷的發抖，小昭引我坐在床上，拿棉被給我披在身上。

「好半天了，」他輕聲說，「是在隔壁那間房。光景又是一個青年遭殃……唉，可是，你又何必……來呢？要是給……」

我把棉被展開，也要他披着；我抱住了他，我的頭偎在他胸前。

那慘厲的呼號聲漸漸低下去，似乎受刑者已經暈厥。我和小昭都屏住氣，不敢動。却聽得有人在嬉笑，吆喝，又有腳步聲……大概是把那暈過去的受難者用方法弄醒來罷？我覺得我的心扉已經凍成一片。更用勁地抱住了小昭。猛然一聲叫人毛髮直豎的悲叫。受難者醒過來了。接着是低弱的

斷續的呻吟。

此後又是雜亂的腳步聲，又有不大辨得清楚的說話聲，然後是門響，被靜。

「劊子手們走了。」小昭咬着牙說。

然而斷續續續輕微的呻吟，還纏綿可聞。

「謝天謝地，不是你。」我無力地鬆了手，斜着上身，扭着腰，我的臉倚在小昭的肩頭。「不過，這是個怎樣的人呢？我打算出去看一下。」

口裡是這麼說，身子卻沒有動；而且小昭又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我只穿一件單衣，我覺得小昭的體溫隔着那一層薄布烘熨過來，夾着他那特有的汗味。也聽得卜卜的心跳聲，但不辨是他的，我的；還是我們倆的。……我輕輕伸手挽住了他的頸脖，低聲喚道，「小昭，你恨我不對白天惹你生氣，可是，我的昭，你懂得你的明姐的脾氣。過後她躲在那裡悄悄地憂心，你愛打愛罵，她老願意『No』」

我沒有得到回答，但是一張熱烘烘的臉兒却壓在我的臉上了，同時一隻手臂又圍住了我的腰部。我心跳得幾乎順不過氣。聽得他喃喃地說，「明姐，下次你不要這樣跑來。房外還有馬同志呢！」我不答，只把臉轉過去，我的嘴唇探索着……哎！我完了一樁心愿。那時，一年前留在桂林醫院中的小昭的面影在我腦膜上隱約掠過。「噢，小昭——」我低聲喚着，聲音顫抖；心頭不知是什麼味兒，偷偷彈了兩點眼淚。

我輕輕拿起他的手，放在我臉上，我要他輕輕搖一下，再一下，我笑了。

「明——怎的？」小昭撫摸着我的頭髮，聲音裡也有笑意。

「我看看我不是在做夢呢！」我吃吃笑了……

然而，即使不是夢，當嚴肅的現實問題又回到我們的面前，這「非夢」的美滿，終於相形之下會

綠色而變成了「非夢的夢」……

我在神思迷離的當兒，聽得小昭說：「明——我有時這麼想，只要跑出了這個院子，那邊一堵矮牆是容易對付的。」

沒有理由不相信他是說着玩的，我只笑了一笑，不說話。

「明——我想來，竟有幾分把握。」小昭輕聲說，但語氣十分鄭重，「你不是說那位馬同志很有意思麼？而且，好像也沒有別的監視。」

「不成的，小昭！」我不能再把他當作說着玩了，「怎麼你會想到這上頭去呀！不成的。況且，外邊還有守衛，還有門崗。」

小昭不作聲了，昏黑中我似乎看見他的眼睛發着閃光。突然，他用了加倍的熱烈的口氣很快地說道，「明——事在人爲，你怎麼一口斷定不成呀！集中營裡常常有人逃跑，難道他們那裡就沒有守衛，沒有門崗？」我覺得我被緊緊的抱住了，「明！我想來想去，總覺得夜長夢多，這樣拖下去，不是了局！說不定明天就來個變化。明姐，你能不能斷定明天一定還是跟今天一樣？所以，趁現在這時候，自力更生是第一要着。」

「不成的，小昭！」我很鄭重地勸阻他，「你完全是空想。那時畫虎不成，倒弄得更糟。你要聽我的話。趕快斷了這念頭，這怎麼能成呀！」

「那麼，人家的空想怎麼又成爲事實了？」他還是堅持。

我笑了笑，不回答，只把我的臉緊貼着他的，搖了搖頭。

過了一會兒，聽得小昭幽然長嘆一聲，同時，抱住我的手也放鬆了。

我好像有甚麼力量在催迫着似的，連忙捧住了他的臉，低聲說道，「好，好，我的昭，別這麼傷心，我依你，——咱們試一試。不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甚麼事？」他又笑了。

「你不許心焦，也不許亂來，一切都交給我。乖乖兒的，一切都聽我。」

「都答應你了，」他的火熱的嘴唇湊了上來，都聽你……」

這一切，都像是一個夢。  
此時窗外濃霧漸消，可不知小昭那個「可愛的幻想」也消了沒有？我很懂得他何以忽作此想，是我的不好，是我太寵了他！

不過昨夜夜半的一切情景，也正是此種「幻想」最易滋生的溫室，現在他總該「清醒」，而且乖地耐心揀下去了罷？

## 同日深夜

誰想得到小昭那樣「不懂事」，今天他一見我，就提起那件事，我真是又好氣，又好笑；看見他那麼「執迷不悟」，知非可以口舌爭，只好姑妄應之，而且我也不忍過分掃他的「興」。可不是今天他忽然神采煥發，更覺可愛麼？都是因為有了一個「希望」之故。讓他高興一陣，也是好事。我只加緊了我的約束：「你不要亂來，一切都交給我！」

然而他還是背着我和馬同志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話……  
暫時由他去罷，準備有工夫的時候再喚醒他這迷夢。

但在下午，R叫我去問話了，——當時我幾乎有點手足無措。莫非是小昭的「活動」已經出了亂子？可又沒有時間問他到底跟馬同志說了些甚麼。這冤家，我恨死了他了。倒像是個頑皮的孩子的母親，我——

懷着鬼胎去見了R，——謝謝天，幸而並無甚麼特別事故。

鑿言鑿色，就知道有人在背後破壞我……光景是說我「沒有辦法」，「只會吹牛」，而且「爲感情所迷」，以至三四天過去了，具體的成績却一點也無。最初，也有點窘，但當R轉到「只要他能悔悟，格外的寬宥，決無問題」，我也略略放心；至少，我還沒有被他們懷疑。

我委宛申說了幾句，又爲自己的「工作」告罪，然後請示，有無新的方針。R沉吟一下，似笑非笑說：「你加倍努力就是了。」

退下來，我趕快回去。不料在辦公室旁邊的耳房裡，突然遇到了G和陳胖，當下全身的神經就緊張起來：他們此來，幹甚麼？

試探這兩個的方法，幸而現成有在手頭。我就把剛去見了R的經過，對他們「報告」，又請他們給我「批評」和「指教」。G默然不作聲。陳胖却笑道，「主任已經吩咐過了，你就照辦。你的工作是有進步的，不過還嫌太慢些。」依然摸不到邊際，但是我料想來這兩個一定是來暗中查考我的「成績」的，而且一定也和小昭有過「談話」。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小昭一見我就說歪臉三角眼和一個胖子，還有個女的，來談了半點多鐘。「談些甚麼？你怎樣——」我急忙問。

「放心！」小昭的笑，異常天真，「我像一隻綿羊，百依百順，儘量給他們滿足。明——我還告訴他們……名單的事，問你就得了！……」

「啊哈！」我驚叫起來，「你說甚麼？壞了！昭，你是甚麼意思？要是他們立刻問我要，可怎麼辦？」

小昭却毫不在意的答道：「我馬上可以寫一張給你。」

「但這是真的呢，是假的？」

「也許有真人假事，但也許又有假人真事，反正是糊塗。」



「搪塞過一時就算數，是麼？」我已經懂得了小昭的用意了。

小昭微笑着點頭。

「啐！」我使勁白他一眼，「你在做夢呢！」

看見他瞪着眼不作聲，我歎了口氣，握住他的手，柔聲勸他道，「小昭，我正要跟你說，你所夢想的那件事，百分之百是空想，趕快死了這條心罷！你一定要聽我的話。實際情形我比你懂得多！」

然而小昭異常堅執，他也不和我辯論，只一味催我趕快去佈置，就像一個不講理的孩子，纏住了他的母親，撒癡撒嬌，硬要取下天空的明月。

我一看勸不過來，——而且也須防隔牆有耳，不便和他多辯，只好含糊答應，先把他穩住，我極力找些不相干的話，想漸漸移開他的注意，但他却老是催我：「明——咱們閑談的機會以後怕沒有麼，現在時間寶貴！」

沒奈何，我只好走了；再一次鄭重叮囑他，「不可亂來。」

我去「佈置」甚麼呢？對了，我得有點「佈置」，釜底抽薪，根絕了小昭這可怕的妄念。他爲甚麼那樣說不通？因爲他相信這件事有可能，他看準了一二有利的條件。首先是有一個我——而且是愛他的。

如果我忽然沒有了，或至少是對她變了態度了，那當然他就死了這條心了，——但是我能够這麼辦麼？無論從那方面說，這是不可能的。

其次，他又看到第二個有利條件：沒有人監視我和他。哼，當真沒有麼？我還不能卜結論。即使沒有，難道我去請求麼？

最後一個有利條件：馬同志是好人。這又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忍不住獨自苦笑。不能怪小昭，還得怪我自己。好像我早就準備着要他走這條路似的，而我

現在又竭力反對他……但是，從馬同志身上，我想得了解救的方法，如果設法把他調開，至少可使小昭暫時死了這條心罷？

如何設法？用甚麼理由要求把馬同志調開呢？

想了半天，我決定去找陳胖，想機進行；今天沒有時間，那就明天。

## 十 九 日

上午就接到舜英的電話，希望我去一趟，我正在躊躇，她接口又說是有點要緊事，非去不可。沒奈何，只好答應她。

那時是十點多。「從舜英那邊回來再找陳胖子，也還不遲，」我這樣想，並且我要利用陳胖，說不定還可以從舜英那裏得到間接的助力。

見面以後，舜英就表示了歉意：說有要事呢，是假的，不過好多天不見，很想談談，而且，松生又到香港去了，她一個人覺得寂寞，——她笑着打趣我道，「就誤你的甜蜜光陰，實在不應該；可是，分出這麼一天來陪你的大姊姊談談笑笑，光景也不算過分的要求罷？將來有機會，還想請你和他一塊兒來吃飯呢。現在還不便，回頭請你代為致意……」

我知道她話裏何所指，只好笑了笑答道，「一定是陳秘書亂嚼舌頭！」  
舜英還要就「他」身上說笑，我趕快轉移目標，從陳秘書的「亂嚼舌頭」轉彎抹角探詢我所希望知道的東西。可是舜英口風更緊，除了滿口稱讚陳胖「人又能幹，又熱心，一見如故，肯幫忙」而外具體的話，一句也沒有。

然而她又談起國家大事來了，「剿共軍事，已都佈置好了，大規模；不久就有事實證明。」她鄭重其事對我說，「從此可以和平了，而且分裂的局面，也可以趕快結束了；大家都回南京去，够多麼

好！妹妹，我真真不喜歡重慶的天氣！說是不冷，前兩天可就非生火不行。」

我一看錶上已經快到十二點三十分，就要走。舜英堅留吃午後。我只好實說道：「還有點事情要找陳秘書，遲了恐怕不行。」

「哦，那你就更不應該走，陳秘書回頭就要來的。」舜英硬拉我坐下，却又打趣我道：「雖說久別勝似新婚，難道離開半天就不成麼？」你說不成，我就放你走！」

我臉紅了，心裡也有幾分不耐，「舜英姊，怎麼你今天老是跟我開玩笑呢！如果我近來很少出來，那也無非職務關係……」

舜英不信，望着我笑，我也不理會。她又關心地問道，「他叫甚麼名字？從前我見過沒有？」我抿着嘴笑，不回答。

她凝眸看住我，似乎在考慮什麼；末了，她拉我坐在一處，親熱而又機密地說道，「妹妹，你也得小心呀！聽說你的同事中就有人借此在背後說你的壞話呢！本來逢到男女關係，旁人最喜歡多嘴，天下有幾個願意成人之美的君子？不過，好像對於你今番這件事，內容相當複雜，說不定弄到十分嚴重，所以你不能不加倍小心在意。」

我見她話中有因，心裡一驚，但仍然鎮靜地問道，「這也是陳秘書說的罷，他還說了什麼沒有？」

「是從他那裡聽來的，他說你什麼都好，就可惜太好勝，逞強，同事中不免結下了怨仇。聽說有一個叫什麼小容的，和你公開鬧過幾場，當真有這樣的事麼？」

我嘆了口氣，點頭。舜英放低了聲音，附耳又說：「現在跟你過不去的，就是這小容，還有她的什麼。他們說你忘記了工作，一心和他談戀愛。這倒還不怎的。可是他們還說你別有作用，欺瞞上峯呢！據陳秘書說，好像他們已經找得了什麼證據似的。妹妹，這罪名可不輕；你不能不注意。你自己覺得有什麼失檢之處落在他們眼裡沒有？」

真不料情形已經那樣嚴重，我還匯在大鼓裡；但「證據」之說，却大可研究，我忽然對於馬同志起了懷疑。但那時候，我還力持鎮靜，只淡淡地回答舜英道，「這裡邊，暗無天日的，事情多得很呢！小蓉他們存心想害我，證據什麼的，還不是可以假造的？反正他們狐狸狗黨，各有所謂歷史關係，而我是後進去的，我是孤立的！」

舜英很同情似的看着我，抓起我的手，放在她的手裡，輕輕撫摩，一會兒，她慨然說，「妹妹，我想你一個人在他們那一群中，就說沒有磨擦罷，也怪乏味的。可不是：辦事情總得有幾個老朋友在一處，大家也有個照應，……況且，你在這裡，也是大才小用，犯不着再嘔氣。妹妹，我說，你不如辭了職。昨天上海有電來，說我們的老三出痧子，我不放心，真打算去一遭；你要是肯和我一路走，那就再好沒有。」

我料不到舜英忽然又提起這一個問題。但若正面拒絕，則顯然於自己不利，我只好敷衍一下道，「好的，就怕我這裡要脫身，也未必容易。」

「那總有辦法。」舜英立刻進一步，「或者陳祕書也可以幫一手。總不會沒有辦法的。」我含糊應着。恰好張媽來請吃飯了，這話也就擱起。

現在事情已經明白，在我前面，有兩條路：一條是願不得小昭了，爽性走在舜英這邊，到上海去，另一條是依了小昭的空想，冒險一試。我的心亂得很，拿不定主意。她強說笑着，維持到「頓飯吃完，我推說有事，就走了。也不再找陳胖子，請求調開馬同志這一點，也不用再提。幸而見了舜英，先知道了他們的把戲，要不然，我請求調開馬同志，就坐實了我的形跡可疑。我和小昭就立刻完了。想得好好的計劃，現在全部不行；我非另行設法，只好坐以待斃。」

我決定把這一切都告訴小昭，要求他取消他的「固執」，來一個斷然的表示——「自首」。只有這一着能够暫時挽救最可怕的變化，……

我準備小昭懷疑我，罵我，——我是下了決心的。

但是事出意外，小昭靜靜地聽完我的話，並不生氣，也不置可否；他沉思有頃，這才問道，「所謂小蓉是不是矮胖胖的，一個擦天鼻子，眼瞼却水汪汪地，一舉一動都帶點賣弄風騷的？」

「對呀，可是你怎麼會認識她！」

「昨天那套險惡陣子來時，也有她在內。今天上午她一個人又來了，賴着不走，胡說八道，足足有半個鐘頭。」

「哦，她來幹麼？她說些甚麼？」我覺得事情愈來愈可怕了。

「大概用意是來試探我罷。可是胡說八道一通，也沒有甚麼要緊的話。似乎她這次來，目的不在我，而在你！」

「怪了，怎麼一回事？」

「她在我面說了你許多壞話，……」小昭突然住口，却望了我一眼。

我不由的臉紅了一下，立刻猜到剛才小昭所謂「胡說八道」是有內容的；我握住了小昭的手，心裏不免有點志志地問道，「你信不信她那些……」

小昭却立刻攔住我的話道，「當然不信！我了解你不是那樣不堪的！」

我覺得眼淚到了眼眶邊，我又感激，又慚愧，我只顫聲喚了聲「小昭——」却說不出話來。我緊緊地握住他的手。

過一會兒，小昭嘆口氣說道，「前途是凶多吉少，毫無疑問；所以，你從前所說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還是不能同意。死了就算了，何必多此一舉。明——大概我們見面的日子也不會多了。」

「不，不至於！」我低聲然而堅決地說，「我還要努力去想辦法。」

「不行了，」小昭笑着，「明姐，也許今天就是最後一次。來，你爲我唱一支歌，低聲兒唱！——就是『義勇軍進行曲』罷，從前你不是常常小聲兒在我耳畔唱給我聽的？」

我的眼淚又湧到眼眶邊了，但終於勉強忍住，笑了一笑，低聲唱了；可是只唱了半句，就哽咽不成聲，我突然身子向前一撲，頭靠在小昭肩上，就讓眼淚滔滔直流。

「勇敢些，明——」小昭低聲喚我，但他的聲音也是哽咽的。

我忍住了眼淚，抬起頭來毅然說：「我一定要去設法！無論如何，我不能看着你就這樣被……」小昭並不問我如何「設法」。現在他沒有「空想」，似乎也不存甚麼希望；他冷靜地等待着一定要來的事。我呢，也不把如何「設法」告訴他。幹麼要告訴他呢？如果他同意了，我的「做去」，他的心裡還是不免痛苦；要是他不同意，那就更增煩躁。

我情願擔負起一切，只請他來享現成罷。

二 十 日

一天之內的嚴重變化，我簡直被壓碎了五臟七竅四肢百體，都好像粘在一處，——不，簡直是凍結了起來！我還是一個活人麼？

甚麼都失去了，——我的機智，我的愛嬌，我的不是女人似的氣魄，我的應付鬼域的經驗，乃至我的強烈的憤恨與冷靜的忍耐！

通常所謂「失魂落魄」，大概就是我今天——此時此際的精神狀態罷？

而我此時此際的處境，只有一句話最適合：懸掛在茫茫無邊的空間，上下前後左右，都無着落；而且又是在「霧重慶」的高空，朦朧一片！

今天是二十，十一月二十；這個不祥的日子，在我的生命史上將永久留一黑印。十一月二十日！



原來前後不過八天。此時我這才意識到，我和他相處，原來只有八天，在這八天內，我究竟幹了甚麼？於我有甚麼好處？於他？昨天我還自負是不會沒有辦法的，——「哇！還能嘴硬不看輕自己麼？」

當我撲了個空，而且馬同志悄悄把他留下的字條遞給我時，我記得我還能够撐住，還夷然冷笑，但這樣舞臺上的姿勢，就能抵補我內心的徬徨失措，軟弱無能麼？我到底不是在做戲呀，要我在那時却還擺出習慣的做戲的表情來！那不是無聊？

隨後又是空襲警報來了。當時我確實沒有躲避。我不理會緊急警報，只坐在自己房裡發怔，——我所願一個重磅彈下來，將我化爲一道煙，不，連同我周圍的一切，都化爲一道煙，我彷彿是有一「決心」的，然而——不也有這樣一個念頭在我心上掠過麼：「未必有敵機來，而且一定不在此處投彈。」我的祈愿化爲一陣煙的「決心」，也還是一種不自覺的做戲的姿態！

我敢說我自己不是最沒出息的人麼？

平時自謂也還有點魄力承受最慘酷的遭遇，也還有點勇氣跟我所恨的人們鬥一番，而且也常設想翻不勝時，一齊燬滅；但今天如何呢？我等候掉下一個炸彈，但即使這樣做時，也還想炸彈不會掉在我面前！

一切都喪失了。連同我的自信，甚至連同我的憎恨。

——忽然想起：我今天就宛然像是在世最後半年中的母親了。

「我還是母親的女兒啊！哇，哇！」

## 二 十 一 日

如果昨天一天是在震雷駭電之下喪失了「我」之爲「我」，那麼，今天算是驚魂略定了。昨晚上那一場惡夢，似乎把我從頹喪與麻木中挽救出來了，真也作怪！

我夢見我和小昭在黃昏時分電燈又怠工的當兒，實行小昭那「幻想」！我還是原來的打扮，小昭却裝扮爲一個女的，我們雙雙攜手，混出那最後一道守衛線，——然而，在離開虎穴不到一箭之路，追捕者來了，……開槍射擊，我中了彈。痛醒來時，左脅還像有甚麼東西刺着。

倒好像這夢中的一彈。將我從頹喪麻木狀態中打醒了來。

我能够思索了，能够喜怒了，也能够冷靜地回憶了；——

昨天，上午十點鐘，我在進行最後一下努力以前，還和小昭見面；那時，把人家估量得太好的我，絲毫不會想到這一次我與小昭的會晤竟成永訣，（雖然這兩個字或許是過份一點，誰敢斷定不再有的第二個的「十一月十二日」突然而來，但大概是再難一見了，）我每句話都是寬慰他的。

可是小昭却不這麼「樂觀」。他似乎有先見，——或許他從我的句句「寬慰」得到反面的結論，以爲我已經知道「不可避免的結局」立即要來，除了空洞的「寬慰」，更無別話可說。但無論他怎樣猜想，他那時對我並無懷疑，這可以他的訣別式的囑咐來證明的。

他是了解我的：他說起我的優點和弱點，他勉勵我，暗示我「趁早自拔」。最後，他把兩個朋友托付我，要我把他的情形告訴他們。

剛聽了這兩個人的姓名，我茫然不解那到底是誰；然而，當小昭說明了如何可以找到這兩位時，我便恍然，——原來就是玉和萍呀！

現在我很懊悔爲甚麼我一聽到萍的名字就心理發生變化又給小昭氣噓呢！我真不應該，——特別是因爲小昭並不生氣，溫和地給我解釋。而也許因爲我畢竟太小氣，我們這次的會晤，在心心相印之中，還不免有些芥蒂；小昭此時尚仍健在，不知他恨我不？

後來我就去找陳胖，企圖進行我預先計劃好的「挽救」的方法。

我利用那些自以爲對我「有利」的關係，直接了當把舜英告訴我如何如何，鄧攤開在陳胖面前；我

處「捏造」了一句：舜英以爲「你陳秘書」一定能出力爲我排解這一度的困難。

「哈哈，這個麼？」陳胖假瘋假呆，答非所答，「隨便說着玩的。而且，這種關於兩口兒的事情，你自己最明白不過，怎麼——哈哈，來問我呢！」

我急了，只好捺住了性子，順着他那涎皮賴臉的惡相，裝出俏眉眼來：「你也來瞎說了，——好意思麼？人家在暗中擺佈我呢，你不幫個忙，倒也夾在裡頭給人家湊趣，——你想想，好意思麼？」

「啊呀，我——」陳胖忽然換了叫屈的口氣，「人家說你們如此這般，我又沒見，……哈哈，」他挨近來，湊在我耳朵邊，細聲說，「究竟是怎的？聽說你住的另是一間，可又——哈哈，你講給我聽聽如何，我也見識見識……」

「那都是他們瞎說！」我用勁按住了火性，勉強笑着回答。

然而陳胖把一手撫到我背上，氣促地細聲地還吐出一些跟他那口臭同樣惡濁的話語，我幾乎想打他幾下耳光，然而，爲了小昭，我不得不忍受他的侮辱。不，我還忍住一包眼淚，施展女人慣用的方法……我佯笑着，用不理會的姿勢，鼓勵他更進一步的撒野，……甚至當他胆敢從口沒遮攔到手沒遮攔時，我還取放任的態度。「再逼他一下，然後我乘其情急而要挾……」我正在這樣打算。

我故意把眼睛半閉，準備在最適當的時機，「拿他下來」。

不料這短命的傢伙，竟然討得了便宜之後，就想溜了，「我有事呢，回頭再談。」他驀地這樣說，拍拍身子就站了起來。

「別忙！到底怎樣？」我連忙一把抓住他，同時逼出一個笑臉來。

「哈哈，就是這樣不好麼？」根痴假呆之中還帶着不老實。

我竭力剋制心頭的憤怒與悲痛，「噯，你這人！別裝佯了，我的事，到底怎麼，你也不用怎樣費事，瞧機會給廓清一下空氣，不就得了麼？」我覺得自己的聲音有幾分顫抖了。

「咬咬，可是，我已經說過，沒有甚麼！」——不，據我看來，你是沒有甚麼不了的。舜英女士說的，——咬，你們女人，總是神經過敏。」

他那話裡的「你」字，像一支針刺在我心頭！言外之意，分明小昭是有點「不了」的。但是我還不肯失望，「求你一併設法罷，陳秘書，我永久記着你的好處！」我勉強抿着嘴笑，送過去一個眼波，——然而一滴眼淚却掉了下來。

「大概也不會有甚麼事……」他含糊說着，急急想擺脫。還有甚麼辦法，我全身的力量，都使完了。

那時候，我還沒料到變化已經發生，我把陳胖的態度認為不肯多事。甚至當我回去，在辦公室外邊被值日官叫住了的時候，我還在做夢。

值日官說，G在這裡，要我在辦公室候他。

我心裡有點不自在了，很想先進去看看小昭，但又覺得當此四面楚歌的時候，忍耐小心還是第一，可是我覺得人們都在偷偷朝我看。

等候了十多分鐘，還不見G來。我真是若芒刺在背。

又五六分鐘，來了，三角眼裡有一種異樣的兇光。劈頭一句話就是：「哦，同志，這幾天。你辛苦了！」於是冷笑一下，「今天起，你可以休息休息。沒有別的話了。你等候命令罷！」

我裝出早已了然的神氣，靜默地接受了這意外的打擊。

但人們的目光太可怕了，我急急退出辦公室。我無處可去。我應該問一下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然而我並不。

「即使這是犯法的，我也不管！」——我朝小昭的房走去，心裡這樣想。

可是推開了虛掩的房門時，我幾乎驚叫起來。甚麼都沒有了，一間空房！那時我斷定小昭已經遭

苦。我像釘住在地上，動不得。

當馬同志悄悄走近我跟前時，我又像發狂似的渾身一跳，幾乎直撲過去。我沒有認出是誰，只覺得是害我的東西來了，我要自衛。

「這是留給你的。」馬同志低聲說，遞過一個圍得很嚴的紙條來。

我幾乎睜了他半晌，這才似乎明白了他說的是甚麼；可又望着那紙條不敢拿。馬同志惘然笑了笑，手一動，我突然伸手把那張紙搶在手中。

幾個潦草字：「放心，不會連累你！」

唉——我鬆了一口氣，但是立刻又大大不滿足。我用一串的問題把馬同志包圍得手足失措。他不能逐一回答。實在那時我所問的，叫他怎樣回答呀！不過從他的無條理的話語中，我也看出了一些：他們是把小昭移到別處去了，眼前大致無生命之憂，可不知他們換甚麼方法治他……

回到自己房裡後，值日官又來通知我：雖然小昭是移走了，我却還得在這裡住幾天，「等候命令」！

我是受禁閉了罷？好呀！隨他們的便。然而後來又知道不算是禁閉，身體行動還有「自由」。

當時只有小昭遺下的字條上的幾個字填滿了我整個心。

「不會連累我？甚麼意思呢？表示他對我的一片心呢，還是暗示事情發展的性質？但那時我已經沒有思索的能力。我完全僵化了。」

今天溫習那時的經過，覺得陳胖雖然「居心不良，」可也暗示我將有怎樣的事情發生，可惜我當時未曾細心推敲。小昭呢，居然能够私下寫這麼幾個字給我，可見也還不是十分嚴重。要打聽得他的下落，也還有希望。問題倒是我自己。所謂「命令」者，究竟如何？

已經等候三十多小時了，還沒有見下來；老是這麼等着呢，還是？

我應當爭取主動，不能坐以待斃……  
我應當振作起來，還有未報的恩恩怨怨呢！

十一月二十五日

最近這四五天，自己也不知做了些甚麼。連日子都忘了，有時覺得那些事已經離得很遠，不把日記翻一下，簡直就有點模糊；但也有幾次彷彿我又走回到「過去」，當時的激越的情緒抓住了我，不讓鬆一口氣。

而且周圍的景色，也時時變動。而且是故意和我擰槓。

前天奉命搬出那「特區」，又回到我的老寓所；「奉命」之際，說老實話，當真有點高興，……相信我的「爭取主動」已經奏了膚功，我還沒有被踩在人們腳下，只有承受憐憫的份兒。然而此種「油然而」之感，一進自己的寓所，就消失了；二房東太太的癡肥使我厭惡，同院那位軍官的三夫人的嬌聲浪語更使我生氣，芭蕉綠得太慘，鼠子橫行更無忌憚，……夜半夢回，聽窗外風聲嗚嗚，便覺得萬感交集，此心何嘗有定向，此身何嘗有着落？

不錯，這幾天來，確實是做了一點我所謂「爭取主動」的工作。二十二那一天，我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要求給一個機會，讓我自己洗刷，並且——「報效」。明知道這次「小昭事件」之突然變化，是誰在背後搗鬼，我就來一個正面搗破，把一缸水攪渾了，那麼，幫我說話的人不就容易啓齒了麼？這計劃，是在「等候命令」的期間想了起來，經過直接間接的「努力」，和陳胖取得「聯系」，然後下手的，

關於「不能完成使命」，我願受處分，然而，「小蓉也要負些責任」，——我用了他們慣用的會血噴人的方法請他們「入彀」，——「爲甚麼他要在小昭面前一次兩次三次地破壞我的信用？爲甚麼

她要無中生有，說我同時有三四個男人，說我擔任這項工作可以拿到幾千元的獎金？難道她不知道如果小昭對我有懷疑，我這工作就不好進行？……」

「既然有這樣的情形，幹麼你不早來報告？」

「這也得怪我自己糊塗。」共只有七八天工夫，直到最後那天，我還夢在鼓裏。小昭那種捉摸不定的態度，冷言冷語的譏諷，我老覺得詫異，可是怎麼會料到是小蓉在背後折盡的緣故？後來的兩天內我猜透幾分了，但是，從小昭口裏漏出來的，我沒有調查明白，也不能冒冒失失就往上報呀！現在我知道，八天之內，小蓉就背着我去過四次，——差不多隔天一次；人家工作得有點頭緒了，她去一頓亂說，就前功盡棄！她即使和我個人有仇，也不該這樣不顧大局！」

「哦，照你這麼說，你竟是代人受過了？」R不耐煩地說，可是我卻看出我的辨解已經生效。

「我不敢推卸我的責任」，我趕快回答，「工作有缺點，我知道，可是，如果沒有小蓉的破壞，在主任正確指導之下，也許成績還要好。」我頓了一下，估量着形勢有好轉的希望，便又不暇思索，進一步道，「這幾天內，也不能說一無收獲。至少他的態度，比初來時馴良得多了。」

可是R把眼一瞪，焦躁地斥道，「胡說！他媽的馴良！有甚麼事實？」

「哦，嘿，也有。」我當真窘了，瞧不準我的真實意向。這些人物和顏悅色的當兒，未必是對你好，而反之，厲聲佛然的表情，也不一定對你惡，——我如果揣摩差了一點，那倒不是玩的。當下我鎮定心神，坦然答道，「事實上也有一點。那天陳秘書他們去和他談話，他的表示就不怎麼壞。」

「哼，——陳秘書回來怎麼說的？」他似乎在回憶，「哼，你說這是馴良麼？什麼馴良，那傢伙可實在狡猾！他招認了麼，你說！」

「可是，」我此時只有向前，不能反汗，「上次我也報告過，正面問他，不能有結果，須得慢慢

查出他的話來……」

R勃然作色，截斷了我的話，問道「你得到了麼？」

這當兒，我要是再整空話纏塞，一定禍生不測，但如果能够拿出一點「事實」來，也就立刻可以化凶爲吉！人急智生，我當下只顧自己眼前的危險，就從容答道，「報告：我已經得到了一點。我探得他在這……」

我把W和萍說了出來！

那時我竟做了這樣一件事，——不但害了W和萍，還負了小昭的托付，僅僅爲了想保全我自己。誰要判定我是居心這麼幹，那這冤枉太大了。可是，事到臨頭，我又沉不住氣，我犧牲了別人！

這不過是三天前的事，只有三天！然而三天內不斷的良心上的責備，其難受甚於三年。是不是我會變成失心狂呢？沒有勇氣想下去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

有時間來反省一下，總不會沒有好處。

人有各等各樣的人，我所見過的，似乎也不少：損人而利己的，是壞人；損己而利人的，當然是好人；但損人而又不利己的，那算甚麼呢？天下未必有存心只要損人而不求利己的，既要損人，當然爲求利己，如果結局弄到損人而又不利於己，那一定是他的做法不行；這些人便是天下一等的笨人！難道我竟是天下一等的笨人麼？

我想，我還不至於那樣笨。然而那天我告發了W和萍！

記得最後一次和小昭見面，我的心神非常不安寧，但他是冷靜的；他從我的臉色上猜到了我的心事，解釋他和萍的關係道，「你不要誤會。我是到了這裡才認識她的；當然是很好的朋友，但不還是



朋友。」

雖然他這麼說，可是萍的影子却遮蔽了我心頭的明淨；久已生根的嫉妬突然蓬勃發長，並且牽累到K，凝成一團，橫梗在胸內。並且我又說了完全由衷的話：「你不說，我也早已知道了。告訴你，她還是我的舊同學呢，我們常常見面的。她比我聰明，能幹，美貌，你愛她是對的。」

小昭似乎毫沒疑心到我這話裡帶些不大光明的意義，只苦笑了一下說道，「既然你們是老同學，老朋友，那更好了；我只請你告訴她：我祝福她前途幸福，光明，還有——」他用激情的眼光看着我，「你代表我謝謝她，我猜想她一定爲我這件事在各處奔走呢。」

那時我心裏亂糟糟的，不辨是甚麼味兒。但是小昭又問道，「從前我們分手的時候，我十分可惜你這樣一個人將要毀滅了前途，我認爲我那時不能幫助你走向光明和幸福，是我對不起你的地方，現在我們又要分手了，這次和從前的情形，完全不同，但我對你的希望還是那一個，我並且相信我所希望的，也正是你近年來常常感到苦悶的原因。明，我也祝福你前途一天天光明，幸福！你答應我；一定這樣做。」

這些話，今天我把她補記下來，準備時時溫習。人不能沒有愛，尤其不能沒有被真心愛過；即使使是身心最痛苦，生活最感得空虛的時候，一想到曾經有人這樣愛惜我，這樣始終把我當一個靈魂上還是乾乾淨淨的人來看待我，那還不是最大的安慰麼？誰能說我不幸福！

然而我不能不自白，這同時也給我痛苦。我還不配受這樣的愛惜；我出賣了K和萍，也欺騙了小昭！

如果小昭把我看作一個無可救藥的墮落到壞頂的女子，那我將毫無疾癩的說，——不了解我的人，我還對他客氣幹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昨晚晚上我在煩悶的顫籟中，叩心自問道：「儘管小昭說得那麼乾脆，萍和他的關係只是朋友，

可憐很久以前，五說到小昭被捕時在場有一個女子，這不是萍又是誰？她還自願和小昭一起入獄呢，這難道這也只是朋友關係？——時，惠明，惠明，別那麼疑心！小昭也不過哄你而已！」

那時倒覺得無牽無掛，豁然開悟。就好像八九年前母親在我臂上噙了氣的時候，我一陣無聲的熱淚過後，便心境平靜，決定第二天就出走，從此我和家庭更沒有一條韌帶作為聯繫。

但是這樣的「平靜」轉瞬便又變為空虛，覺得自己是在曠野，與孤鬼為侶，沒有一個「人」想念我，雖然我也可以不想念誰；但這樣的一生，究竟算甚麼呢？自己嘴硬說「不需要溫暖，寧願冰森」，可是眼淚却往肚子裡吞，這又何嘗是快樂呢？而且即使小昭對於萍的感情也不壞，但對於我究竟如何，這也有多年的事實，最近多天的事實，可以證明，難道這都是哄我？難道有這樣長期的有計劃的哄，難道我是不生眼睛的？

一個人有時間來反省一下，總不會沒有好處……我那天把五和萍說了出來，也還是為了保護小昭；我借他們兩位證明了小昭不是一「刁」得很多的。自然也證明了我不是毫無「成就」。這，表面似乎為自己，但此時來反省，也還不是為了小昭麼？如果他們再把小昭交給我，於小昭豈不好些？

不過五和萍要吃虧了，那是無疑問的。然而他們倆也得原諒我，決不是存心害他們，也非為我的自私，都是為了要救小昭……

我可以問心無愧。只是吉凶依然未定，我自己的「處分」怎樣且不必提，小昭的下落也不能判明，我損害了五和萍，然而我和小昭——未蒙其利！

這一個事實，像毒蛇一樣天天有幾次咬我的心，使我精神上不得安寧。

## 同 晚 再 記

等待着「不可知」的降臨，是痛苦的罷？然而有時間給你多想，總不會沒有好處。

十多天以前，我在五所服務的那個報館裏遇見了萍；那晚上爲甚麼我要到那個地方去呢？因爲從同事們的閒話中知道五「生了尾巴」。而且同被注意的，也有萍，——他們兩個常在一處。現在不知道他倆的「尾巴」斷了沒有？未必！

然則我之告發了他們，似乎也不算，……因爲他倆早已被列入「黑冊」。

是不是我在棺材上再加了釘，我甚麼能承認有那樣嚴重呢？

哦，對了，我沒有理由一點也不負責任，但也沒有理由負全部的責任。

我拉出已被注意的他們兩個來，爲小昭——爲我自己，（但也還是爲了小昭）留一退步，於他們不是絕對的不利，而於小昭却相對的有利，難道竟是十惡不可恕麼？

難道和小昭有那樣深密交情的他們倆，不應該在自己身上增加一點點的嚴重以減少小昭身上十分迫切的嚴重性？

如果他們說「不」，那我要罵他們是極端「自私」的人！

難道只有我——在他們看來有沒有靈魂的狗一樣的女人，倒應該負起全部的責任，爲他們的「親愛同志」小昭謀安全，謀自由？

事實上，我在這樣做，我也願意這樣做，可是既在這樣做的時候爲了事實上的「必要」而拉出了他們倆，也就應該原諒我的不得已的苦衷。

我有權這樣要求。我有理由說我那樣做，是正當的，沒有疚心。

這樣想的時候，心靈上感得輕鬆些了。

精神上的恬靜，對於我此時也是必要的；我還有事要做，——還有小昭須得我用心設計去保護，去將他從魔手中搶救出來，可不是？

我漸漸回復了心安理得的狀態了，可是好像有一個聲音却在問我：

可恨！很久以前，五說到小昭被捕時在場有一個女子，這不是萍又是誰？她還自願和小昭一起入獄呢，這難道也只是朋友關係？——哼，惠明，惠明，別那麼疑心！小昭也不過哄你而已！」

那時倒覺得無牽無累，豁然開悟。就好像八九年前母親在我臂上噓了氣的時候，我一陣無聲的熱淚過後，便心境平靜，決定第二天就出走，從此我和家庭更沒有一條韜帶作為聯系。

但是這樣的「平靜」轉瞬便又變為空虛，覺得自己是在曠野，與孤鬼為侶，沒有一個「人」想念我，雖然我也可以不想念誰；但這樣的一生，究竟算甚麼呢？自己嘴硬說「不需要溫暖，寧願冰森」，可是眼淚却往肚子裡吞，這又何嘗是快樂呢？而且即使小昭對於萍的感情也不壞，但對於我究竟如何，這也有多年的事實，最近多天的事實，可以證明，難道這都是哄我？難道有這樣長期的有計劃的哄，難道我是不生眼睛的？

一個人有時間來反省一下，總不會沒有好處……我那天把五和萍說了出來，也還是為了保護小昭；我借他們兩位證明了小昭不是一「刁」得很的。自然也證明了我不是毫無「成就」。這，表面似乎為自己，但此時來反省，也還不是為了小昭麼？如果他們再把小昭交給我，於小昭豈不好些？

不過五和萍要吃虧了，那是無疑問的。然而他們倆也得原諒我，決不是存心害他們，也非為我的自私，都是為了要救小昭……

我可以問心無愧。只是吉凶依然未定，我自己的「處分」怎樣且不必提，小昭的下落也不能判明，我損害了五和萍，然而我和小昭——未蒙其利！

這一個事實，像毒蛇一樣天天有幾次咬我的心，使我精神上不得安寧。

## 同 晚 再 記

等待着「不可知」的降臨，是痛苦的罷。然而有時間給你多想，總不會沒有好處。

十多天以前，我在五所服務的那個報館裏遇見了萍；那晚上爲甚麼我要到那個地方去呢？因爲從同事們的閒話中知道「生了尾巴」。而且同被注意的，也有萍，——他們兩個常在一處。現在不知道他倆的「尾巴」斷了沒有？未必！

然則我之告發了他們，似乎也不算，……因爲他倆早已被列入「黑冊」。

是不是我在棺材上再加了釘，我甚麼能承認有那樣嚴重呢？

哦，對了，我沒有理由一點也不負責任，但也沒有理由負全部的責任。

我拉出已被注意的他們兩個來，爲小昭——爲我自己，（但也還是爲了小昭）留一退步，於他們不是絕對的不利，而於小昭却相對的有利，難道竟是十惡不可怨麼？

難道和小昭有那樣深密交情的他們倆，不應該在自己身上增加一點點的嚴重以減少小昭身上十分迫切的嚴重性？

如果他們說「不」，那我要罵他們是極端「自私」的人！

難道只有我——在他們看來有沒有靈魂的狗一樣的女人，倒應該負起全部的責任，爲他們的「親愛同志」小昭謀安全，謀自由？

事實上，我在這樣做，我也願意這樣做，可是既在這樣做的時候爲了事實上的「必要」而拉出了他們倆，也就應該原諒我的不得已的苦衷。

我有權這樣要求。我有理由說我那樣做，是正當的，沒有疚心。

這樣想的時候，心靈上感得輕鬆些了。

精神上的恬靜，對於我此時也是必要的；我還有事要做，——還有小昭須得我用設計去保護，去將他從魔手中搶救出來，可不是？

我漸漸回復了心安理得的狀態了，可是好像有一個聲音却在問我：

「你自己的命運還沒定呢？你自身難保，那裏還能顧到別人？」

我聽到了冷冷的諷刺的聲。楞了一下，這才明白笑的原來是我自己。故意再笑一聲，這回却彷彿覺得又一個聲音從心裏爬出來，悄悄對我說道，「所以，首先得把你自己的腳跟站穩！你不會沒有辦法，有許多條件可以供你利用，——只要你決心去利用。得啦，風向已定，只看「氣壓」會不會中途變化……」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個浪頭，又把我這「生活的小船」打偏了方向。前途是一個大漩渦。我這「小船」將在那漩渦邊上奮力掙扎，如果擺脫不開那迴旋的狂流，那我只有滴溜溜地轉着，以至暈眩，以至沉沒。

事情是昨天發生的——

十時幾十分發出空襲警報，一時許方才解除，整個上午一點東西也沒有進肚子，又在洞裏悶了那麼多的工夫，我難受極了，兩眼乾澀，口也懶得開。誰知道剛歇一歇，一道傳喚我的命令，早又當頭壓下來了。

我像一架機器似的站在那裡聽完了R的訓示，機械地應了幾聲「是」，直到E用「這一次，你得好好兒做出一點成績來」攆我走，這才惘然退下。R的話，字字記得，但那時我的腦膜十足是一張無生命的紙，能够印下了字跡，已算牠克盡厥職。

在外邊走廊中和小蓉交臂而過，我實在不會留意，她是向我打了一個招呼的，也是直到她在我腦後大聲指桑罵槐說我「好大的架子，不知仗了誰的勢，」這才像受了一針，我有點清醒起來。

頭腦作痛，肚子却不覺得餓了，剛才印在腦膜上的字，此時像在慢慢蠕動，閃射出應有的意義來。宛如大夢初醒，我這才分明記起，我是用了無條件的一串的「是，是，」接受那「不近人情」的命

令的。

我憑什麼敢不「是，是」呢？而且，「是，是」了下來再說，也是當然的公式。不過我不應該像木鷄似的本能地只應了「是，」——幹麼那時我這樣不中用？從前不是如此的！

要我去偵察K和萍了，——哼，這是誰出的主意？

爲了想挽救小昭事態的惡化，爲了想挽救我在他們眼裡的「信用」，我告發了K和萍；現在却不料他們就把偵察K和萍的工作交給我，這真是見鬼？算是「信用」我呢？還是將計就計，試探我？而且，不是早已有有人在偵察他們倆麼？何以又派上了我？等候了兩天，却等得了這樣叫人萬分惶惑的新工作！咄，我要知道這是誰在那裡出主意？

而且，還具體地命令我用戀愛方式去把K迷醉了誘上鉤呢！我們女的，不是人，只是香餌，這原是他們的作風，但何以不派別人，偏偏派上了我呢？如果他們已經窺破了我和小昭和K的行藏，那麼，這一個指派就是宣佈我死刑的前奏。即使不然，這一個指派也是太不把人當人了，剛叫我做了一個「美人局」的主角，緊接着又是一局也要我去，……媽的，到底是誰想出了這樣惡毒而無恥的詭計！別的且不說，怎樣辦却是當前一個實際問題。難道我就讓他們將我這一點點最後留存的「人之所爲人」的東西也都剝奪了，墮落到牛頭馬面的那一夥去？現在方始明白，我把K和萍也拉了出來，是莫大的失計；我以爲這麼一來，我計得售，却不道是放火自燒了身。如果我是實在沒有靈魂的人，一五一十遵照他們的指示去幹，像一匹獵狗似的，搏噬得目的物，趕快啣回去貢獻給主人，那自然問題是簡單的；但是天呀，我還有靈魂，我的良心還沒死盡，我也還有羞恥之心，我怎麼能做了香餌去勾引小昭的朋友？一定不能。我自己不許！

昨天爲甚麼我要逃警報？今後我一定不逃了，一秒鐘工夫解決了一切，豈不痛快乾淨！這一個念頭，今天支配了我一個早晨。但是另有個「我」却時時閃出來譏笑道：「既然準備一死，也得像狼似

的，咬了人再死，咬住了不放，直到呼出最後一口氣。死要不賠本！」

我的「生活的小船」雖然被罡風吹近了一個大漩渦，但是我還不能束手待斃，我得用盡力量，不被那廻旋的黑水吞噬；儘管惡勢力是那麼大而我是單槍匹馬，然而也未必永久是單槍匹馬，——他們不是派我去偵察區和萍麼？鬼使神差，誰敢說這裡沒有我的一條路？

十一月三十日

費了一天半的工夫方才把K找到。他正在兩路口那邊上坡去，對面相逢，我就一把拉住他。

「真是僥倖，今天可給我碰到了。」我一點也不掩飾我的高興。

他掏出手帕來擦一把臉，這才說：「好久不見，你瘦了，——至少也是憔悴些了。沒有生過病麼，天氣太壞，很多人重傷風。」

「沒有生病，只是心境不大好，」我拿定主意，要對他坦白，「你幾時離開了那報館的？找你兩次都撲空，那號房的話，也叫人摸不着頭緒。」

「哦——」他第二次用手帕擦臉，好久，這才露出臉來說，「還是在那邊工作呵。不過，——近來身體不好，請了一個時期的假。」

「我給你留了字條兒，請你到我家裡去談，……」

「那沒有看到。」他趕快接口說，第三次用手帕擦臉了。這一次，我方才感到他這頻頻擦臉，並非必要，頗有點蹊蹺；——他是借此來掩飾他那不很自然的神色的，他對我顯然有些那個。

「前天和昨天，我都到C—S協會去了來的，都沒有你的影子，要是今天再碰不到你，我就要疑心你是失蹤了。」

「那裡會……」他笑了笑，挪開脚步，仍舊上坡；看見我也跟着上去，他就問道，「不是你留下



去麼？這坡，——哎！」

「我陪你走走。有點事情要告訴你。」我依然用坦白來回答他的躲躲閃閃。他點了一下頭，站住了，却又慢慢地走，臉朝前面，那矜持的態度又是顯然的。我全不理會，只照我心裡所想的說道，「前些日子你那被捕的朋友，我已經找到了，一見面這才知道他不是別人，却是我的——」

「他有沒有危險？」K插口說，站住了。

「現在不知道。大概是沒有的罷。」

K失望地嘆了一聲，又向前走了。

「過去的八九天，我差不多天天和他見面，天天在一塊兒，他提起了你和萍，要我代他向你們致意，感謝你們，祝願你們前途光明，希望你們。……」

「可是」，K又一次打斷了我的話，「剛才你說他有沒有危險，還不知道，現在你又說天天和他在一塊兒；既然天天見到，怎麼又不知道他有沒有危險？」說着他就站住了，兩眼盯住了我的面孔。

「我看見近旁有人，拉了他仍往前走，一面低聲答道：『不要急呀，聽我說：後來事情又有了變化。他被移到別處去了，——換了個監禁的地方了，吉凶如何，我還沒打聽到。不過猜想到，大概是沒有危險的。』」

「換了地方以後，你就沒見過他？」

「怎麼說得上見面呢，此刻他在甚麼地方我還沒有知道。」

K突然止步，似信非信地望了我一眼，就大步向前走，一口氣跑完一段較為峻陡的坡路，在可以俯瞰嘉陵江的一塊平坦地方站住。

這一帶，本來很幽靜；只有幾個外交官和要人的公館，行人也很少。我覺得這裡倒是可以談話的地點，然而天公不作美，陰雲四佈，寒風料峭，很像要下雨。

「這兩天我到處找你，K，」我站在他斜對面，凝神靜氣地說，「是要把他的情形詳細告訴你。這也是他要我這樣做的。」

K點了點頭，却又問道，「他在裡邊，居然也有相當自由？你們可以找他，也可以隨便談話？不是對他特別客氣？」

「當然他們是有作用的！不過能够和他天天見面，常在一處的，只有我一個。他們指定我做這件事。這倒給我們一個好機會。」

「哦——原來是……這樣的！」

「他沒有罪狀。他在裏邊，也沒有承認甚麼。如果有個地位的人保他一下，有八分的希望可以出來。K，你能不能替他找一個保？」

K默然不答，望了我一眼，却又低頭遙望嘉陵江裡的幾片風帆，顯然他對我的話都抱了「姑妄聽之」的態度，而且說不定還懷疑我是來試探他呢。這也不能怪他，責任應該由我負。

「也許你覺得我那些話都和我的身份不相稱，但是，一個人的境遇要是複雜的話，他的心也是複雜的，K記得你說過，你有一個會共患難的好朋友，他有過一個愛人，後來分離了，你的朋友對你講起他那愛人的時候，並不恨她，倒還是念念不忘的。K，你這好朋友現在怎樣了，當然你心下明白，可是你知不知道那女的是誰？」

K擡頭瞥了我一眼，遲疑的說道，「難道——你——」

我趕快接口道，「不錯，我就是那女的！我和他——小昭，這回又遇到了，可是那情形却也是够殘酷的：他是犯人，我是看守。然而也是够悽慘的：他身體雖失了自由，可還有你們這許多知心的朋友，而我呢，我一無所有，我只有恥辱，只有疾病！K，要是你做了我，天天伺候虎狼，應付狐鬼，却忽然有一個曾經愛你而且現在還沒忘記你的人，落在你懷裡，那你會怎樣辦呢？你要是懂得了這心

情，你還覺得我剛才那些話到底稱我的所謂身份，是相稱呢，還是不相稱？」

最初，K還裝出不大感興趣的樣子，但實在，（我敢斷言）他對我說的每一個字都在咀嚼辨味，後來，他的兩道眉毛微微皺緊了，眼光閃閃不定，帶些躁急的口吻問道，「那麼，你現在打的是甚麼主意？」

「主意？哦，你問我的主意？可是，我們先不要轉彎抹角說話兒，好不好？」

K笑了笑：「那麼，請你開頭。……」

「你這態度就不對！」我有點生氣了，「該我說的話，都已經說過了，現在我們應當商量一些實際問題，一些具體的辦法」。

「那一些實際問題？」

「你別裝佯，行不行呢？」

「你不要急呀，對不起。……討厭，下雨了。」K伸手在臉上抹一把，又仰臉試一試到底有沒有雨，「你別多心。可是我實在還沒有弄明白……」

「還沒弄明白我是真心呢是假意，——對不對？」

「哦！你真是……」K有點忸怩了，「問題不在這裡。」

「明明在這裡！」我覺得我的聲音也有點變了。我抑制不住我那股激情，「不過，K，有一句話問你：我和他的關係，跟他的比較起來，那一邊深呢那一邊淺些？」

K惘然笑着搖頭。

「可又來了，你不回答；好罷，我代你說。他是直到最後才把你告訴了我的。甚麼道理，這可不用我說了，你心裡自然明白。可是我現在倒替小昭灰心。夙家咬緊牙關挺受刑罰，半個字也沒哼，人家認準了他從前的愛人還沒墮落到不像一個人，巴巴的盼望他們通力合作，——然而，站在我面前的

，是你，一半天，還是藏頭露尾，半癡半聾，吞吞吐吐！生怕擔這慶半星兒風險，就拖累你一輩子！你們還是同志呢，媽的，乾着急，巴巴兒找你的，倒只有我！」

「算了，算了；請你原諒。」K心神不甯地朝四下裡望了一眼，「糟糕！這雨保不定會下大！你不要多心，總怪我的脾氣生就太那個，——可不是，我們也不是初次見面，我一向就是這個慢性兒。不過，今天我們還是揀要緊的先說，你看這件事該怎麼想個辦法？」

這時候，雨點變粗變密了；要是再站下去，那邊的警察就要注意我們，——且不說我們也受不了。」辦法，——所以我來替你商量呀，——我們急步下坡的時候，我這麼說，「他，在這裡有——甚麼社會關係，你是知道的，我可——不知道呵！」

K只顧走，不說話。雨變成密濛濛的細絲了，幸而我們也到了大街上。在一家舖子前站住，K轉臉對我說，「上那裡去呢？」

「隨你的便。」我心裡却在尋思，左近可有沒有適當的地方。

「我還有點事情，」K沉吟了一會兒說，「剛才談的，此刻也無從三言兩語就下結論。回頭再說罷。不過，沒有他的一個確實消息，總怕不行罷。」

「那自然。這是我的事。明天——在什麼地方會面呢？」我見他躊躇，就又接口說，「到我住的地方來罷，——怎麼？我的住址早就留給你了，你到報館裡去找罷！」

看着他向上清寺那邊去了，我好像還有甚麼事必須對他說，但一時間又無論如何想不起來了，癡癡地站了好一會兒，順腳跨上輛人力車，我決定先到舜英那裡刺探一下。

十二月三日

糟糕，三面碰壁，一事無成！這感覺，近數日內一天一天加深。「儘管做粉紅色的臉，但陰影從

四面八方合圍，饒你，再強些，也不能不向現實低頭！——每逢碰了釘子，便覺得有冷冷的尖音在我耳邊這樣嘮叨。於是毛骨聳然，起立四顧，看見自己的影子就像匹惡獸，窺伺着等待攫噬的機會。

一切都像約好了似的，不許我走光明的路！爲什麼？

——「因爲你有一段不名譽的過去，染滿了罪惡的血的過去啊！」那冷冷的聲音又在我的耳邊嘯了。

但是過去的就不能過去了麼？難道過去的黑影就永遠不能消逝，永遠要在我的生命之路投上一片陰暗麼？

——「而且因爲現在還是——哈哈，你只要瞧瞧你的證章！」那冷冷的聲音變爲碌碌的怪笑，像一隻貓頭鷹在打瞌睡。

我低了頭，下意識地從內衣的大襟上掏出那證章來，翻弄着，恨不得一口吞了牠。……

但是這一片東西，當真就能把人隔開，怎麼也取不到諒解麼？

如果人們是這樣只看形式，只看表面的，至少K是不應該如此的罷？

在第二次（前天）又會見他時，難道我的態度不够誠懇麼？難道我還有甚麼惹他們懷疑的地方麼？

沒有，絕對沒有，除了沒法挖出心來給他們看，我那裡有半點隱藏！

可是K，他的眼光，他的笑貌，他的聲音，全不對啊！比第一次虛偽得多了！說話呢，老是碰不到頭；我着急的是想辦法：找人，找保。但是他們一次，兩次，三次的躲閃；他們簡直毫無誠意。似乎因爲我的話愈多，便引起了他們更多的懷疑。這有甚麼辦法！

而且K爲甚麼要帶了海來？她顯然對我有惡意。她像審問犯人似的一句追着一句查問我和小昭相處的八天之內一切詳細的情形。她憑甚麼權力來查問我和小昭的事？即使她是小昭的愛人，也管不了

我，何況她還不是！然而我還是讓着她。談正事要緊，犯不着和她鬧嘴呵！

最後，在我莊嚴的表示之下，萍忽然說道，「究竟他在甚麼地方？有沒有危險？請你坦白告訴我。否則，別的話全是多餘的！」

萍這麼一說，K連連點頭；兩個人的眼光都射在我臉上。

我跟他們解釋，關於小昭的下落，我比他們更着急呢，可是四處探聽，還沒頭緒；這是性急不來的。我還約略說了說如何探聽的方法。

可是，嘿！他們兩個相視而笑！這難道不是對於我的侮辱？不過我也忍下去了。他們心眼兒多，我何必跟他們鬪橫！

事實上，那天和K分手以後，我冒雨到舜英那裡去，還不是爲了這件事麼？舜英答應我的，也只是一句空話：「碰機會就代你打聽罷。」我知道舜英他們所謂「機會」是甚麼意思，也不便多問。但是她又說，「昨天我還和松生談起你近來的境遇，我們都覺得你犯不着。趁早另打主意，多麼好！何必擠在這裡找麻煩，受冷眼哪！」她還沒放棄那引誘我到上海去的鬼計，我甚至也利用她這心理，表示了只要把小昭弄出來，我們就可以同去。……

然而這些複雜曲折的情節，當然沒有告訴K和萍的必要；即使告訴了，也於事無濟。也許反要引起他們更多的猜疑。

「人還沒個下落，一切都無從談起！」萍瞥了K一眼，面孔朝着我這邊說，「不過，你和他相處有八天之久，據你說又沒有甚麼人在那裡監視，可也奇怪，他竟連字條也不給我們一個。要是他的打算真像你所說的，那他至少要寫幾個字交給你帶給我們。……他會這樣疏忽麼？太不可解了——」

「可不是！」K也接口幫腔，「事實上不是沒有法子寫個字條的！」

這裏的弦外之音，只有傻子這才聽不出來。我又氣又急，但也懶得跟他們多囉嗦，只笑了笑，隱

隱諷示他們道，「如果有甚麼不可靠的話，親筆字條也不能保證；萍，別那麼天真！」

他們兩個互相看了一眼，暫時不作聲。我接着又說道，「如果我脫離了現在的環境，那自然，情形就單純了，你們的顧慮也可以減少些了，但是試問，對於小昭這件事，有甚麼幫助？你們是不是只盼望他去成仁？」

「話是不錯的，」丑連忙接口說。「但情形太複雜。——一定要保全他，這一點我們是相同的，所以我們須要共同商量。你怪我們性急，其實你自己也犯了性急的毛病。現在我們還是來分工……」

一場「接洽」，毫無結果，當時我真有點灰心。然而還不是灰心兩字可以曲盡我的心情。他們以我爲何如人，而且互的態度忽變，誰敢說不是受了萍的影響。萍爲甚麼對於我有偏見？一句話：她以不光明的心腸來猜度別人！

如果事情弄糟了，我一定不放過她。如果有一天再看見小昭，我一定要對他說：「你的兩個好朋友幾乎送了你的命！」

十二月四日

爲的今天要報告工作，昨夜沒有睡好。亂糟糟的一顆心，簡直沒法安放。拿甚麼去報告，還不成問題；反正騰雲駕霧，滿口胡柴，也就擔塞了一遭。但「宗旨」不能不定，我轉輾了半夜，委決不下。

今天在最後五分鐘，決定還是要「掩護」他們倆；雖然他們是那樣對我不誠懇，不坦白。看了我的所謂「報告」以後，又有這樣一番的問答：

「照你說來，跟他們來往的人也就不多？」

「除了他們職業關係上的同事，還沒發見別的行跡可疑的人。」

「據報告，那個男的是負責某一段的組織任務的，怎麼你關於這一點，完全沒有提到？你沒有表示你要加入他們的組織麼？」

「這一點，我還沒有偵查明白。」

「男的和女的是甚麼關係？總不會是單純的朋友？」

「大概不過友誼關係，……」

「你能够斷定麼？」

「能够，因為我發見那女的原來是舊同學。」

「哦——那你一定明白她從前的歷史了？」

「明白一點，中學時代思想不正確，很左傾。後來好久不見她。大概也教過書在北方住過一個時期。」

「現在她有沒有組織關係？」

「也還沒有查明白，不過思想是跟從前一樣的。」

「你應該，知道你的職務不輕，那男的是負重要祕密工作的呢！」

「哦——」想了一想，我終於毅然說，「按照我這幾天的觀察，說他是怎樣重要的角色似乎有點誇張，從各方面看，他不配。……」

「可是你不能大意，你得照原定的訓示去趕快進行……」

這一串的問題，沒有甚麼特別之處，但是他們不但另有報告，而且又說K是一個負有祕密重要任務的人物，這就增加了我的困難了。

今天雖然給他「掩護」了一次，以後還不知怎樣。

然而我的苦心，K和萍是不領情的；結果是他們自己吃虧罷了。而我也難免倒黴，陰影從四面八



方越這越近了，我相信我的感覺力並不壞……

十一月十日

陳胖和C，近來已至「短兵相接」。此為意料中事，然而亦有意外者在，那天在舜英家裏，聽見那神秘的耳房內有一個人的聲音好像是那位何參議，但是另外一個笑聲宛然是陳胖。我和舜英談了幾句不相干的話，忽然女僕來請我到客廳去。我當時就覺得奇怪。向來他們進行那些「買賣」，表面上是避開我的，而我亦伴為不知，此次何以找上來了呵？我對舜英瞥了一眼，舜英却笑了笑，附身說道：「恐怕是你那人的消息，有了一點了。」

何參議也著，已經走了，松生也不在，耳房內只有陳胖，橫在烟榻上玩弄那支血牙老槍。哈哈笑着站了起來，陳胖慫慫讓坐，又滿口客套，我心裡納悶，想道，「這作風有點古怪，但凡他們一般人拿出這樣嘴臉來的時候，每每就有不妙的事跟在後邊，難道小昭有了不測麼？」

我滿心忐忑，猝然問道，「他沒有甚麼大問題罷！」

「那裡會沒有，」陳胖正容說，「他那樣的人，無風也還起浪……」

「不過，」我搶口說，「我想來不會的；那是人家冤枉了他。」

陳胖驚訝地看我一眼，忽然高聲笑了起來，但又突然莊容說，「好心待人，就要吃虧。眼前你就有飛來橫禍……」

我這時但覺眼前的東西都失却了原來的模樣，一邊心裡想道，「他答應了我的甚麼決不連累我，看來也只是一句空話，」一邊却又不禁歎口氣說，「到底拖到我了！陳秘書，請你依實告訴我，現在他這人在那裡？活的，還是死的？」

「在那裡？」陳胖兩隻眼睜得銅鈴似的，「你問的是誰呀？」

「可是你——」這時候我真真弄昏了，「不是他還有誰？」

陳胖怔了一下，可又驀地揚眉縮頸吐舌大笑起來，「你想到那兒去了？真是多情！不過我說的他，却是那歪臉三角眼的傢伙。」

這才知道不是譚小昭，我心裡一塊石就鬆下去了，也忍不住失笑道，「不管你說的是誰，我倒正要找你問問他的消息可有了沒有？」

「呀，舜英沒有告訴你麼？他眼前是好好的，吃，住，都還不差，就是沒有個漂亮的小姐陪伴他。你放心就是了。」

「可是能不能見他呢？到底關在那裡？」

「這個，今天却還不能告訴你……而且，你要見他，於他也沒有好處。」

陳胖說這話時，態度確是誠懇，我幽幽地吁了一口氣，不能不暫時耐煩，但心裡却在打算如何探出小昭的所在，看樣子，陳胖一定知道的。

「總而言之，關於你那人兒，你放心好了，」陳胖又鄭重說，「眼前倒是你自己，發生一點問題。今天我得了個訊，三角眼要下你的手！」

字字聽得分明，我就像見了蛇蝎似的，從心底泛起了憎惡，但並不怎樣恐懼；我泰然答道，「又要下我的手麼？我在這裡恭候。反正他這也不是第一次了，隨便他使出怎樣的一手。」

「不要大意罷。吃眼前虧是不上算的。」

「可是，陳祕書，只有千年做賊，沒有千年防賊，我要不大意，又怎樣呢？他那一套鬼計，我知道一點；然而也無從預防，隨他去！」

「哦，那也罷了，」陳胖笑了笑說，却又接一句道，「只是今回他那一手，也許特別厲害些。」我也笑了笑，不作答；我料定陳胖忽然對我這麼關切，其中必有原故。我且以逸待勞，看他怎樣

。這當兒，舜英却也進來了。她似乎早已知道我們所談何事，看見我那不很在意的神氣，就勸我道，「聽說他們已經弄到了甚麼證據，十分嚴重，所以你還是小心爲是。」

大概是又要勸我到上海去了，——我見舜英也來幫腔，心裡就這樣想；然而未及開口，那邊陳胖却又說明道：「不是派你去偵察一男一女麼？現在你的罪狀就是陽奉陰違。」

「哼，原來是這個，——難道我沒有遵照命令去做麼？還只有不多幾天呢，可是我也已經進行得相當緊張。每次都有報告，怎麼說是陰違？」

「有人看見你和那一男一女，」陳胖微笑着看了我一眼，「甚至聽見了你們說甚麼話，——你的嫌疑重得很呢！」

「誰在那裡看見我和他們？」——我表面上雖還泰然自若，心裡却感得急了，「是不是小蓉？她聽說！她怎麼能夠聽到我們的話？」

「倒不是她。聽到的話是真是假，都不相干；可是，我且問你一句：你有沒有對他們兩個說起你那個小昭？」那女的把你這話告訴另一人，却不知道這人最近已經讓這邊收買過來了。就是這一點事情。現在落在C的手裡，當然他認爲是再好也沒有的材料。」

「哦——」我苦笑着，再也說不下去了；萍的滿含敵意的面孔在我眼前閃了一下。我不解她爲甚麼要致我於死地？我礙了她什麼？

「剛才你還沒來的時候，我們就商量過。」舜英拉住了我的手說，「咱們全是自己人，打開天窗說亮話：C那傢伙，自己不摸一下屁股，也來屢次三番找人家的舍兒，妹妹，不怕他多麼厲害，他的把柄在我們手裡的，多着呢！先搞他一下，材料我這裡有！」

我的眼光沒有離開過舜英的面孔，她所說的這一番話，我好像不以耳聽，而以目視；然而在我心裏顛來倒去的，却只有一個萍。我那時竟然不會感到C的陰險狠毒，只有一個問句抓住了我的神經：

萍這是甚麼用意？

似乎C之要對我下手，乃是理之當然，而萍之由妬而疑我，恨我，乃至害我，却萬不可恕；我那時簡直斷定了萍是存心害我！

我把手帕角放在齒尖上咬着，始終不作聲。

「別人去搞他，沒有你那麼有力，」陳胖擺出從來少見的正經面孔低聲說，「我們還替你準備下一個證人，自然也還佈置好給你接應，萬一事情不順手，也還預先替你打算好退路，一切都可以保險，出不了毛病。」

這些話，我也一字字聽清，但依然覺得好像不是對我說的。跟我的心靈上迫切的要求不生關係。「你不用再躊躇了，」舜英挽着我的肩膀說，「怎麼你今天沒有決斷了呀？陳秘書說得那麼切實，難道你還不能相信？」即使打蛇不死，也不用怕他反咬一口；大不了到我家裏來住幾天，怕什麼！」

「嗯，那麼，」我勉強定了定神，趕走心頭的萍，「怎麼進行呢，我還一點頭緒都沒有呀……」

「這是小事情，」陳胖接口說，笑嘻嘻摸出一張紙來，塞在我手裡。

將這紙看到一半的時候，我在心裡對自己說道，「媽的，分贓不均，對方要下手了，所以這邊想爭取主動！好罷，他們利用我，我也就利用一下他們，反正C這傢伙，我也不能饒他。」

雖然我始終不能寬恕萍的行爲，但是我也看出陳胖他們慫恿我去做這件「冒險的事業」，很有消解了萍所加於我的危害的可能。我的注意漸漸集中了，於是開始和陳胖舜英二人詳加討論……

十二月十二日

一切按照預定計劃進行，所謂「証人」者，也由松生派人來帶我到一個地方見過面了，告發C的密是也送上去，已經過了十八小時。却尙無反應。我有點心神不定，然而我也有自己的打算；必要

時我就一網打盡，兩邊全不是好東西！

這兩天，我簡直把本分的工作放在腦後；——沒有必要再去找五和萍了，可不是？而且，我相信如果見了他倆，保不定我要失却自制，那時候，要是給「八」看見了，我又有甚麼好處。

本來我決心要掩護他們，誰知他們這樣糊塗！

萍簡直是可恨！無論從那一點說，她把我對他們所說的關於小昭的消息告訴了別人，是不可理解的舉動；何況她又碰到了一個「叛徒」！

昨天我還動了這樣一個念頭：應該警告他們在意身邊的人。現在已不作此想。何苦呢，反倒惹起他們對我的疑心。

陳胖答應今天可以弄一張小昭的親筆字條給我。可是幹麼到此時毫無影蹤。我倘能見他一面，一定要對他說，「萍是個混蛋；幾乎送了你的命！醋意迷糊了她的眼睛，她不認識人！」

## 十 三 日

兩個紅球掛上了，人們都進洞。但是我進去幹麼？生死於我如煙塵！肥豬也似的房東太太還在那裡嚷，要不是她這「好意」，我再多睡一回，多麼好呢！昨夜我回來時，已經有三點鐘。

昨夜大約是九點多吧，我正打算睡覺，忽然陳胖派人送來一個字條。「大概是小昭的」，我拆封的時候，滿心希望，但是一看；歪歪斜斜的七個字：「起風了，沉着機警！」咄，這也用得到你來叮嚀！

但是當我脫去了旗袍，正覺得我的腰肢近來又瘦了些，心緒悵悵的當兒，果然風來了。門上拳擻地叩了兩三聲。我慌忙披上大衣，心有點跳。原來是傳呼我的命令。居然等不及明天。這「風」好勁！到了目的地！又是一個意外，負責和我「談話」的，却是個面生的人。

微微笑着，神氣是非常和藹；眼光也並不嚇人；但是我知道這一切的背后未必是「可親」的；不然，陳胖也不會巴巴地通知我：沉着機警！

客氣地叫我坐了，先問些不相干的事，——家鄉是那裡，從前進過甚麼學校等等。似乎陳胖那字條有點作用，我沉着得很。

忽然，萍的名兒從他口裡說出來了，並且還誇獎她，彷彿待之以「同志」之禮，末後便問道，「你們是老同學罷，你一定明白他的爲人？」

「也不甚知道得清楚。原因是……」

「你的老同學在這裡的，大概不在少數罷？」他打斷了我的話。

「並不多，」我回答，但突然靈機一動，就又說道，「不久以前，新從上海來了一位，是從前K省省委的太太，現在……」

他笑了笑，又打斷我的話道，「我也認識他們夫婦倆，有一位姓徐的，也是他們的熟朋友，想來你也在他們家裡見過？」

「哦——」我怔了一下，感到這話有分量，但一時又摸不清頭路，只覺得否認比承認妥當，就趕忙毅然答道，「那倒不會見過？」

「當真不會麼？」他神祕地笑了笑，「那麼，還有一個，矮矮的，胖胖的，南方口音，也姓徐，你一定見過。」

我把不住心有點跳了，情知道決不是不相干的閒話；但依然抱定了否認主義，也笑着答道，「當真也沒有，不記得有姓徐的。」

突然地他把臉放下了，不過口音還是照舊和平，看住了我的面孔說道，「你要說老實話呀！現在有人說你很會弄點把戲，工作不忠實，不過我是不大相信這種話的，你還能幹，從前成績也還好！」

他頓住了，手摸下巴，似乎特意給我一個自辯的機會。

但是我不作聲，只笑了笑。

「誰介紹你和那姓王的認識起來的？」他說得很快，顯然是要試探我一下，幸而我早有了準備，一聽到姓王，就知道是指那所謂「證人」，我立刻答道，「沒有誰介紹。早就認識他了。」

於是「談話」轉到本題了。他把我告發C的各點，或前或後，或正或反，提出許多詢問。最後，實在因為並沒破綻，他表示了滿意的說，「我們忠於黨國，應該提高警覺性，你做得很對。」

當我起身告退的時候，他忽然又叫住了我，微笑說，「你那老同學莽，到底怎樣？有人說他是反動份子，可是另一個報告說她不壞，還有那個K，也是同樣情形。你看來究竟是怎的？」

我怔了一下，然而怎麼能够相信這不是反話呢？人家正在說我和他們勾結，難道我還自投圈套，給他們一個憑據？我不能不自衛了！

「照我看來，這兩個都是形跡可疑！」

「那麼，說他們還好的倒是很成問題了！」

「這個，我不敢說，不過他們兩個實在可疑之處太多！」

「哦——」他似信不信地側頭想了一想，又笑着說，「上一次你對K報告，關於K的部分是怎樣說的？」

我竭力鎮住了心跳，斷然答道，「那時我還沒找到K的嚴重證據，但後來我就發見他的確負有重要的組織任務，而且莽——」

「莽怎樣？」他的眼光閃閃地射住了我。

「莽是他的愛人！」我橫了心說，却覺得一雙腿在那裡發抖。

他微笑地看了我半晌，然後異常客氣說，「你的報告是有價值的。你累了罷？你可以回去了。」

我失魂似的走到馬路上，不辨方向亂走。我做了什這事了，是不是在夢裡？然而比夢還要壞些。夜已深了，馬路上沒有人。我一步懶一步拖着，到家時已經三點鐘左右。

警報解除了，我也不覺得。一個新的決心却在警報期間在我心裡慢慢形成。我要去找到他們兩個，給他們一個警告。

但是怎樣才能找到他們呢？我得顧到我的背後也有「尾巴」。

如果他們把我的話當作耳邊風，而且又漏了出去，那不是白操心。

即使要找，先找到一個也成了；自然五是比較的理性強些，或可不虛我這一行。然而五又偏偏難找到，游魂似的，誰知道他在甚麼地方。

我的決定又發生動搖了。沒有一定要找他們的義務，掩護也已經做過，他們自己已不領情。如果說昨晚我又做了對他們不利的事，那才是笑話。幾句話算得甚麼而況我也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他們的真正危險却在自己圈子裡有了好細，而他們則尚睡在鼓中，這可不干我的事呵！

假使他們老睡在鼓裡，那麼，保不定我這幾天內對他們所說的話語，會全部落到那「奸細」的耳朵裡，那我不就完了麼？

即不然，他們總有一天會忽然「失蹤」，那時候，他們能像「小昭」那樣堅強，「決不連累你」麼？那時候，我也完了。

這樣看來，還是找他們一下的好。雖不是對他們盡的義務，但確是為自己應該買的險呀！……

我又決定要去找他們了，換好衣服，正待出去。恰好舜英派人來請我到她家裡。「這倒非去不可。」——我披上大衣就走。但心裡忽然一動，回身把幾件要緊東西藏好。

十四日晨



昨天在舜英家裡，除了談談我被傳喚去問話的情形，別無所事。甌空兒，我會經打了好幾次電話「兜拿」玉和萍。知道萍在那書店裡，可是不願去找她。

舜英大吹他們的神通如何廣大，叫我「放心」。我偶然想起了前晚問話中一點小事，就說道：「他們問我認不認識兩個姓徐的，聽口氣這兩個姓徐的也是你們的熟人。可是我從沒有見過呢。」

「姓徐的朋友麼？沒有呀。」舜英漫不經意的說。

「可是你怎麼回答？」松生着急的問。

「我說從沒見過。」

「這就對了！」松生笑了笑，似乎放下了一樁心事；但他又瞥了我一眼，補充似的說：「那個姓徐的，本來和O有過一點糾葛，跟我們近來又弄得不好，所以他們這一問，料想不能沒有作用。不過，你說不認識，這就行。」

「啊，妹妹，」舜英忽然也緊張起來，「忘了告訴你：進出要小心！……」

從舜英那裡出來，我注意看了看身前後有無可疑的人，似乎還沒有。

躊躇了一會兒，我終於到了O-S協會，又到那報館，最後到N書店，希望能夠碰到兩個中的一個。我相信並沒拖「尾巴」。而且今夫我忽然覺得自己並不是「孤立」的了，有幾個神通廣大的人至少在現今是和我利害相共。他們爲了自己，一定得設法掩護我；正像我也是爲了自己，所以要冒一點危險找尋這兩個人。

快近六點的時候，我決定留一個字條給Y。可是剛留了字條出來，却碰到他低了頭匆匆跑進大門他沒有看見我。等他走過去了，我就跟在他後面，一看沒人，就喚他道：「玉先生，有朋友找你！」他轉身一見是我，簡直的楞住了。我靠近他身邊低聲說：「你要注意你和萍——你們的熟人中間，你們認爲可靠的人們中間，有些靠不住的人，你們仔細想一想，我和你們說的關於小昭的話，告訴

過那幾個人？已經有了情報，你們再不小心就不成！」

K有點慌張，但又要我到會客室去詳談一下。

「沒有時間了！」我留心看有沒有人，「據我看來，你們最好鬆開一個時期。——不要聽萍的話。萍的腦筋有點毛病，毫無理由的嫉妬！」

「這一點，說來話長，——也不能單怪她。」K回頭看了一下，低聲說，「可是，談這麼十分鐘，就不行麼？你的話，我還沒有十分明白，」

「不行！」我看見有人來了，「總之，你們內部有好細，得小心！」

「那麼，明天我們約一個地方，怎樣？」

「不行！」我堅決地說，轉身要走，「這回連我也不得乾淨！」

K的臉色也變了，哆嗦口還想說甚麼；我不理他，一閃身就往裡邊跑，繞過了兩間房，我從邊門出去，不知怎的，心裏有點發慌。這一次實在太冒險，略覺後悔，然而事已至此，只好由牠。

那時夜霧漸濃，呼吸很不舒服。也覺得肚子餓了。飯館和點心舖子，這一帶有的是；我在常去的一家飯館前站住了，看見牠「高朋滿坐」，可又有點躊躇。就在這時候，我覺得身後好像多了一個「保護人」。我一轉念，就擠進那飯館，委實連站的地方也沒有，可是我不管，就在賬臺旁邊挨一下，專等「出缺」。約摸五六分鐘以後，一個穿中山裝的，呢帽掩住了半個臉，手裡拿一條黑漆手杖，也擠進來了，他站在當路望了一會兒，就又轉身出去。這當兒，堂倌招呼我：座兒已經得了。

我特地要了一兩樣較費時間的菜，一頓飯化了二十多分鐘。

出去的時候，再留心看一下，可不是，有一張桌子角上擠着一個人，不大耐煩似的用筷子敲着個碟子；雖然沒有看見他的臉，可是我認識那呢帽。

再也沒有疑問了：有人在暗中「保護」我！

跳上了一輛人力車，就催他快跑！我所取的方向是下坡路，那車子飛也似的從熱鬧的馬路上穿過。我不顧翻車的危險，扭身朝後邊望了一下。霧相當濃，電燈又不明，也瞧不出甚麼。等到下坡路一完，我就喝令停止。下了車，我打算轉進一條橫街。可是猛然看見十多步外就是我那位同鄉開設的所謂百貨商店，便改變主意，決定去「拜訪」這位老鄉。

新開張的時候，我是來過一兩次的，這話也有個把月了罷，今兒趕他快要收市的時候去，原也覺得突兀，但那時我也顧不得許多。

真也不巧，那位老鄉不在，伙計們也沒有一個認識我的。

「哦，出去了麼？」我故作沉吟，「不要緊，我等他一下。」

「老板有應酬，一時也不得回來。應酬完了，他就回公館。您還是明天再來吧。要不然，到他公館去也好。」一個伙計很熱心的指點我。

「不妨，我還是在這裡等他。我和他約好了。還是在這裡等一下。

除了藉口賴在那裡，我那時還有甚麼別的辦法？

我揀了個暗角坐定，很想找點甚麼話來，和伙計們鬼混一場，然而不知怎的，心裡亂糟糟的，說了一句，又沒有第二句了。伙計們看見我行止乖張，似乎也覺詫異。他們非問不開腔，這時店裡也沒有顧客，我一個女人冷清清坐在那裏，情形也實在有點僵。我看手錶，才只過了十多分鐘……

兩個年紀大一點的伙計遠遠站在我對面，一邊時時拿眼角來瞷我，一邊不斷地咬耳朵說話。「他們在議論我罷？」我自己尋思，「看神氣還是在猜度我呢？也許說我是借錢來的……可是不對，我的衣服不算不漂亮。……那麼，猜我是來作甚麼呢？」我略感不安了。然而，先前熱心勸告我的那一位，好像聽到了他們的三句話，突然怪樣地朝我笑了笑。他給我再倒一杯茶，却乘機問道，「您和老板是相熟的罷，可是沒見您來過……」

「怎麼不熟。還帶點兒親呢。」我隨口回答。然而驀地一個念頭撞在我心頭來了。這傢伙話中有因。我這麼一個女人，在這時候，單身去找一個男人，找不到，賴着不肯走，又說是有約，又不肯到人家公館裡去找，……他們一定從這些上頭猜到曖昧關係上去了。這些暴發戶的商人，誰沒有若干桃色事件？想來我這位老鄉一定也不少。

我又氣又好笑。再看手錶，半個鐘頭是挨過去了。那個暗中「保護」我的人，大概已經失望而歸了。於是我就站起來說，「這會兒還沒回來，也許不來了罷？不料那伙計却回答道，「不，不，飯局散，總得十點鐘。」我笑了笑，又說，「那麼，我留一個字條罷」。

又是十多分鐘，我寫完了字條，也沒用封套，交給他們，我就走了。  
路下我想着剛才的一幕，忍不住苦笑。字條中，我說我有些東西帶着躲警報不大方便，打算請那位老鄉代我保管一下。

在自己寓前下車的時候，我又瞥見一人一幌而過，彷彿就是那一頂呢帽。他媽的？難道竟這樣嚴重起來了麼？

不知我在區報館的時候，那「尾巴」生了沒有？我不放心的，就是這一項。真糟！

### 十二月二十二日

「不做，二不休，昨天我存心鬧個落花流水。」

幾天來的陰陽怪氣，老實說，我受不了！一面要利用你，同時却又扮出一全是為你打算」的虛偽嘴臉，拿人家當作天字第一號的傻子，——尤其可笑的，有些事情還要躲躲閃閃瞞你；這樣的人兒，老實說，我也是一百二十分的瞧不起！

如果G是一條瘋狗，那麼，他們便是這裡有名的大老鼠！

也許可以跟老鼠聯盟，但如果成爲老鼠的尾巴，那就太倒靈！

然而好像「老鼠們」真個靈通，臨時躲開了兩個正主兒，光剩一個還算能够負責又實在不便負責的「我的好姊姊」來敷衍我。

見面後劈頭第一句就是：「松生和陳祕書都有事，今天沒有時間，可怎麼辦呢！」看見我臉色有點不對，她又接着說，「我再派人找他們一下看，可不一定能來呢！妹妹咱們先談談，回頭我再告訴松生……」

「不行！這非當場決定不行！須得當面——三個人，研究討論。」

「哦，那麼，」舜英露出沒奈何的表情來了，「明天你再來如何？」

太像是對付一個要債的了，我增加了幾分不高興；乾笑着，我故意沉吟地說道，「明——天再麼？可是，不又叫我少走動，進出小心？」

「那是假定說……」舜英頗爲躊躇了。

「假定說監視很嚴的話」，我不等她說完就插嘴說，「是麼？嘿，舜英，你想，我是幹那一行的。這一點，難道還不懂？」

「但是據陳祕書說來，好像……」舜英頓住了，側着頭思索。

「他怎麼說？」我追着問。

「他說——那天晚上，你碰到的那傢伙，大概不是專門對付你的；光景是你所到的地方，早已被注意，所以就傳染到你身上了。」

「可是，這幾天我任何地方都沒有去，也仍然……」我不說完，只扁着嘴笑了一笑。

「哦——那麼，剛才你上這裡來的時候，可有沒有……」

「自然有的！」我搶口說，故意弄得嚴重些。「怎麼沒有？還不止一個呢！我還明明看見，有一

個，繞着這屋子，前前後後兜了個圈子。

舜英臉色變了，靠近我一些，抓住了我的手，似乎想告訴我甚麼。我也緊緊的捏住了她的手，心裡想道：「他們單留你在家敷衍我，倒想的巧妙，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你看我三言兩語就把你誘上釣了。」

可是舜英遲疑了半晌以後，只說得一句話：「唉，偏偏松生今天要到夜深才能回家呢！」

舜英姊，「我乘勢再用話來套她，」家裡有沒有甚麼不大方便的東西麼？最好是趁早移動一下。這倒不可不防！」

她苦笑着搖搖頭，却又勉強將苦笑變換為微笑，用了頗不自然的聲音說，「不大方便的東西麼？哈哈，倒是有：耳房裡那全套的鴉片煙燈，煙槍，大土。」

但是我怎能讓她「轉移目標」呢，裝作不懂她這反話，我湊到她身邊鄭重說，舜英，「不是說抽大煙的器具呀！別的東西——比方說，密碼的電報本子，……」我沒有說完，舜英的身子頗然震動了一下；我這一擊，看來已經中了她的要害了。她轉臉愕然望住我，却不說話。

「這幾天內，我看出一點苗頭來了，」我把我的猜度變成了真有其事材料，「C他們，也在用我們對付他的方法來對付我們了。他們還派了人來騙我，挑撥我呢！說的簡直不成話，——可又簡直可怕！」

「呀！他們說什麼！」舜英不能不慌張了。

我皺了眉頭，擺出焦灼的臉相說道，「可是偏偏松生和陳胖今天又有事，多叫人心焦！」

「不過，妹妹，他們怎樣騙你，怎樣挑撥呀？」

「反正是那一套。」我故意把話頭又放開。沉吟了一下，然後又說，「倒是有幾句話，很可以注意。他們笑我是傻瓜：「別做夢罷。這樣的事，照例是不了了之的，你也混了這多年了，幾時看見有

一次公事公辦的？何況，你這件事，——誰調唆你這麼幹的，人家早已知道，他們雙方是一樣的貨，無非是分贓不均，自夥裡火併，現在，調唆你出來這麼一告，他們倒又在幕後把條件講妥，言歸於好了！結果，你倒變成他們眼中釘！」舜英，你瞧，這一番話够多麼動聽？」

舜英靜默地聽着，裝出泰然的樣子，但實在是因為決不定怎樣應答這「攻勢」，她似乎在考慮，就此和我深談呢，還是含糊敷衍了事？兩面各有利弊，她一下里攪得頭昏。

「誰跟你說這些話的？是不是那個小蓉？」舜英想了半天，才想起這麼一句話。這可叫我不能不生氣了。在這樣的場合，任何人不會用這麼惹人反感的問話，然而舜英居然用了，真好聰明！

「哦，舜英，」我冷笑着說，「如果我隨便說個甲乙丙丁，那你還去對證不成！可惜陳胖子今兒偏偏躲開了，不然，我只要說出一個名字，他就明白這不是我搗鬼；況且我搗鬼又有甚麼意思！」

「呵呵，話不是這麼說的，妹妹，你別多心；咱們知道了是誰，也好想法對付，——是這麼個意思。」

我挽着她的肩膀一笑不置可否。皇天在上，這一套話，確不是無中生有，跟我說的，就是那個剛從××區回來的B。他不是代C來作說客，我還不能斷定。但即使他不說，我自己也早有這樣的顧慮了。只看見幾天來「風」聲毫無，還不够明白？

「說是他們又在幕後言歸於好了，呵，」我故意曼聲自言自語地，又輕輕領首，同時却留心着舜英的的表情上的變化。

也許是她當真不知道內中的曲折，但也許是她識破了我的用意，故而不動聲色，我沒有得到我所願望的反應。

舜英似乎正想起了甚麼，昂首凝眸望着空間，兩片嘴唇稍微張開，那神氣，儉俗而又帶點官派，叫人看了不高興。

「真要問問陳胖，到底怎樣？」我再逼進一步。

舜英看了我一眼，但並沒理會我這句。「可是，你看明白了有一個人在我這裡前後發瘋發癡。」她忽然低聲說，「這是跟你來的呢，還是另外一個！」她瞧住了我的面孔，等待我的回答。

原來這自私的傢伙只顧她自己，而且心虛之態可掬。

我笑了笑，淡然應道，「光景是另外一個，專門來伺候府上的。」

「這可怪了！我這裡又不是……」

「那你自然明白啦！」我打斷了她的話，決定要正面進攻一下。「我早就想告訴你，這一班傢伙就靠搗鬼混日子，朝三暮四，有奶便是娘，——不，照他們自己的口頭禪，『這裡不養爺，自有養爺處！』你瞧，化了人家的錢，還想做爺，留心，這些爺們，往往出賣兒子！」

「哦，這也是實在情形，不過——」舜英眉頭一皺，又不往下說了。

「不過你們是不怕的，」我代她補足，笑了笑，「那當然啦。但是我就不同。舜英，你說，要是我不給自己打算一下，人家怎麼說，我就怎麼做，也不問一聲：咱們算是合伙呢，算是我單純的當差？那——有一天，人家一扔手變了卦，我怎麼受得了？還不如趁早留一個後步麼！」

舜英怔怔地望住我，不作聲。

「這幾天碰到一些事，叫我心神不定，——也不必細說了。我不想居功，但求無過。我打算得個回答，到底怎樣，如果他們幕後已經又搗手了，也得給我一個信，萬一上面再傳我去問話的時候，我也好見風轉舵，別再那麼一股死心眼兒賣勞動。」舜英，咱們是老同學，好姊妹，你得待我出一個主意，我這樣幹，你看行呢不行？」

「呵，咳，恐怕還是你多心。」

「不是多心！我還怨自己太死心眼兒呢！」



「不過你要是那麼一問，面子上怪不好看似的。」

「所以我剛才說，咱們到底是合伙呢，還是——」

「合伙又怎樣？」

「合伙麼，便無所謂面子好看不好看了，大家說明了辦事容易些，不然，我只好也替自己打算下；明兒要有個三長四短，別怪我！」

舜英滿臉爲難的樣子，悻悻伸過手來，握住了我的，遲疑地說，「不過……」

我立刻攔住她道，「好姊姊，不要再『不過』了。你說一句公道話：我應不應該替自己打算一條退路？各人有各人的環境，你要是做了我，個把月中間，接二連三碰到那些事情，一會兒要你笑，一會兒要你哭，一會兒又叫你迷迷胡胡辨不清東西南北，——舜英，你要不發神經，那才怪哪！我有幾次自家尋思：死了就算了；可是挨到今天，我並沒死，爲什麼我要死？沒有什麼大事情等待我去做，我死了，人們不會感到缺少甚麼；可是我活着，至少也使一兩個人覺得有一點兒不舒服，我還不肯讓這些狗也不如的傢伙看看我的屍身痛快一下呢？」

舜英靜默地聽着，我說着眼光不住的從我臉上溜過，似乎想努力瞭解我的心境，似乎我有這樣的意念，很出她意料之外。末了，她帶點同情的意味說道，「當真你近來有點不同了。可是你，達觀一點不好麼，何必越想越空？你也還有朋友，都願意幫忙，——只要你說一聲。」

「唉，也還有朋友，——是呵！」我苦笑了，閉了眼睛，彷彿看見這些所謂「朋友」的面目，以及他們怎樣個「幫忙」。我拍着舜英的肩膀，笑着說，「謝謝你，好姊姊，只是可惜，我的事太複雜，太古怪，朋友們幫忙還不是按照朋友們的看法，而我，——浸在水裡的是我，水的冷暖，只有我自己知道。」

這最後的一句話，也許舜英不能十分了解，但無疑地已經給他一種印象；她撫然有頃，於是好像

想起了的一件事，驀地拉我一把，說道，「也難怪呀，——可是你也不必再老是想著這件事把自己身體弄壞！」

「他那件事，他是誰呀？」我一時摸不着頭緒。

「除了他還有誰——你的小昭呀！」

「可是他到底怎樣呢？」我急口問，感到有些不祥。

「陳秘書沒有對你說過麼？」

我搖頭，「這也是我不高興陳胖的地方！這麼一點小事，他老是支吾，沒一句切實話！」我用力地再搖頭。

「其實也不用我說，」舜英瞥了我一眼，却又把眼光引開，「陳秘書不說，也是爲此。你想想得到。可不是，有好消息自然告訴你；沒有什麼可以對你說，那自然是——你想想也可以想到。」

「他死了！」我只說得了這一句，喉嚨就梗住；我使勁地抓住了舜英的手。事情原在意中，然而，個把月來天天盼望的「意外」，從此完全沒有指望了。……

十二月二十六日

現在頭腦還在發脹，胸膛裡却像平空少了些東西。站在鏡子前面，我對鏡中人不禁失聲叫道：「這也是我麼？」消瘦了，那倒不足爲奇；萬想不到一雙眼睛會那樣死沉沉的！

誰奪去了我眼中的光彩？——表示我還能愛能憎能怒的光彩！

小昭的不幸，會使我精神上發生變動；舜英會說我的眼裡有「妖氣」，擔心我會發瘋。笑話，我幹麼要發瘋？瘋給人家取笑，瘋給人家討厭？而且，換得一點不冷不熱的所謂同情？但我也知道那時我的眼光中，大概有所謂「妖氣」，——因爲有一個「理想」在我心裡燃燒，我忽然覺得渾身

輕鬆，無掛無牽；我更加鄙視周圍的人們，我設想我就要有一番舉動，就要到海天空處翱翔了……

但是現在我再給舜英看見的話，她一定要說我眼光裡的「妖氣」已經沒有了，我失掉了能愛能憎能怒的光彩！

這變化是最近兩三天之內發生的，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昨天我又向松生陳胖再度提出那天跟舜英說過的「話」，就是這一變化的完成罷？此刻自省，十分明白；是在昨天，我的目光反從「海天空處」收回，專注於這「小圈子」！當然我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在這圈子一天，就得應付一天！但是，嘿，我總是這樣的「有理由」，到那一天才完！

昨天是什麼紀念節罷，——雙料的紀念節，每條街上全有掛燈結綵的。我不懂人們有什麼可喜的事兒，值得那樣狂歡。我只覺得可厭。但是，九點鐘以後，我被舜英他們拖進了溜冰場，一聽那咖啡牛奶要五元一杯，什麼喜慶蛋糕是五十元一個，我倒忽然從「可厭」中間爆出一個惡笑來：媽的幹麼要我一個人悲天憫人，哭喪着臉？胡鬧就胡鬧，看罷，在胡鬧中，我把這些鬼，這些狗，叱咤吆喝，顛倒調侃。把多少日子積壓着的惡氣，穢氣，都付與胡鬧宣洩一番！

這是一場夢。現在剩下給我的，只有頭腦發脹，神思倦怠，而胸臆裡却像平空少了些東西！

昨夜的「狂歡」中，也有上次在舜英家裡見過一面的那位姓周的「老世伯」；他從場子裡下來，抹着滿頭大汗，對我說：「真是太平景象！太平景象！」繼而又湊過頭來悄悄說，「這倒不是點綴，是預祝。和平就要到來了，——不是空氣，是事實！」

哼，看來這樣的「狂歡」一直要繼續下去罷？誰說他們「全無心肝」？心肝是有的，不過是猶狗不食的心肝！是狼心狗肝！

一月二日

一五八

不是明天，就是後天，我要離開這間房子了。算來也住了六個多月，平時我對牠毫無感情，現在要離此而去，忽然又依戀起來；記得有一句舊詞：「過後思量總可憐！」這一間小小屋子，與我同分有參少癡癡悲歡，——我的生活史中永久不能褪色的一頁！

昨夜夢回，我還不知道今天發生的事，還沒有想到明後天就得離開；可是聽見雨打在芭蕉葉上的聲音加上同院那位軍官的三夫人唱京戲的二胡的哀絃，我忽然有一種又是酸溜溜又是辛辣的痛快之感。我覺得我還是一個有生命力的活人，有情感，有思索，能悲，也就是還能愛。

蕭瑟和悲涼的音節，更能滌穢除瘴；我忽然覺得那位軍官的三夫人也未始不可愛憐。

然而我馬上又將離別這一切！

我將到一個生疏的地方去。所謂大學區。我也許會在許多學生中間又看見了六年前的我的影子，也許看見有像我一樣的被誘被逼，無可奈何，步步往毀滅的路上來的青年！天下有比這更殘忍的事麼？把你的可詛咒的過去喚回來放在你面前要你再咀嚼一回！

大概是因此使我對於這間相親六個月的房子更加依戀？

我要知道這又是誰出的主意將我這樣擺佈！

今天早上，正來探望我的時候，說起這個新的工作調動，我還不信呢。他倒慶賀我：「到那邊換換空氣，比在這裡天天提防人家暗算，不是好多麼？」我對於他這樣的慰藉，除了報以微笑，還能有半句話麼？

沒有靈魂的人這才會覺得「到那邊換換空氣好多」呀！

我寧願「天天提防人家暗算」；在戰爭中，至少也感得一點生活的意味。我幾乎想下死勁睜他一

口，沒眼色的糊塗蛋！

光景也覺得我的臉色不對，F又換了話題：「現在身體全好了罷？我是第二天才得到消息，——哦，二十九的晚上罷，聽說你進了醫院了，所以不會來看望。究竟傷在那裡？」

「沒有甚麼大不了，不過擦傷了一點皮膚。」我淡然回答。

「可是那兇手的面貌你還記不記得？」F似乎十分關心，又湊過頭來小聲說道，「人家都疑心是那個歪臉的指使出來的。」

「誰知道呢！根本我就不想知道。」我笑了笑回答。同時覺得F的形跡不免可疑，「那天下午，我本就有點不舒服，可是從前的一個老同學一定要我去玩玩，也不便推辭。真想不到在H街的轉角突然閃出一個人，伸手就是一槍，」我指著左脅，「好像是對準這地方打的。當時我也嚇昏了，跌在地上，——後來才知道不過擦傷了皮膚。」

「真險！幸而那凶手槍法差些！」

「恐怕也不是存心要打死我罷。」我裝出毫不介意的態度來，又抿着嘴笑，「所以一槍打過，見我跌倒，他就走了。我想來，是跟我開玩笑的，至多想給我一點小小的警告罷哩！我知道我這人，有時也太任性，得一點警告對我倒是好的。我應該謝謝他。」

似乎我這態度頗出F的意料，他睜大眼睛瞧住我，半晌不開口。

「倒是在醫院裡，叫人生氣。他們真愛管閑事。開頭是問我爲甚麼挨了打。我說是強盜，他們又不相信。肯地裡議論，代我發明了一個原因：爭風吃醋！虧他們聰明，一猜就猜到這上頭！」

「那真是太豈有此理！」

「並不！」我笑了起來，「你猜我聽得了這樣的議論以後怎樣？隨，我對那兩個看護說：當真你們猜對了，可是別聲張出去，聲張出去了，於你們也不利！F，你看，我這方法怎的？居然靈驗得很

呢！」

我說着又吃吃的笑了，我知道我那時的俏皮嫉媚是近月來少有的。如果真是「有所謂」而來，那他回去時，還是一隻空手。

事實上，我也當真不會枉費精神去研究誰在背後指使。兩邊都有可能。而且，即使我知道了是誰下的手，我又怎麼辦呢？徒然再招來第二次槍擊而已。那天舜英送我進醫院去的時候，我就叮囑她不要把這當一回事。

但現在把我調到那所謂大學區工作，我倒覺得比暗殺我還要惡毒些！我真要知道這又是誰出的主意。

不去是不成的。只想多賴一天，後天再走。

我又知道，對我那一槍，就宣告了陳胖和C的暗鬥已經得了解決。不出我之所料，和平了結。

一月五日

新年的「狂歡」大概到了尾聲。昨天到「城裡」溜一趟，看見有些機關和公司門前的臨時點綴已經被無情的時光老人打上了「兩訖」的印記；最可歎的，是那些五顏六色的壁報，廉價墨水寫的怪漂亮的慶祝「勝利年」的文章，都被濃霧（且不說風雨）濃化爲一片模糊，簡直比大麻瘋臉上搽脂粉，還要難看些。

這裡，本該算是鄉下的，但自從成爲「文化區」，也就別有一番風光。不知怎的，總不大順眼。這幾天來看見的人兒，不是獐頭鼠目，陰森可怕，或者，蜂目而豺聲，驕氣凌人，那便是愁眉苦眼——至少也是沒精打采，假顏強笑，童叟媼似的；我在學校時代就沒有遇到這樣「氣象」！兩三年來，老在所謂「上層」的圈子裡混，今回算是開了眼界：當真是「教化」之道大大的有了進步。

新年應有的點綴，這裡甚麼也不缺少，——包括了公開的和秘密的魔鬼式的狂歡縱慾。在這上頭，我又不能不謝謝F，他已經成爲識途的老馬。元旦晚上九點多鐘，F忽然光顧「喝居」，見我對燈枯坐，似乎十二分「同情」於我的「寂寞」，便好心安慰我道：

「許多人總以爲從裡邊往外調，而且把丘九門作對象，似乎是不大有面子的事；不過我就覺得此中也自有樂趣。這裡的人兒，到底是血氣方剛，不大喜歡轉彎抹角——就是：壞也壞的乾脆些，你經過一個時期，就可以知道我這話不是瞎吹的。像你這樣的經驗手腕，一定可以把他們打發得服服貼貼，再沒有人給你氣受。」

我笑了笑，我明白F所謂「他們」指的是這個區域內的「牛首阿旁」，其中的小頭目，却也已經見過了一次。

「不要給我戴高帽子了，F；」我懶懶地說。「碰壁也碰够了，那裡還說得上打發人家呢！不過有一點，反正我的工作可以不同人家發生甚麼人事上的糾葛，所以我還能放心。」

「當真，有一個疑問老梗在我心頭：幹麼調了你這麼一個工作？你這樣的人，幹這種比較機械的工作，未免是大才小用，可惜！」

啊！又是高帽子，F，你今晚怎麼幹起帽子店的掌櫃來了。我喜歡這工作。每天看幾封信，比看小說還有趣。我這人，脾氣又躁，嘴巴又笨，攔不住人家幾句好話便連東西南北也弄不清，——從前是做一天，掛一天心。現在派了我這件只要對付白紙上黑字的工作，我真真十分感謝咱們的公正賢明的長官，知人善任！」

F笑了笑，但隨即表示了誠懇的態度說：「你跟我鬧這外交辭令，太不應該了。你我又不是泛泛之交。……」

「那麼，我謝謝你對我的期望，」我攔住了他再往下說，抿着嘴笑。

他似乎有點掃興，默然半晌，才又說道：「今晚上有一個晚會，照例熱鬧一場，我勸你也去。」

「哦，還有晚會。可是幹麼沒聽見說起。」

「這是不公開的，」他神秘地笑了笑，「平常也時時舉行，不過今晚特別熱鬧些。今天我介紹你去過一次，以後你……」

「謝謝你。——」我又打斷了他的話，「可是我今晚不想去。」

「去呀，反正是解個悶兒。」

「當真不能去。」

「哦！是不是你還有工作？這裡的信可不少，我知道；然而攔這麼一兩天，要甚麼緊？何況今天是假期。」

「倒不是爲此，我怕見陌生人。」

「哈哈，那才是笑話了，趙小姐怕見陌生人！」

我也覺得這句話應付壞了，但不能不將錯就錯：「說真話，是怕見面生人。這是工作上的關係，上頭這麼吩咐，我怎麼敢不服從命令？」

「這也不過是官樣文章，你何必認真。」

「小心一點，總不會出毛病。」

那麼，你算是我的朋友——不，就算是我的親戚，今天剛從城裡來玩一天，這可不礙事了罷？反正晚會就是晚會，大家胡鬧一通，說你是張三也行，李四也行，誰也不會來根究你。」

話已到了這個地步，再推諉也非「待人接物」之道，我只好同意。

但事後，我是真心誠意感謝着F的，他給我開了一次眼界。

原來這所謂「晚會」，——哼，辱沒了這名兒。怪不得F說這是個「秘密的！」那種喧鬧而色情



的空氣，我就受不住；從沒見過這樣不要臉的人兒。我躲在一個暗角，差不多眼觀鼻，鼻觀心，舉起坐禪來了；儘量避免引起他們的注意。

幸而那一個接連一個的「節目」實在太「精采」了，那些饞貓和饞狗都把全神貫注在不怕羞的「表演」了，瘋狂地笑着嚷着，無暇旁顧。當所謂「小上坟」上場的時候，突然一片掌聲，還夾着有人尖着嗓子叫「要命。」啐，這那裡是殉戲！我彷彿還認得出那個鼻子上塗着白粉的丑角就是早上開紀念會時站在台上痛哭流涕，好像只有他是「埋頭苦幹」雙手擊起了抗戰建國的大事業似的！

我再也獸不住了，觀空兒就悄悄地溜了出來。

街上冷清清，寒霧鑽進毛孔，我一路打寒噤。但頭卻有一團火。「那幾個女的，也真是美人」，我這樣想，「但是我原諒她們。只是那些英雄們——哼，他們還是被指定了「崗位」，要在青年學生群中起甚麼「模範作用」的呢，真見鬼！」

忽然我覺得有人跟在我背後。怪了，難道又是老玩意？我快跑幾步。背後那位也學樣，步聲樸樸的響得很。「這才是笑話了，連尾隨的ABC似乎也沒學會！」我心裡一邊想，一邊再跑快些。這可發生怪事中的怪事了，那傢伙似乎跑不動，竟在後面直着嗓子嚷道，「慢一點呀，喂，同志，喂，姑娘，等一等，等一等！」

我站住了，回頭看，這到底是甚麼鬼？

那傢伙拚命跑幾步，居然趕到跟前了，滿身酒氣，斜着一雙血紅的眼睛。我猛然記得這是剛才在那兒鬼的「晚會」中見過的，光景也是一位負有「崗位」任務的「模範」傢伙。

「幹麼？」我沒好口氣地問他。

「哈哈，你是問我麼？——幹麼？哈哈，回頭你自然知道啦！」那傢伙氣喘吁吁地說，脚步歪斜，半真半假地想撲到我身上來了。

我連忙退一步，轉身就走，一面說道：「別認錯了人！」

哈哈，我麼？「那傢伙」追上來，蹣跚的連字音都咬不清，「呵，你是那一班的？怎麼沒見過？站住！咱們到一個好地方去玩兒——玩兒！」

我現在完全明白了，這是一個霸權了的色鬼。我不再理他，腳下一用勁，快跑起來。前面不遠就是我的寓處了，我不怕，跑得更快些。

站住！——命令你，站住！——從後面來的聲音幾乎是狂吼了。「再不站住，我就——照傢伙！怕不怕一傢伙打你個半死……還不站住？」

我略一遲疑，但是馬上又跑起來。

距離是更遠了。當我閃進了我寓所的門框，開了鎖進去的當兒，還聽得他在狂嚷：「看你跑那兒去，老子認識你！」

我定了神以後想道：「這裡真是一個好地方，無奇不有！」

於是我又想起在那所謂「晚會」裡活丟人的幾個女子實在是可憐得很的！

但是那晚上的所謂「晚會」中，却也遇到一個頗有人氣的人兒。大概也是躲避的緣故罷，她坐在我旁邊，而且剛巧在一根柱子的後面。最初，老是從眼梢飄過一眼來偷偷地瞧我。後來便在面朝我看，那半開着露出一排細白牙的小口，顯然是在引導我先開口，或者找機會她先來搭話。

第一句是自言自語這麼開始：「唉，真頭痛！」

我微微一笑，用眼光回答她：「可不是麼！」

「該有十點鐘了罷？」這是第二句。

我瞧一下手錶，但是光線不好，沒看清，就答道：「差不離。」

「熟人不很多罷？」她看出我從沒和誰交談過。

「全是不認識的呢。」我抵嘴笑着回答。

「哦，那麼，你——噯，是那兒來的風，把你吹了進來了？」她微笑。我也笑了笑：「是被一個親戚——陣風似的撮了來了。」

那時，場中正轟起了震動牆壁的笑鬧。她皺了下眉頭，輕聲說，「當真不成話」。於是又靠近我耳邊問道，「你在那一個學校？」

我搖了搖頭。她驚奇地向我瞥了一眼，又問道，「那麼，是做事的罷？」

「對了，擔任點文字工作。」

她沉吟地點頭，忽然又問道，「親戚是誰？」我隨便謊了個名氏，她側着頭皺眉，似乎在思索，我又解釋道，「他是做生意的，和這裡的人有來往，這就相熟了。一個糊裡糊塗的濫好人，喜歡湊一下熱鬧。你瞧，這裡也實在沒個好玩的地方。他聽說有晚會，便一陣風似的攪我來瞧一下。」

「瞧一次也好。」她笑着說，却又正眼看住我，似乎還有什麼話。這當兒，有人在遠處不知懷些什麼，她似乎不安起來，便悄悄地避到別處去了。

後來就沒有再看見她。再不多工夫，我也就溜出那會場。……

這是元旦晚上的事。誰知第二天我又在一家小飯店裡碰到了她。那家小飯店，事實上是一點心舖子，或是更正確的說，便是豆漿油條的攤子。當真想吃一頓「飯」的人，是不會光顧這寶貝攤兒的，雖然牠也有什麼「豬油菜飯」之類。

標準的四川式的竹屋，（我想稱之為「棚」，更覺名符其實，）標準的抗戰以後「新發明」的三火頭的「植物油」燈。光線是不會好的了，但是來吃豆腐漿油條的脚色，有沒有光亮，倒不在乎。我吃完了一份，正打算再要一份的當兒，這才「發見」她也在這兒，我和她是背向背坐着的。

兩個人同時用眼睛打了招呼，而且同時微笑，似乎說：「哈，你也來了麼？」

她把身子轉了個方向，很親熱地假在我肩頭問道：「吃完了沒有？你進來的時候；我就看見，覺得是你，——果然是你！」

「哦，可是我的眼睛真不行。」我摸出錢來，喚那店家，「算賬。是一起的，够麼？」

她看見我要會鈔，似乎頗出意外，但也不和我客氣，只笑了笑，說一聲「怎麼倒是你先來請客呢！」

從飯店出來，倒覺得外邊反而亮些。我們並肩走着，誰也不問誰要到那兒去，只是沿着汽車路向沒有人家那方面走。

「今天沒有工作？也放假罷？」她先開口，好像已經知道了我是幹什麼的。但她的眼光却是那樣溫和而坦白，

「放不放假，於我無所謂，」我含糊地回答，「反正事來了，就做；做完了，愛逛就逛，再不然，就是睡覺。」

她笑了，却又喟然說道，「這裡那有什麼可逛的！往久了，簡直悶氣。」

「哦，不過，也許是我歡的日子不多，還沒感覺着呢。」

「你幾時來的？」

「才不多幾天？」

「以前在那裡？」

「在城裡。」我回答時，偷偷地注意她眼睛裡的表情。

「哦——可是我也不喜歡那城裡！」她忽然感慨起來了，「你覺得怎樣？我認爲四川這地方，沒有一處中我的意。」

「呵，可是四川的風景是好的……」

她急不及待的打斷了我的話：「這又當別論。我不是指風景，也不是指其他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

「要這樣說，」我瞥了她一眼，故意顯着她的口氣試她一試，「不一定因為是四川，也不單是在四川，你才感到不樂意罷。」

「對啦，——」她的臉色異常陰暗了，她迴眸看着我，那眼光也是陰凄凄的，他低了頭，自然自語地吟道，「天地雖廣……」

我凝神靜志，一眼不轉地瞧住她，等候她說下去。然而她抬起頭來，慘然一笑改口道，「也許只是我個人的感覺，各人有各人的——人人不相同。」

「也未必然。」我再試她一試。「小的地方不同，大的地方却相同。我們是同在一個社會裡，呼吸着同一的空氣；而且又是同一輩的人！」

她很用心在聽，她的眼光在我臉上轉了兩次，但是她終於不說話，只輕輕的抓起我的手，柔和地握着，……

這時我們已經走了好一段路，離有人家的地方更遠了，前面是一片曠野。天色四合，寒風刮在臉上也覺得不大好受了。

我站住了，用徵詢的口氣說道，「我們回去罷？」

「回去——好！」她像是從沉思中驚覺。向四邊望了一眼，然後又說，「一會兒就黑了。對啦，回去。可是，你住在那裡？我送你到家。」

「那又何必。我認識路。」

「不，自然不是怕你迷路，」她放低了音調，「爲的是天就黑了，這裡，晚上，一個女孩子走路，往往會遇到意外。」

於是前一晚上的經驗又活現在我眼前了，我這才知道那不是偶然的事，竟已成爲經常；我覺得汗毛都豎起來了，但還不露聲色，故意開玩笑說，「那麼，你不是女孩子，難道是男孩子麼？」

「我跟你不同！」她說，但又立即轉口掩飾道，「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些。」

我也不再固辭，由她送。我們都不說話，腳步加緊了。

快到寓所的時候，我打破了沉默：「你的家在那裡？」

「我就住在這裡呀。」我沒有所謂家。」

「不是那個，我是問你的老家。」

「哦，那是遠着呢！」她苦笑着說，「我要你猜一下。」

但是我沒有依她猜，我指着前面道，「這就到了。現在你可放心了罷？咱們過一天再見。謝謝你

送我到家。」

她好像不會聽見我的話。挽住了我的臂膀，只是走。

到了門前，她這才頑皮的笑道，「你瞧，人家送情人也不過如此！」却又不待我開口，便接着

說，「你好意思不讓我進去坐坐麼？你也得體惜你的情人，他也該累了。」

我當然請她進去坐坐。雖則我猜不透她的用意。

在房裡坐定一後，她朝四下裡看了幾眼，喝着茶，笑了笑，却又十分正經地對我說，「不知怎的，

昨晚上一見你，我就愛了你。現在是更加愛你了。以後我有工夫就來看你，要是你不討厭的話。」

我也笑了，「我偏偏討厭，你又怎的？」

「你騙我。知道你是騙我的！況且，你就不歡迎也不成了，是你自己引我來的！誰叫我和你認識

呢？」她說着又笑了，嬌憨地纏到我身上來。

我也漸漸覺得，她這故意開玩笑的背後，潛伏着甚麼東西。她的聲音笑貌，說是做作的麼，却又

分明是那天真而熱情，這從她的眼光裡就可證明，但卽在這同一的眼光中仍然有些閃爍不定的異樣的情緒，毫不掩飾地流露出來。

「幹麼你不開口了？」她仰臉，目光灼灼地看住我說，你在想甚麼？不喜歡我頑皮？難道頑皮一點不好麼？一個人應該時常笑，找機會來笑，創造出笑的機會來。是麼？怎地你老不開口呀！」

儘管她這麼說，但是她的眼光却有點陰凄凄了。我忽然像看見了她心裡的秘密，就脫口說道，「你問我在想甚麼。我想：我彷彿看見一個寂寞的孩子對着鏡子在自言自語，……我又記起了從前讀過的一篇小說，有一個孤獨的女孩子，天天請人代寫一封情書，然而這些情書只給他自己看，他那情人，根本是她幻想出來的……」

我沒有說完。因爲現在連她的臉色也突然變得陰凄凄了。房內靜得可怕。我們四目對視，似乎在等待對方先開口。我們不過是第二次見面，其實連彼此的姓名還沒問過，然而倒好像大家已經看見了對方的心事：這就是我和她那時的奇特關係。而這一奇特的關係，就使得我們不願再講泛泛的客套，却又不便立即傾吐心裡的話語。

後來還是她歎了口氣道，「讓你這麼一說，倒勾的人家心裡難受。」我苦笑了一下，還沒開口，她又說道，「可是爲甚麼你有了那樣的想法？」

「因爲我們是同一輩的人，」我打定主義要和她做好朋友了，「我們都會有寂寞的感覺，都需要安慰。剛才我那些話，是說你，但也有我自己在那內。如果那個對鏡子說話的女孩子就是你，那麼，鏡子裡的一個，又是誰呢？」我希望她不會仍舊是你！」

「噯，不會仍舊是我麼？」她望了我一眼，忽然笑了，「不可能的。那還是我，不過，也有你！如果完全不是我，那又有甚麼意思。」

「這是再好沒有。」我說着，輕輕抓起她的手來，合在我的手掌中間。

以後，我們就診些本地風光，她忽然嘆氣道，「一言難盡，反正你眼不見爲淨。讀甚麼書、我老早就想走了，可是也不能隨你的便呢！」

「哦，爲甚麼不能夠……」

「一則是無家可歸，」她憤慨的搶着說，「二則也無事可爲；三則，唉，——不用說了，你不在學校裡，倒也省了多少是非。」

我也不再往下問了。她是處在怎樣的一個境遇，我已經猜想到大半。

臨走的時候，她忽然想起了還沒知道我姓甚名誰。她說她叫做N，——又問我的。我略一遲疑，就把姓名告訴了她，——反正她遲早會知道的。

有好幾天，我把她來和六七年前的我自己相比。時代不同了，這個女孩子居然還能對付，足見比我強些。然而她的前途恐怕也更困難些。

說來好笑，自己的「命運」還不知怎樣，卻又替人家擔心。

一月十一日

昨天到「城裡」走了一趟，覺得空氣若隱若現有股特別的味兒。這是甚麼東西在腐爛的期間常常會發生的臭氣，但又帶着血腥的味兒；如果我找一個相當的名稱，我以為應該是「屍臭」二字。

如果說是我的錯覺，我不承認。那麼，也許是我的敏感罷，哼，一個飽經變故，在牛鬼蛇神中間混了那麼久的女子，她的感官自然是銳敏的；人家在玩甚麼把戲，她說不上來，但是她能感到那空氣，而且隱約的辨出「風」從那裡來，十之八九沒有錯誤。

大風暴之前，一定有悶熱。各式各樣的毒蚊，滿身帶着傳染病菌的金頭蒼蠅，張網在暗陬的蜘蛛，伏在屋角的壁虎，嗡嗡地滿天飛舞，噙唾地爬行嘶叫，一齊出動，世界是他們的！

但是使我暗暗地吃驚的，倒是我自己的冷漠的心境。好像我不是此世界的人，一切都與我無關似



的。近來我常常如此。這不是應該的罷？好，誰說是應該的呢，然而，在這世上，剩給我的，還有甚麼？敢問！

曾經有過一個時期，我的眼光向着正義和光明；也有過一個時期，我走在善惡的邊緣，激起了內心的焦灼與苦悶，像這樣幾天常常會面的N；也有人真心愛過我，而且，也還有一個不願想起但近來又時時闖進我心坎的小小的生命，——可是，這一切都到那裡去了呢？剩下來了我，還不是滿帶創傷的孑然一身！

近來我時時自問：我還有甚麼？沒有。然而怪得很，一年多前被我忍心丟在桂林醫院的小生命，便在這時悄悄爬上了我的心頭。一種溫暖的感覺，將我催眠了，我忘其爲我，悠然到了另一世界；我彷彿看見一隻蘋果臉，黑漆一般的一對眼睛，像小麻雀似的半跳半撲，到了我膝前，我感到小手撫摸到我的胸前的輕柔的接觸，——我的神經一震，但是，我仍是我，這幻象只一閃就沒有。

剩下給我的，還有甚麼？我怎能不淡漠？

因此我昨天嗅到了那異樣的屍臭，我也仍然只有淡漠。

因此，當我在舜英那裡冷眼看到了魔鬼憧憧，顯然有甚麼事在策劃，我甚麼興趣也感不到。甚至，當那位得意忘形的「前委員太太」拉我到她臥室裡誇示他們的「成功」在即，（自然她還是隱約的暗示，但已經够明顯了，）我也只淡淡一笑道，「可不是，我倒忘了，你那老三的病，出瘧子，早該好全了罷？」

「誰知道呢！後來又沒有來電報。」舜英依然那樣興高采烈，「光景是好全了。這十幾天工夫，忙大事還忙不過來，我也鬧昏了……」

我只是抿着嘴笑。她凝視了我一會兒，又說「不久就可以和了，功德圓滿，咱們都是下江人（印註），……你自然也回去啦。」

「和，但願就在明天，後天，下星期，下一個月。」我故意這麼說。

可是她倒認真了，正容告訴我道，「那倒未必能够這麼快……」

「哦，不能那麼快？」我故意再挑一下，「不過，慢了怕有變化。豈不聞夜長多夢麼？近來我就怕一個字：拖。我私人的事情，都是一拖就變得不妙了。」

「不會的！」舜英好像有些可憐我這樣消息隔膜，「方針是已經確定了。大人馬，好意思朝三暮四麼？不過，也因為是大人馬，總不好立刻打自己嘴巴，防失人心，總還有幾個過門。」

够了，我聽得够了；任何變動，難道還能把我也變一下麼？

我離開舜英那裡，茫然不知怎麼是好。入這一種動物，當真有點古怪：當他覺得一身如寄，於世別無留戀的時候，原也飄然自適，但同時又不免空虛寂寞。我信步走去，看見街上匆匆往來的人們，便覺得每個人都有一個目的，為這目的而奔忙；看見衣冠儼然官氣薰人的角色，便在他的臉上認出了相同於剛才舜英所有的那種得意的微笑，而別一方面，被這種微笑所威脅的人們呢，或怒或悲，也是各盡形相……

忽然想起：如果小昭尚在，不知他此時忙些甚麼？

還有，K和萍，以及他們的朋友，此時不知又在忙些甚麼？

突然我發見我是走到了回「家」去的車站上了，我又暗暗吃驚；為甚麼下意識這樣做，難道回去又有甚麼可喜的事情在等待我麼？難道我這人的目的就是找N來談談解悶麼？

自己對自己發生的反感，把我的腿往回拉了。同時我又想出一些小事情來，也讓自己「忙」一下，我離「城」時，只帶了隨身應用的物件，大部份的行李都寄在那個痴肥的二房東太太那裡，何不乘此沒事，去看望她。我跳上了一輛人力車，正待說地名，猛又想起那位二房東太太是「貪小」的，不便空手上門，須得買點甚麼送給她。

於是我就先到我那老鄉開的舖子去。

舖子裡忙碌異常，一邊是顧客，一邊是木匠。老鄉口啣香煙，挺胸凸肚，正在「照料」。一聽見我就滿臉堆笑容，但這笑容不甚恭敬。

「今天進城來麼？您這次高升，我還沒慶賀呢，今晚上喝一杯水酒，怎樣？也不邀別人，只幾個同鄉。」

「謝謝，公事忙，還得趕回去呢！」我一面說，一面瞧那些木匠。「幹麼？您又要重新裝璜了罷？」

「不是，」來眯細着眼睛說，「打算添一個寄售部。」於是把眉頭一緊，作出沒奈何的臉相道，「您瞧，有東西的人還往外賣呢，生意難做！」

我忽然心裡一動，就問道，「舊貨還能銷麼？」

「不一定。要看是甚麼東西。……」

我一面和老鄉說話，一面買了些化妝品，心裡却想寄存在二房東太太那裡的東西，有那一些可以賣掉。

從前我所住的那間房已經租出去了。那位痴肥的太太一見我就告訴，說新來的房客脾氣不好，架子大，真噁氣。

當我拿出東西來送給她時，那位新來的房客更倒霉了；二房東太太不願氣喘，下死勁的罵他，——似乎罵他即所以回答我送的禮物。

我說我要看看寄存下的東西，她立刻賭咒似的說，「您放心，攔得好好的，老實咬不到。」

「不是不放心，」我笑着給解釋，「打算找一兩樣帶去用。」

但是我何嘗真想帶去用，我不過估量一下，看看有沒有可以放到我那老鄉的「寄售部」去——當

然我也不過先估量一下。

只揀了幾本書，我打算走了，房東太太這才記起來，有給我的一封信。「您頭天搬走，第二天就來了，」她東摸摸西瞧瞧的找那封信。「我說搬走了，便問搬在那裡？啊，小姐，你沒說過，就是你說了，我也記不清。」「還有東西在這裡呢，總要來的……」我這麼回報他。再隔一天，又來了，就留下一封信，說是要當面交給您的。」

我聽她說着，便猜想那是誰的信。可是她摸了半天，還是沒有，却又說，「是一個男的，年青青，相貌也好。哦，得了！」她蹣跚地走到我那些寄存的東西跟前，找了一會兒，便轉身說，「你那幾本書呢？……呀，早就在您手裡了麼？信是夾在一本書裡的。」

果然在書裡。我一看，前面沒有稱呼，後面也沒有署名，很像是抄一段書。我讀第二遍時，就明白了：這是王給我的信！

我撕下一條紙來，寫了個地名，沉吟一會兒，再隨便寫上個街名，和人名然後交給房東太太道，「要是那人再來，你給他，謝謝您費心。」

在回去的路上，我想：大風暴來了，螞蟻也有預感，螞蟻從低窪的地方搬到高處去了。甚麼都在忙。可是我們——

(印註)四川人稱浙江人為「下江人」！意即長江下游的人，

一月十三日

這兩天，我費了很大的精神，打算在那些經過我檢閱的許多信中，發見這些一封是跟我前天在房東太太那裏所得的，同出於一人，爲甚麼我發生了這樣的念頭，自己也不明白。也許是爲了弄點事來忙一下。但我的確化了工夫先把那筆跡認熟。

我相信這確是K的信。我有理由斷定是他的信。

我甚至還盼望明天或後天，在信堆中我會發見一封信，那上面所寫的街名和人名任誰也不知道，只有我知道。因而這也就是給我的信。

昨晚上N來玩，他有意無意地在我案頭拾起一本書來隨便翻着。恰巧這本書裡就夾着那所謂給我的「信」。我當時真有點窘，又不好攔住她，其實給她看見了也不妨，反正沒有名字，不像一封信。果然被她翻到了，他瞥了一眼，就翻過去，可又回轉來，說道，「這不是信罷，可不可以看呢？」——哦，是一篇作品。一定是你的大作了，……」

「你不能看！」我乘勢就想搶過來。然而N是頑皮慣了的，她早已一跳就跳在桌子的那一邊，高擎起那張紙，先讚聲「一筆好字，」就念下去道：

「她當然想得起，這是甚麼人，有一天，在花溪，他曾經託她打聽一個人的行蹤。後來她自己也就碰到了這一個人。有過一點誤會，他現在誠懇謝罪，都是他太多心。然而不應該原諒他麼？他是處境太複雜了，不能不謹慎。至於那位女朋友呢，也真心地向她謝罪。」

N朝我看了一眼，似乎想說話，却又不說，再念下去：

「他們接受她的忠告，已經檢驗過身體。潛伏的病菌也給發見了。一個時期的休息成爲必要。她可以放心，倒是她自己的康健，他們甚爲關心。當然也知道，這位可敬可愛的姊姊，又勇敢，又聰明，又是那麼細心，必然能够招呼自己，但是他們每一念及她的境遇，總是憤慨和憂慮交併。」

這當兒，我已走到N跟前，從N手裡拿過那張紙來，勉強笑着說，「看够了罷，既然看了，就得發表意見，批評批評。」

N好像沒有聽得，只不作聲。過一會兒，忽然問道，「喂，可敬可愛的姊姊，你寫這個，有甚麼意思？」

「你以爲是我寫的麼？」我淡淡一笑說。

「剛才已承認了，還賴呢！」

「我幾時承認了來，你倒想一想。」

N低頭尋思一會兒，忽然笑着說，「還沒看完呢，」就伸手來搶。我本待不給，但又怕把紙搶破了，便鋪開在桌上，伸手攔住她道，「不準動，念給你聽。」生活不像我們意想那樣好，也不那麼壞。只有自己去創造環境。被一位光榮的戰士所永久摯愛的人兒，是一個女中英雄。她一定能够創造新的生活。有無數友誼的手向她招引。請接受我們的誠懇的敬禮罷，我們的戰士的愛人！」完了，哎，生活的味兒，我也嘗够了，可是……喂，N，你有沒有碰到過那樣的人？」

「怎樣的人呢？」N不解的反問。

「比方說，像這張紙上所說的那個女人。」

「我說不上來，而且沒頭沒腦的。」N沉吟了一下。忽然跳過來拍我的肩膀道，「你別搗鬼了。那個，太像一封信，口氣是對一個人說的，——哦，你把那些代名詞一換，宛然是一封信哪。」

我苦笑了一下，不理N，把那張紙摺起來，放進抽斗裡，這才慢慢說道，「隨你愛怎麼猜罷。我只知道一點：是有這麼一個人。」

於是把話題岔開，一會兒，N也就走了。

我沒有見過N的筆跡，然而我敢斷定這是他的信。

這一封信，給了我溫暖。我覺得還有甚麼剩下的東西是屬於我的，我還不是孑然一身。但是我怎樣創造新生活呢？等了兩天，還沒看到筆跡相同的信。……

一月十五日

紛紛傳言，一樁嚴重的變故，發生在皖南（印註）。四五天前在「城裡」嗅到的氣味，現在也瀰漫在此間。

本區的負責人們加倍「忙」了起來；他們散佈在各處，聳起了耳朵，睜圓了眼睛，伸長着鼻子，獵犬似的。但凡有三五個青年在一處說說笑笑，嗅着蹤跡的他們也就來了，我也被喚去指授了新的「機宜」。媽的，那種樣的細密猜測，疑神疑鬼，簡直是神經衰弱的病態。

除了一握的食祿者，其他的人們都被認為不可靠了，竟這樣的沒有自信！剩下來被依為長城的，只有二個：財神與屠伯。

然而人們心裡的是非，雖不能出之於口，還是形之於色；從人們的臉色和眼光，便知道他們心裡雪亮：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紀律問題，……

我想起了五天前舜英對我說的話，「方針是已經確定了。」

哦——畢竟舜英他們是個中人，是一條線上的，參預密勿，得風氣之先，近水樓臺。可惜我那天沒精打采的不甚理會得。

最可笑的，是R這傢伙了。他竟也滿臉忠心的樣子，而且擺出「指教」的口吻，對我演說了一半。實在聽得厭煩了，我就頂他一下道，「多謝你指點。我這笨人，國家大事機微奧妙之處，當真摸不明白。你不說，我倒還像懂一點，你一說，我越弄越糊塗了。幸而我現在是對付白紙上的黑字，機械工作。不然，準定又要鬧錯誤，受處分。我這人就是這樣沒出息，不求上進，眼前的顧得了，不出岔兒，也就心滿意足了。」

不料R這蠢東西連這點弦外之音也聽不出來，倒擺出可憐我的嘴臉，鄭重說道，「可是，你雖然對付的是白紙上黑字，這些政治上的大問題，你也必須了解；譬如……」

我突然格格一笑，打斷了R的「演說」。R朝我看了一眼。遲疑地問道，「怎麼了？」我搖了搖

頭，不答。可是看見他乾咳了一聲，又打算繼續他的雄辯時，我趕快說道，「省得你疑心，只好告訴你：這兩天鬧肚子，老是要放屁，這當兒竟覺得非上茅房不可了。」

說完了我又格格地笑，F沒奈何地站起身來走了……

傍晚，應N之約，到了一個經濟餐室，據說這是幾位教師和職員的「得意之作」，經濟未必，穩便是「第一」。當我看了看那頗為穩蔽的座兒，便笑着對N道，「好個密會談情說愛的地方，只可惜我們這一對是假的！」N也笑了，但神色抑悒，像有什麼心事。

剛端上兩個菜，忽然聽得兩個粗暴的聲音由外而來，終於在隔座停住，接着就是大模大樣的吆喝，筷子敲着碟子，叮叮響成一片。

N夾了一筷菜也忘記了往嘴裏送，臉色有點慌張。

我從那竹壁的縫裡瞧了一下，看不清這兩個的嘴臉。N却對我搖手，在我身邊低聲說道，「不用瞧，聽口音我已經知道是誰了。」

我會意地點了點頭。猜想N是怕惹事罷了，於是我也埋頭吃飯不說話。

隔座的聲音却和我們這裡成了反比例。最初是爭先搶後嘈雜的叫聲，似乎各人只說自己的話。漸漸話頭湊在一處了，中心題目好像是個女人，本地口音的一位，撥火棒似的在譏諷他的同伴。

「遲早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老雄貓的嗓子，外省的口音。「我對於這種事，就喜歡慢慢兒逗着玩。女人也見得多了，那一次我不是等她乖乖的自己送上來？你瞧着罷，敢打一個賭麼？」

「別吹了！你，哈哈，你倒像是唐僧到了女兒國！莫非她眼裡看出來，就只有你一個是男的？不用說你還放着一個敵手在那裡，——這個九頭鳥却是閃電戰的專家，跟你作風不同。」

「管他是九頭鳥，九尾龜我也不怕，瞧着罷，只問你，打不打賭？」

「哦——媽的！怎麼菜來的那樣快！」砰的一聲，大概是拳頭捶在桌子上。那竹壁也簌簌發抖起



來。

我看見N面容慘白，眉尖深蹙，眼裡却燃燒着忿火。她把筷子插在碗裡，忘記了吃飯。我慢慢地伸過手去，正待挽住了她的，隔座那個本地口音又響了起來：

「啖，啖，打賭便打賭；可是先得說明白：賭什麼，遲早會動手，這是一句話；遲早到了手的，不過是殘羹冷飯，這又是一句話。你要賭的是那一句？來！乾了這杯酒，再說！」

「媽的，你這貧嘴，看惹起老子的火來！」

「哈哈，你在這裡對我發火，人家在那裡早已打得火熱！你別再吹了，呵Q，你安份些罷，守在一邊，等九頭鳥吃够了你去舐碗邊！」

「該死的，你才是呵Q，才是……」老雄貓的嗓子有點嘶啞了。

但是對方却冷冷地朗聲笑道，「你不信，趕快到俱樂部去，也許還趕得上舐一舐碗邊。不過，恐怕頭幾次的，還沒有你的份呢！」

我覺得有個東西在眼前一晃，忙抬起頭來，却見N已經站在我跟前。她扶着我的肩，把臉靠近我的耳朵，咬牙切齒地說，「我們走罷！」

這當兒，砰的一聲，連這邊的碗筷都跳動了，老雄貓的嗓子大嚷道，「這小子，這小子！你賭甚麼，我馬上抓了她來，當面做給你看！」

N全身一震，就落上我的座位裡了。我瞧瞧前面，又瞧瞧後面。

「哈哈，別急！喂，伙計；伙計；媽媽的，菜來得那麼慢！媽媽的！」似乎把甚麼碗碟扔了，兩個人都一齊嚷罵。掌櫃的陪小心的聲音也出現了。

我拉着N說道，「走罷，你在這邊，臉靠著我的肩。」

急急忙忙到了我寓所，N這才鬆回一口氣，像把甚麼髒的東西從口裡吐掉，「呸」了一聲道，「

簡直不是人，是畜生？比畜生還不如！」

「可憐我沒有見他們的尊容，」我冷靜說，「見了記着，日後也好預防，他們從街左來，我一定掩面往街右去。比瘋狗還可怕呢！」

N不作聲，定睛望住她的脚尖，似有所思。

「那傢伙是一個甚麼路數？」我低聲問她。

「呢，那一個？」仍舊低頭看着脚尖，「哦——是那外省口音的麼？也不明白他的來歷。也不知道他從前究竟是甚麼學校的學生。不過現在可潤得很啦，不說別的，單是甚麼獎學金，他一個人就佔了三份。……」

「可是他幹麼敢這樣凶橫？難道是狗肚子裡黃湯灌多了的緣故？」

「絕對不是。這是他的作風。他仗着他是……」N頓住了，瞥了我一眼，就轉口，「這些內部的事，一言難盡。你不知道倒好些。」

但是我已一目了然。曾經混了那多年，見識過G和小蓉和陳胖這一流貨的我，在飯館的時候只聽那口氣，就猜到個大概了。N不肯直說，却也難怪。她還沒明白我是何等樣的人。

當下我打定主意要和她深談，我握住她的手，凝眸看着她的臉說道，「論年齡，我也比你大幾歲，不客氣，我就叫你一聲妹子。我們是一見如故，可是，你猜一猜；我到底是幹甚麼的？我是怎樣一路人？」

N笑了笑，「我知道你是在這裡郵局辦事的，可不知道你是……」

我趕快接口道，「可不知道我是怎樣一路人罷？先不說我自己。妹子，我個明白你是甚麼樣的人，你是要照人家的計劃去行事，今天是風，明天也許又變了雨，你渾身是耳朵，是眼睛，人家悄悄談心，你得聽，人家……」我還沒說完，N的臉早已紅了，她生氣似的叫道，「可是我還是我，還沒……」

……」她又突然住口，吃驚地望住了我的面孔。

「還沒喪失了靈魂罷，」我笑了笑，「那是毫無疑問的。然而正因為如此，你對於剛才飯店裡那一個風浪，就無法對付。」

N嘆了口氣，不言語，只把眼光緊緊地盯住我。

「可是，妹子，你不用吃驚。我也就是你。現在你走的這條路，六七年前我就走了，而且還在走着。但是，如果我也說「我還是我，」那恐怕只有，妹子，剛才也說過這話的你，能够相信我。」

N還是不言語，低了頭，却把我的手緊緊握住。

「我比你早了幾年，所以我所經驗的痛苦，也比你多的多。我曾經也使自己變壞，變得跟他們一樣壞，以毒攻毒！」

「哎，怪不得你和別人有點不同。」N慢聲說，突然她興奮起來，「可是我不能，——我怎麼能變得跟他們一樣？我正大光明的去對付！」

「不過，像剛才那傢伙的瘋幹，倒還不怕；最怕的是陰險。而且轉你的念頭的，不止一個。妹子，那個所謂九頭鳥，又是怎麼一個傢伙？」

「他是訓育方面一個職員。就是他說的，剛才飯店裡那傢伙之所以得有今日，無非靠了拍馬和賣友，還加上一項，充打手。」

「哦——這也不見得出奇，」我冷冷地笑了一下，「他們的實貴履歷，全是這一套。我當作怎樣了不起呢，原來不過如此！」

「但是你不要小看他！」N的口氣又嚴重起來了。人家當他「青年幹部」呢！有好幾個人吃了他的虧，都只好眼淚往肚子吞——我親眼看見的。

這時候，聽得有喝醉了的人在街上走過，大聲嚷叫笑罵。我們會意地互相看了一眼，心頭感到異

常沉重，一會兒，N自言自語地訴說道：「幹麼我會落在這樣一個地方？是我自己不好麼？——也許，誰叫我發癡巴巴地要唸甚麼書，升甚麼學？當第一次用甘言誘騙，用鬼臉恐嚇，非要我進這圈子不可的時候，幹麼我不見機而作？……」突然她跳起來，抱住了我，怒聲說，「可是，自從家鄉淪陷以後，我就沒有家了！現在我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了！我像一個佞鬼，已經跑不掉了！」

我按住她的肩頭，柔聲安慰道：「也不盡然。現在你有了一個朋友了！」

〔印註〕係指一九四一年一月發生的皖南事變，共產黨方面爲以忍讓求得團結，與國民黨取得協議，命令其所領導的新四軍江南部隊向江北撤移，豈料行至皖南茂林鎮附近爲國民黨設伏的大軍圍攻，幾致殲滅，軍長葉挺被俘，此爲抗戰以來殘殺同胞的最大一幕慘劇，此事發生後，國共裂痕加深，重慶和南京之間「和平」空氣大盛，舜英所說的「方針是已經確定了。」意即在此。

## 一月十九日

有一封「無處投遞的信」居然被我檢得了。筆蹟是陌生的，但收信人的姓名，住址，我比郵差還「熟悉」。有一點小小的疑竇：記得我留給二房東太太那字條上寫的是「魏民」，可是這裏變爲「草敏」，到底是我記錯了昵，還是「發信人」誤記？再者，「筆蹟」也不對。而且也不是萍的筆蹟。她的，我認識。

不過這就是我盼望了好幾天的「無處投遞的信」，理合無疑了。

內容比先前留在二房東那裡的條子更加「藝術化」了，令人「神旺」。

我正在研究推敲，忽然N闖了進來，一臉的緊張，鼻尖上有汗。她扶着我的肩膀，一面喘息，一面瞧着我手裡那張紙，唧唧噥噥念了兩句，就嘲笑道，「你倒實在悠閑，飄飄然；外邊鬧得怎樣了，你全不管，——噢，這一段文字，好像在了一本甚麼書上看見過，你從那裏抄來的？」

「外邊鬧甚麼？」我裝作不經意地將那張紙擦開，「是不是那個外省口音的又在追蹤你，不甘心抵碗邊？」

「呸！你這人不老實，」N懶惰地走開，「……哎，恐怕要出亂子！」

「到底是甚麼事呀？你又老不說……」

「有人說，歷史要重複演一次，有人說不會，爲的是大敵當前。你看是怎樣？」N還是那一路的口吻。「堂堂公佈說沒有甚麼不了的事，我就不信；向例是表裡不符，說的和做的，完全反比例！」

「哦，這個麼！」我明白了N所謂「亂子」是甚麼了。

N走到床前坐下，將手裡的一捲綠色報紙，隨手向我枕邊一丟，凝眸鎖眉，臉朝着空中；似乎在斟酌，怎麼把滿腦子的亂糟糟的說話揀要緊的先說。可是，剛說得「今天」二字，有人在叩門了，N驚愕四顧，我正待起身，門已經開了，進來的是E。

「正想去找你呢，你可來了。」我笑着迎他，請他坐在窗前。

E好像沒有聽得，却對N笑了笑，似乎說「原來你也在這裡呀，」又轉臉瞥了我一眼，這才恍然似的答道，「找我去？有事麼？」

「自然有呀！」我抿嘴笑着說，却瞥見N坐在那裡神色不安，「一句話與你請客。——哦，讓我來給你們介紹。」

「謝謝，可是我們本來認識。」N輕盈地站了起來，「我還有點事，對不起。」說着，她瞥了我一眼，就匆匆走了。

E目送着N出去，又從窗口往下看。這當兒，我一眼瞥見N帶來的那一捲綠色報紙遺忘在我枕邊了，我趨到床前，順手拿一件絨繩衣將牠蓋住，轉身來喚着E笑道，「喂，你和她，看來是好朋友了，那一定得請我吃飯……」

「F回過頭來，不答我的話，却問道，「你們幾時認識的？」

「日子不多。」我隨口回答，却又佯嗔反詰道，「好像我沒有理由和她認識起來的，可不是麼？」

「那裡，那處。」F有點窘了，陪着笑。然後他把臉一板，低聲慢慢地說，「時局很嚴重，想來你是知道的吧？我接到命令，加緊防範。」

我看着他那種神氣就要作嘔，便冷冷地譏諷他道，「哦，那麼，怎樣辦呢？一切聽候你指示。會不會發生暴動？」

不料他竟答道，「難說。不過這裡是不怕的，早就有了佈置。」

「哦，可不是！我相信政府的力量是充足的，就像報上所宣佈。」我忍不住笑了笑，趕快又擺出莊嚴的臉色來，加一句道，「何況還有諸公——忠貞勇敢的幹部！」

「然而形勢還是嚴重。」F睨望着空中，手在下巴上摸來摸去，竭力摹仿一些有地位的人物的功架，「軍委會的命令，那好報竟敢不登。而且膽敢違抗法令，擅自刊載了不法文字，——四句詩！（印註）」

「哦！想來給予停刊處分了？」我故意問，瞥一下我那床上的枕頭。

「倒也沒有。只是城裡的同志們忙透了，整整一天，滿街兜拿，——搶的搶，抓的抓，撕的撕！然而，七星崗一個公共汽車站頭的電線桿上，竟有人貼一張紙，徵求這天的肯給十元法幣——」

「哈哈！」我忍不住笑了，「這買賣倒不差！可惜我……」但立刻覺得不應該這樣忘形，就皺了眉頭轉口道，「我不相信真有那樣的人！」

「誰說沒有！」F依然那樣滿面嚴重的表情，「一個小鬼不知怎樣藏了十多份，從一元一份賣起，直到八元的最高價，只剩最後一份了，這才被我們的人發見。可是，哼，這小鬼真也够頑強，當街不服，大叫大嚷，說是搶了他的「一件短衫」了，吸引一大堆人來看熱鬧。那小鬼揪住了我們那個人

不放，他說，有人肯給十一元，可不是一身短衫的代價？看熱鬧的百幾十人都幫他。弄得我們那個人毫無辦法。他只好悄悄地溜了。」

我又忍不住笑了。那時我說什麼好呢，笑固不佳，而不笑也困難。

顯然我的笑使得F感到困惑。他接連看了我幾眼，忽然問道，「可是，你和她是怎樣認識起來的？」

「誰呀？」我摸不着頭緒，但隨即想到了，「哦，你是說N麼？」

F異樣地笑着點頭。

我不明白他爲甚麼注意我和N的關係，就不肯說老實話？「同在一個地方，自然免不了會認識。你又是怎樣開頭認識她的呢，——何況我們又全是女的。我也正打算問你：N這人你以爲怎樣？」

「沒有甚麼。」他沉吟了一下，「我的印像倒不壞。她剛加入團裡，恐怕不到四個月，還是我『說服』她的。這是青年的女孩子，往往無理由的固執，甚至還有點無謂的疑懼，都是思想不純正之故。但是近來有人批評她表現得不怎樣好，情形相當複雜……」

「怎樣批評她？誰批評她？」我着急地問，無意中流露了我的關切。F似乎也覺得了，他注意地看了我一眼。我也自悔孟浪，趕快轉口道：「所以我剛才問你此人怎樣呀，我也看出她有點那個。」

「也不過是最近幾天的事。我並沒親自聽得，但據那老康說，N對於這幾天發生的事故，在同學中間發了不正確的言論，拉扯到團結問題，還有別的表现都不很好。……」

「嘿，這可就嚴重了！」我故意毅然說，心裡替N擔憂，「可是，那個——唔，你說的甚麼老康，又是誰呢？想來是可靠的了？」

「這老康也是個學生，可是——」F翹起大拇指對我作了個鬼臉，「了不起，爬得快，此刻風頭正健。」沉吟了一下，他又表示對於N的關心道，「我明白老康之爲人，不大相信他那些話，當然替

她解釋了幾句。可是她還蒙在鼓裡呢，他又老不到我那裡去談談。」

「嗯，不要我跟她說一說？」我試探着一句。

F 笑了笑，站起身來，含糊應道，「也好。可是這也爲了她自己，對麼？」他踱了幾步，又笑了笑說，「實在我倒常常給她做掩護的。」

F 走後，我就跑到床前，取出 N 忘在那裡的報紙來看，可不是，不出我之所料，正是人家肯化十塊錢買的那話兒！兩幅挺大的鐸板字，首先映進我的眼簾，一邊是「爲江南死難諸烈士誌哀」，又一邊是那四句：「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我把那報紙藏好，坐在床上出神。我想起了我的家鄉，可不知那裡現在的怎樣了，……我埋頭在沉思中，竟連有人進來也不覺得。

當我抬頭看見又是 N 的時候，她正走到我跟前，眼光望着那枕頭。她自言自語道，「沒有。這可怪了，難道在外邊丟失的麼？」她反身又要出去了。我一把拉住她問道，「你找甚麼？」

「一份報紙，綠色的。」她一面回答，眼光還是在滿室亂轉。

「是不是化了八塊錢的？」我從被窩中抽出那份報紙給她，又笑道，「我倒有一份，賣給你罷，也算八塊錢。」

她一把搶在手中；詫異地問道，「怎麼？這故事，連你也知道了！」

「自然。可是我問你：這是從那裡弄來的？」

「一個朋友那裡——」他疊起兩個指頭比着，「他有那麼一疊。」

「呀，那他一定是個潤佬了，幾塊錢一份，一疊該有多……」

「屁個潤佬。他一個錢也沒化，都是輪渡上沒收來的。」她把報紙展開，又摺得小小的，鄭重地放進了口袋裡，又問道，「你也和九頭鳥相熟麼？」



「那一個九頭鳥？」

「就是才來過的那一個。」

「哈，我倒不曉得F還有這麼一個雅號呢！」一下裡我全明白了：難怪剛才F來了，N就神色不安而且匆匆避開，而且F又再三問我怎樣會和N相識——其中的關係現在都明白了。我拉住了N的手，同在窗前坐下，就把F剛才所說的話都一五一十告訴了她。

N有點驚慌，但還能冷笑。我又問道，「他說的那個老倌，大概就是那天我們在飯店裡聽到的那個外省口音的鬼？」

N點頭，咬着嘴唇，不言語，過一會兒，她這才說，「他爲甚麼要跟你說那些話？有甚麼用意？」

「無非是見好罷哩。但也許另有詭計。總之，你的事情，並不簡單。」

看見N老是皺緊眉頭，咬着嘴唇，好像沒有主意，我又問她道，「你打算怎樣？有一個網在捕你，那是顯然的。F那套鬼話，管他是真是假，你去找他談談，總比不去好些。你得有點行動，克服這環境。」

N仍然不言語。但她對於我的勸告，顯然沒有誤會，她緊緊地靠住我，拉住了我的手。末後，她奮然說，「我不去，我誰也不理！那一套，我全不會！難道他們吃了我不成，我不能一步一步妥協，奔到自己連人氣都沒有！」

我嘆了口氣，點頭，輕聲說，「你不理他們，可是他們偏要來理你呀，——困難就在這裡。」

N天真地望着我，嘴唇上咬出了兩個很深的齒痕。

「我的經驗不如你，」她扶着我的肩膀，「不過，我又沒犯法，也不有求於他們，難道無事端端就把我……」她突然住口。我感覺得她那按在我的肩頭的手輕輕一震，我迴眸看她，她勉強笑着，

「我也可以去找下，探一探他的口氣。」她就走了，

〔印註〕所謂「奸報」，係指在四川重慶出版之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按該報於皖南事變發生後，擬於報上發表抗議的呼告，揭露真相，但被國民黨當局檢查免登，該報乃不願墜迫，在被免登原文的空白處刊出周恩來的四句詩，即日記中提及的「千古奇冤……」等四句。

一月二十一日

爲了要安排那些寄存在二房東家的什物，我在城裡過了一夜，我用這理由請了一天假，也用這理由在舜英家過夜。

「你賣掉了舊的，再買新的？」舜英聽說我在處理我的「財產」，隨口問了這麼一句。

「也不過是這麼打算罷哩！」我也含糊回答。

實在說，我於此事，並無甚麼「打算」。也還是和那位二房東太太見面之後鬆弛地想出來的。也許是我的神經過敏，那時那位「好太太」見我又光顧了，而且說是來看看自己的東西，她那臉上的肥肉便疊起了不大自然的皺紋，我恐她生疑，趕忙扯謊給她解釋道，「爲的有一個朋友向我借幾件去使用，……」

「哦，可是你那朋友倒精明着！」肥臉上的皺紋依然有，但以我看來，皺的意義不相同了。

「可不是！」我笑着，「人家都精明。回頭我瞧，也許就讓給他。」這時候，我突然想到：要是揀幾樣放在我那位老鄉的「寄售部」裡，倒也是一個辦法。我這幾天來，時時感到一個人手頭沒有一些防備意外的法幣，總不大妙。

於是我索性請二房東太太作顧問，揀這挑那的翻弄着那些東西，又商量該標牠一個甚麼價。在這當兒，我就有意無意地問道：「沒有人來找過我罷？」

二房東太太把眼一瞪，過一會兒，這才搔了搔頭。

「這可怪了，」我心裡尋思，「既然沒人來過，上次我放在這裡的胡謔的通信址爲甚麼又有人在用牠？難道真有一個叫做「章敏」的天下有這樣巧事麼？」

「噢，不是我留一個字條兒在這裡麼？」我換了方式再問。

「噢，噢，那個，有人來拿了去了。」

「來的是一個怎樣的人？就是前次來過的那一位罷？」

「那我可不知道。老媽子見了的……」房東氣喘地說。她就要喚老媽子，我攔住了。反正是問不明白的，何必大驚小怪，引人注意。

因爲看到這一趟是白跑，而且也還不敢說我的身後已經完全沒有「尾巴」，所以我又將計就計，把處理那些東西作爲一樁正事辦理。我揀出了若干不必需的，都拜託了我那老鄉。

等到一切都辦妥，天已快黑，最後一班公共汽車早已過去，我只好到舜英那裡借宿。

但是後來就知道我這一次來的不巧，舜英那裡有事。主人陪着甚麼客人躲在那間耳房裡，這且不用說，就是那位主婦也不同往昔，一面和我應酬，一面心神不屬。

我也懶得管他們的閑眼，自願在心裡盤算：也許我留在二房東那裡的字條落在別人的手裡了，不然何以我所接到的那封「無處投遞」的信，筆蹟是不認識的？但是，假定是別人得了去，而且有意來試探，那就寫信好了，爲甚麼要抄這麼一段書？抄書之用意顯然是預防牠不能到我手裡，或者被人檢奪得。寄這段抄書的人，顯然沒有想到這是封「無處投遞」的信，更不會料到雖則「無處投遞」，還是要落到我手中。

然而筆蹟之不對，終使我不能寬心。只有一個解釋：瓦或萍又把我這些事情對他們的「朋友」說了，而由「朋友」代筆，抄寫了這一段書，——給我一個暗示。

「剛剛吃過一次虧，還不慘呢。」他在心裡這樣說，「總喜歡和別人商量，——朋友，朋友，嘿，朋友出賣朋友的，還不多麼！」

「去不去看電影？」忽然舞女忽然地走到我跟前說，倒把我嚇了一跳。我擡頭一看，舞女已經打扮得整整齊齊的了。

「上那一家去呢？是一張片子？」我不甚起勁地說。

「當然是國泰啦。片子好不好，管牠，反正是逛一下。」舞女說着，扯住了我就走。

只有她和我兩個去，我心裡暗想，這不是請我去看電影，這是嫌我在她家裡礙了手脚。

這引起了我的反感。本來我以為管他們的閑賬，現在他們既然那麼機密，我倒偏偏要設法刺探一下，略為盤算以後，我就用各種理由向舞女進攻起來，她不肯認「今晚上家裡有客，商量一點事情，」

「但當我的刺探觸及那事情的關鍵時候，她就像蝸牛似的縮了進去，只剩給我一個光滑滑的硬殼。

「你剛才不是說賣掉些舊東西麼？」她笑了笑，忽然向我反攻了，「可是，到底不上算。買新的更貴。」

「賣了就賣了，誰還買新的。」

「那你使喚甚麼呢？」她似乎很關切。

我只笑了笑，不打算回答。這是另一個念頭忽從心角裡跳了出來，——何妨出個題目試他一試呢？我就故意嘆口氣說：「老實告訴你，爲的換幾個錢。物價一天一天飛漲，收入不能增加，——我又沒處去挪借。反正我現在是搬進海下了，甚麼都可以隨便一點。」

舞女起初是愕然，後來却帶笑道，「你還愁沒錢化麼，我不信。」

我也笑了。談話就此中止。

我們都專心在銀幕上，然而有一種不知甚麼味兒的悲哀，時時從心底泛起來。事實上，我對於舞

英他們的勾當，是鄙棄的，憎恨的，我始終不願和他們合污，不過，一旦發覺了他們「不够朋友」的當兒，我却又感到像受了侮辱，受了委屈。眼望在銀幕上，我心裡却這樣說：「幸而不過是試一試，要是當真有個緩急之需，指望着她這邊的，那不是大大的誤了事麼？哼，你們這些不義之財，我如果存心要分一點，難道還不應該？只是我倒不屑呢！……」

電影繼續在放映，我繼續想我的；電影裡是甚麼故事，我完全茫然！可是，當快完了時舜英拉着我說「走罷」，我實在不願離開這電影院。我後悔借宿在舜英家裡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乘車回××區，也沒向舜英告辭。

老覺得心頭像塞着一團東西，十二分的不痛快，十二分的無聊賴；像是有人觸犯了我，但又看不見是誰，也說不出到底是甚麼事。

我斜靠在床上發了一會怔，便又取出那封「無法投遞」的信來。那是七八行的潦草字，寫在一張土紙上的：

「莊生以爲『在上爲鳥爲食，在下爲蟻爲食，』死後的身體，大可隨便處置，因爲橫豎結果都一樣。

「我却沒有這樣曠達。假使我的肉血該喂動物，我清願喂獅虎鷹隼，却一點也不給獺皮狗們吃。『養肥了獅虎鷹隼，他們在天空，岩角，大漠，叢莽裡，是偉美的壯觀，捕來放在動物園裡，打死製成標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的心。

「但養胖一群獺皮狗，只會亂嚼，亂叫，可多麼討厭？」

我反覆看了幾遍，把紙撩開，心裡咕嚕說，「活見鬼！誰情願把自己去喂胖一群獺皮狗！可是，沒頭沒腦只這一張紙，地址也沒半個，我有話可又向那裡去說？」

再拾起那紙來，看筆蹟，委實是陌生的。一定是五他們的一個什麼朋友寫的。我忽然又覺得可怕

起來。

一月二十九日

忽然收到父親的信，使我的心緒擾亂了好幾天。

久已被我封鎖在心角深處的往事，突然又翻騰上來。而最後和父親見面，終於不能挽回我們父女間的感情，我不得不決絕出走，——這影響到此後我的生活的一幕，特別錐心地呈現在我眼前。

閉了眼，那時的景象就赫然展開：父親滿面怒容在客堂裡踱方步，豪豪地，每一步像要臨爛什麼似的，我在廂房裡整理行李，我很鎮定，但覺得心裡空蕩蕩的，我知道那時父親又是恨我，又是有幾分不願意我就此走開，要是有甚麼人從旁解勸幾句，父親一定會趁勢下臺的！然而姨太太却在旁邊冷言冷語挑撥，「老爺，你是過時的人了，你不曉得二小姐多能幹，朋友又多，怕沒有人照應麼？再用你老頭子操心了。回頭做了官。咱們還要叨二小姐的光呢！」這陰毒的女人！那時她那幸災樂禍的眼光，冷酷而毒辣的口吻，我是一輩子忘不了的。然而，現在她到底死了！恩怨怨，都像荒唐一夢罷哩！

我想像得到此時父親的心境。姨太太的死，使他寂寞，但也勾起他許多辛酸的回憶，想起了他還有一個女兒，——這女孩子在十五歲以前，會是他所十分鍾愛的。父親的信上還提到了那個周總經理，好像是這位老世伯給我父親的信中曾經說到我的近狀，而且大概替我說了些好話；我真不懂我有甚麼好處能使這位老世伯那麼關心？人生畢竟還不如我們所想像那樣冷酷麼？我真想抓住凡我所憶念的人，抱住了他，低聲告訴他道，「噯，這世間有冷酷，但仍舊有溫暖。任何人有他一份兒，只要他不自絕於人，只要在他心靈深處有善良的光在閃。」

父親是希望我回家去的。

父親雖沒明言，然而從信中的語氣看得出來，他知道我還是一個人。

父親這樣暗示我：自汝母去世，余奔走衣食，心緒煩亂。余今年六十三耳，而精力衰憊，不知尙有幾年可活。獨憶汝年及笄，嬌憨尙如小兒女；今汝亦長大矣。人言汝更端莊豐豔，然余心目中的惠兒，則固獨是昔年嬌憨纏膝跳躍之小兒女也……

唉，十五六時的天真，大概只父親見過，只有父親還記得！  
父親希望我回家去，雖然他未曾明言。

一月三十日

早上醒來，睡在床上，計算航空信去隴東，來回該多少天。已經問明：航空直達蘭州，然後轉走汽車，一封信來回，極快一個月。咳，多麼討厭，得一個月！

以後我當然可以打電報，但六七年未曾通訊，第一封信決非簡單的電文可以代替的。不過，有一個月時間，給我作必要的準備，也是好的。

放在老鄉的「寄售部」裡的東西得趕快出脫，最後再設法弄到若干；父親的脾氣我知道，父親不喜歡他的女兒像叫化子似的回來。

這些事，說快就快，說慢就慢，全沒有把握，所以非立即着手佈置不可。而且我還是「官身」，這「假」要請准，也不是十天八天的事罷？

大家都說現在走路化多少錢沒準兒；我得仔細籌劃一下。難道我還好意思打電給父親去要錢？我想像着我前面的海濶天空的世界，但是衷心惴惴，總覺得有甚麼惡煞在時時伺隙和我搗蛋。心神煩亂，忽喜忽憂。我得鎮靜，把必要的準備一件一件做起來。

一月三十一日

一九四

午後一時，剛從「坡裡」趕回來，却見自己的房門虛掩，我就吃了一驚，誰敢進我的房？幹麼主人不在就進去？我猜想到最壞的事上，幾乎打算返身走了。可是房門却開了，一個人招呼我，原來是N，我這才放了心，同時也十分驚訝。

K拉住了我的手，親熱地問道，「姊姊，你這兩天變了，爲甚麼？」我一聽這話不平常，心裡一驚，但還能微笑搖頭道：「沒有的事。」

「噯，瞞我幹麼？」N挽着我的臂膊，走到床前坐下了說，「剛才你並沒把門鎖好，那小洋鎖只扣住一個門環，一推就開。我還以爲你在家呢，進來一看大衣不在，才知你出門了。桌子上信件之類也沒收拾好，——我怕有不相干的人進來，就坐守着等候你。姊姊，你向來是精細的，今兒你一定有甚麼事，我瞧你的心有點亂。」

「哦，怪道，我記得我鎖了門的。」我站起來脫大衣，「妹妹，謝謝你替我看家。剛才着急要趕車，忙中有錯。」

「恐怕不盡然罷？」N扁了嘴笑着說，從身邊取出一張紙遞給我，「你看，這是甚麼，——你也隨便擱在桌子上。」

這是我起了稿預備打給父親的一個電報。我接着紙，不禁臉紅了，心想我怎麼這樣粗心，怪道N要說我變了。

「姊姊，打算回家去麼？」N溫柔地輕聲說。

我點了點頭，却又加一句道，「不過有這意思，你不要說出去呀？」

「幹麼我要說出去！」N隨口回答，眼望着空中，似乎感觸了心事。她懶懶地走開一步，却又轉



來，靠著我身邊，把臉擱在我肩頭，幽幽地說：「姊姊，你當真想回家去看望父親麼？隴東？在那裡呢？有多麼遠？你打算幾時走呢？」

「我不知道有多遠，也從沒去過；大概總有三千多里罷。」

N定睛看着我一句句說出來，然而她的眼光又像在想些別的甚麼，我的話她似乎全沒聽見。她擰起一隻手撫弄着我的頭髮，輕輕地，好像怕嚇了我似的，說道：「你的家庭生活，一定是很美好的，你的父親一定很愛你。我知道，每一個聰明的美麗的女孩子，全是她的爸爸媽媽兄弟姊妹所喜歡的。」

我抿着嘴笑，不言語。我知道她大概也在想家了，可是我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我只把她的手捏得緊緊的。

N擰頭望得窗外，然後，溫柔地酒脫了我的手，走了一走，背靠着書桌，凝眸朝我看。一會兒，她又走到我身旁，挽住了我的頸脖說：「你打定主意要走了麼？」又不等我回答，她放開了我，轉身背着我，輕輕又說一句道：「不定是不成的罷？」

我挽住他的肩膀，將她轉過來，和我對面，我看見她的眼圈兒果然有點紅了，我也心裡一陣難過。就說：「還沒一定，也許終於不去了。」

她撲嗤地一笑，「你騙我呢！」低頭看着地下，用脚尖在地板上刮着，有頃，驀地她擰起頭來，兩眼直視我，莊重地叫道：「姊姊，你應該去，爲什麼不呢？這一去，也許另是一番生活，另是一個新天地；你應該去的！」

然而，一種說不明白的辛酸的味兒，却噙住了我的喉嚨了；何嘗不像她那樣思想，有一種美妙的憧憬在我眼前發閃，可是在這下面深藏着的，還有一個破碎的心，被蹂躪被地獄的火所煎熬，不大像樣的一個心呢！我的身世那有N這樣簡單。一個人窺見了前途有些光明的時候，每每更覺得過去的那

種不堪的生活是靈魂上一種沉重的負擔。我那有N那樣幸福！——感到自己的眼眶被淚水擠得癢癢的，我勉強笑着，抓住了N的手，可是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無論如何，」N接着說，「家裡比這裡好些。我要是還有個家呵——」

N頓住了，眼光低垂，臉色也變了。我趕快安慰他道，「你又何必傷心呢。說不定突然接到個消息，你家裡還是好好的。」

「噯嘿，說不定——」N苦笑着，隨即又興奮起來，「對呀，誰知道呢？我的父親，知道他是死呢是活？是在做順民呢，還是當了漢奸，或者也許幹了游擊隊，把他的一點田產都分了，和哥哥弟弟，扛一支槍天天打游擊！誰知道呢，反正他不知道我在那裡，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裡！」

我見她太興奮了，一時想不出話來，只緊緊捏住了她的手。「妹妹，要是我當真回家去，你也一同和我做個伴，够多麼好呢！」終於我這樣說，但自己也不敢相信這有可能，不過是無聊中的慰藉罷了。

N似乎也同有此感。她瞥了我一眼，苦笑道，「這那裡成呢！當真要這麼辦，就怕連你也不能動了。」

「哦！」這才我感覺到N剛才那種骨突的情緒的起伏，不但是爲了惜別。「這話怎麼說的？有了什麼問題了罷，爲什麼你不早告訴我呢？」

「還不是那老把戲麼！」N顯得十分冷靜，「反正我已有成竹在胸，——譬如敵機來轟炸，當頭掉下一個炸彈。」

我不以爲然地搖着頭，輕輕抱住了她的腰，把我的臉靠着她的，正想勸她，可是她冷冷地笑着又接下去道，「果然不出你之所料，九頭鳥造我的謠，讓老倭捨了去，作爲對我要挾的手段，而他却又借老倭對我的要挾，示好於我，打算讓我落到他圈套裡，拿他當恩人看！」

「九頭鳥又造甚麼謠呢？」

「還不是那次他在你面前說過的那一套！可是在你面前，我可以說老實話，爲甚麼我要昧了良心，跟着他們把是非顛倒，去欺騙同學呢！我消極是真的。不道他想拿這個來逼我上他的勾，那是太卑鄙無恥了，我還不是這樣容易嚇得軟的！」

「不過，妹妹，你馬上就要吃虧。怎麼辦呢，馬上就會出亂子……」

「也許，我也覺到了。」N又冷冷地笑道，然而聲音有點變了。「但這幾天的情形，簡直是黑暗透頂，誰也看不慣。不把入當人！」

突然，N把臉壓在我肩上，緊緊抱住了我。一縷熱的東西在我肩下沁開，我心裡亂得很，不知道是憤怒呢，還是憎恨。N再擡起頭來，淚光還是瑩瑩然，她咬着嘴唇，半響，這才又說道，「我這班裡，昨天是三十多個，今天只有十多個了！個個是半死不活的一臉悲苦，多悽慘！」

多年前看過的一個影片的慘厲的暈象，在我眼前展開，可是我除了默默詛咒，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N把頭一搖，將她的秀髮掀往後去，頹然放開了我，走到床上坐了，沉默了一會兒，然後毅然對我說道，「所以，我也就橫了心了。我想，我的爹娘也跟人家的一樣，我也不比人家高明多少罷，人家遭受的是甚麼，我憑甚麼權利去躲避？我等着牠來罷！」

我知道這些是甚麼意思，我的心似乎縮緊了。慢慢地我走到床前，兩手都放在N的肩上，我的臉幾乎碰到她的臉，我輕聲說，「不過，妹妹，你到我家裡去，不好麼？我只有一個六十多歲的父親，他是喜歡女孩子的。」

N笑了笑，伸手捧住了我的臉，「這是可能的麼？我自己還沒有把握呢！要是沒有辦法，那我也有一個表兄，去年還通信，他就——離你的家大約不遠。」

「專在人爲」。我沉吟了一會兒說，「可是我勸你此時你還得忍耐，你只要設想你是在做戲，——要爭取時間！」

## 二月二日深夜

最意外的變化在今天下午發生，現在還覺得毛骨聳然。街上寂靜，只有風聲嗚嗚，時歇時作。神經亢奮，一時也不想睡了。老是看錶。那時針偏偏移動得這麼慢，不知N此時到達了目的地不會？有無更不幸的意外？

今天午後六時左右。F忽然光顧說是請我上館子，真懶得去，但是又未便固拒。近來我覺得F這人在這裡學得幾分流氓氣了。

還是到那「穩便第一」的所謂經濟菜館，揀了進門的座兒。

「這裏空氣好些，」我笑着說，「裡邊簡直像個熱蒸籠。」

F問我喝甚麼酒。我搖頭。在這樣地方，我知道，最好是點滴不入口。其實F也是不能喝的，不過最近他似乎學會了幾杯強酒。

他要了半斤大麪，給我斟了滿滿一杯，怪樣地笑着說，「這一點，你是不成問題的。誰都知道，你的酒量很可以。」

我抿嘴一笑，端起酒杯來，把舌尖去舐了一下，覺得這酒很有力量，便存了戒心。在交際場中，如何勸人喝而自己沾唇，我還有相當經驗，今兒得拿出手段來對付這個朋友。

主意既定，我就改取攻勢，一變沉默寡言爲嘻笑謔浪，先把F灌了一杯，館子裡這時候上座已到八成，我只覺得我背後不斷有人走過，咻咻的氣息甚至波及我的頸額。第三個菜上來了，我來了一筷送到F跟前！抿着嘴對他一笑，端起了酒杯，可突然，F的眼睛皮一跳，嘴唇牽動，作了個猙笑的姿

勢。同時我又看出他的眼光射在斜對面的一隅。一個頗爲耳熟的英雄貓似的外省口音，在我身後送來。

「怎的，……」我輕聲說，放下了酒杯。

然而不等E開口，我就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女子的聲音也聽得了，那不是N還有誰？聲音是冷冷的，猜想得到是擦住了火性，而且滿臉冰霜，示人以不可侵犯似的。

我扭回頭去瞥了一眼，果然是N和兩個男的在斜對面一個座兒裡。滿臉油光八分酒意的一位，正在鬪着N乾杯。另一位，猴子臉的不知在那裡說些甚麼，聽不真，但瞧那神氣，他是撥火棒無疑。我不明白N爲甚麼會落在這兩個人手裡，也不知道他們是甚麼時候來的。

E敲着碟喊道，「茶哪，快點兒！」聲音相當粗暴。

這也許是「取瑟而歌」的意思。但也許是打算草草吃完，抽身走了，免惹是非，眼不見爲淨。

但是那邊的反響立刻來了。英雄貓的聲音，「到底喝不喝？」

沒有回答。猴子臉的高聲冷笑道，「老倭，你趕快打退堂鼓罷，別丟臉了。你不瞧瞧斜對面，人家在這裡，她怎麼肯喝你的酒！」

「你話要說明白些！」這是N的怒聲，「喝不喝，在我自己，誰也不能干涉我，誰也不能強迫我！」

「好！我就要強迫你喝這一杯！」英雄貓嘎聲嚷着。噹啷，一個酒杯掉在地上的聲音。我是背向着他們的，然而從E的臉色突然變了，我猜到了那邊的幾分情形。我急轉身，正看見那老倭扭住了N的臂膊，N在掙扎，臉色跟一張白紙似的。

「太不成話了，你不能坐視，」我對E說，「咱們過去勸一勸罷！」

不等他回答，我拉了E就走過去，猴子臉的先看見，就推着老倭道，「人家來了，」又做一個鬼臉，「居然出場來干涉，好威風呀！倒要問問他，憑甚麼資格來管咱們的事？」——哦，還帶了個女的？」

顯然這幾句話是火上添油，所謂老倭者，霍地站了起來，兩臂撐在腰間，橫着身子將N擋在裡面，虎起了臉，對F喝道，「不要臉的，你算是什麼？」

「沒有甚麼。」F倒還鎮靜，「打算跟你說一句話。」

老倭冷笑一聲，看見F那樣不慌不忙，不亢不卑，似乎倒沒了主意，便斜着眼對猴子臉的看了一下。

F接着說：「同志，這裡是公共場所，觀瞻所系。咱們應當自己檢束檢束，別讓人看了笑話；上頭知道了，要是問我的時候，我說不在場罷，是扯謊，扯謊是嚴重的錯誤，我說在場罷，可又要責備我幹麼不及時糾止，我的責任還是卸不了。我要對你說的，就是這幾句話！」

老倭無言可答，只是虎起了臉冷笑，不料那猴子臉的却冷冷地說道，「呵，呵，好一番訓話，誰敢反抗哪。可是，我們到底幹了甚麼不法的事，需要檢束呢？和一個女同志來吃館子，也不行的麼？那一個女的，又是和誰一塊兒來的呀？別扯淡了，誰又是好貨，有資格來打官腔！」

「對！媽的，你憑甚麼資格來教訓我！」老倭怪聲大叫。

這時候，我們身後已經圍立着好一些人。N打算乘這機會就突出老倭的勢力範圍，然而老倭一手將她推回原處去。

F也不再忍耐，厲聲回答道，「我憑訓育員的資格，可以對你下警告！」幾秒鐘的靜寂。F又說：「現在我們可以問那位女同志，她……！」

拍的一聲，把F的話打斷。原來是老倭從褲袋掏出手槍來扔在桌上。

「不要臉的！」老倭破口大罵，「你是她的甚麼人？你有權力干涉她的行動麼？看老子偏不答應！」

我一看事情怕要弄僵，就上前排解道，「自家人有話好講，何必動武器呢！要是來了憲兵，大家

沒臉。」

那老倭還沒作聲，猴子臉的却先涎臉笑着昂首說，「那來個女同志，倒真個漂亮呢！」接着又轉臉對我，「你是甚麼人？……」

我立即截住了他的話道，「你沒有知道的必要！」

「哈哈，原來是你！」老倭忽然狂笑，張牙舞爪向我撲來。「那天晚上，哦，元旦晚上，要不是我喝多了酒，你也跑不了；好，今天自己來了……」

我急忙往後退一步。可是看熱鬧的人擠滿在身後。老倭已經拉住了我，一面狂笑道，「怕甚麼？你和九頭鳥喝酒，」……我猛力一掙，却不防身子一側，失了平衡，就往前一撞，那老倭乘勢就攔腰抱住了我。只聽得四面打雷似的一陣哄笑。突然「砰」一聲槍響。老倭鬆了手。接着又是一響！我瞥見N臉色跟紙一樣白，眼光射住了我。槍在她手裡，還沒放下。立時整個茶館，像油鍋裡潑進了水去。我看見老倭大吼一聲，直前抓住了F，兩個就扭作一團。乘這機會，我轉身便跑。

但是離開我寓所約有二三十步，我腳下一絆，就仆倒了。我立即跳起來，可是作怪，兩條腿就跟棉花似的，再也不能走了。

我坐在路旁暗處，手捧住頭，一顆心還是別別的跳。

「這不是姊姊麼！」——當這聲音驚覺了我時，N已經個着身體蹲在我旁邊了。我握住了她的手，却說不出一句話。

「沒有傷罷？」N輕聲問。我搖了搖頭。

「還是到你那裡去。」N又說，便扶我起來。這時我也覺得兩腿已經不那麼軟了。這時，我們方才看見有兩個憲兵匆匆衝過。

進了房，N就像全身都軟癱了似的，一把抱住我，把臉埋在我懷裡。我們都沒有說話，遠遠似乎

還有轟鬧的聲音。

我先開口：「老儀傷在那裡，有沒有關係？」

N 抬起頭來，惘然答道，「我也不知道呢。」

「那麼，你出來的時候——」

「你剛走了，我也就脫身！只看見人們亂作一團。」

過了一會兒，我又說，「你放第二槍時，那猴子臉的一定看見；明兒他們要卸責，一定犧牲了你。這件事，怎麼辦呢？」

「隨他們去！」N 低聲說，又把我抱得緊緊的。

我忽然感動得落眼淚，輕輕撫摸著她的頭髮，我把嘴湊在她耳邊說道，「妹妹，三十六計，走爲上計，你趕快跳出這圈子！」

N 慢慢抬起頭來，凝眸望住我一會兒，搖了搖頭，又嘆一口氣。

「你一定得走。」我畏著她的臉說。「怎樣走，我代你佈置。」

「但是叫我走到那裡去呢？」

「到我父親那裡去，再不然，就找你的表哥。」

N 低了頭，不作聲。但是我感得她的心跳得很快。

「路費之類，」我又說，「你不必愁。全在我身上。……」

N 的身子一震，她抬起頭來，我不等她開口，就說道，「你不用跟我客氣，——」N 的頭搖了一下，我攔住了她，急又說，「你叫我甚麼的？你再不聽我的話，我就不認你是妹妹！」

N 笑了笑，「可是你也不要回家去麼？」

「你不用管，我的辦法多得很呢！」



N嘆了一口氣，點頭，於是我們就商量首先應該怎樣辦。我看錶，還只七點光景。連夜進城，也還來得及，但是只好坐人力車子。我們約定：N到城裡就住B旅館，用C的假名。第二天我再進城找她，佈置第二步。我叫她把自己的衣服脫下，換了我的。

「咱們佈一個疑陣」，我把我的計劃說了以後又補充道，「爲的是萬全之計。這都交給我辦。你只管走你的！」

N一切全依我，當最後看見我披上一件不男不女的舊大衣的時候，她忽然笑道，「姊姊，你這又是那裡來的？」

「這有歷史」，我一面把N的衣服包好，帶在身上，一面回答，「你不知道麼？我在隊伍裡混過一個時期，現在我把這個當骰子用的。」

「姊姊，」N又笑了，「你這些本事又是怎樣學來的呢？」

「那就說來話長了」，我挽着她走，「將來再告訴你。」

我們悄悄地走出屋子，到了街上。沒有霧，也不怎樣冷，我送N上了人力車，然後又去佈置那所謂「疑陣」。

八點半鐘我又回到寓處了。但是興奮過度，毫無睡意。

我不知道N此時到了城裡沒有？但我相信她是一路平安的。

三月二日

我做了一個夢：在原野中，我和N手挽着手，一步快一步慢的走着，四野茫茫寂無聲息，這地方，我們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泥地上滿佈着獸蹄鳥爪的印痕，但也有人的足跡。我們小心辨認着人的足跡，向前走。遠處有一個聲音，抑揚頓挫，可又不是唱歌，好像是勞作的人們在「邪許」……忽

然，迎面閃出兩個人來，分明一個是W，一個是萍，對我大聲叫道，「還不快走，追捕你們的人來了！」我急回頭看，寒霧迷漾，看不清有沒有追兵，再找K和萍，可又不見，我着急問道，「N，他們往那裡去了？」沒有回答。我一看，和我手挽着手，却又不是N而是小昭。我驚喜道，「原來你沒有……」話沒完，小昭忽把衣襟拉開，——我大叫一聲，原來衣襟裡面不是一個肉身却是一付骷髏，但有一個紅而且大的心，熱氣騰騰地在森森的肋骨裡透突地跳……

可就在這時候，我醒了：耳畔仍聞那「心」的跳聲：篤！篤！  
窗紙已經發白，可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篤篤的聲音又響了，這時我方辨明牠來的方向；有人在叩門呢。

「這又是誰呢？老清早來打攪。」我一面想，一面就起身，披了衣服，剛拔了門，外面那人就急不及待的塞進來了，原來是F。

劈頭第一句是：「難道昨天晚上你沒有睡麼？」

「少見你這樣的人，」我一面扣衣服，一面回答，「老清早就——」

「十點多了，還說老清早！」朝屋裡看一眼，就去坐在書桌前，「昨天晚上對不起，果你受了驚了！真是糟糕。」

我笑了笑，坐在床上穿襪子，心裡却猜度F此來沒什麼事，一面又隨口應答道，「唔，你可是特來慰勞麼？我——倒無所謂。」我自己覺得心跳的不大成話，便故意將穿好的襪子剝掉，在褥子底下另找一雙慢慢穿上，又說道，「不過，你的貴相知，——你太對不起她了，你應該去好好的安慰她……」

「噯！你還說什麼——貴相知，」F的聲音像悶在褥子裡似的，「這，簡直，簡直是糟糕！」

我拍起頭來，這才看見F的臉上有好幾處青腫，想來是昨天晚上打出來的，我忍住了笑，又問道，「什麼糟糕？打過了不就完了麼？」

「那裡就能完！事情可鬧大了！」F異樣地苦笑。

我心裡一跳，同滿腹疑雲，不由我不把F此來的用意往極壞的地方去猜度。難道N中途被人截住了麼？再不然，就是他們懷疑到我，來找尋線索了。……我一面忖量，一面却故意笑道，「什麼鬧大！爲了個把女孩子打一架，還不是稀鬆平常？」

「嘿，你還沒知道麼？」F很嚴重的說，却又轉了口氣「哦，也許——自然——你還沒知道。」我更犯了疑，便接口道，「到底是什麼事呀！是不是那個——那個什麼老儀的，昨天晚上那兩槍將他打死了？」

「不是。這傢伙汗毛也沒掉一根……」

「哦，這可便宜了他！」我故意這麼說，同時，更進一步，反攻他一下，「可是，F，你的槍法怎麼這樣壞？要是我的話，哼，我至少要那老儀躺這麼一個星期。」

「甚麼，甚麼？」F急得口舌也不大靈便了，「是我開的槍？……」

我打斷了他的話道，「不是你還有誰？」又抿着嘴一笑。

「啊！可當真不是我！在場有人證明。」他似乎鬆了一口氣，「喂，趙同志，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嚴重，可不能開玩笑。」

「那麼，又是誰呢？」我又故意問，心裡却十二分的瞧不起F，並且又爲他此來的目的無非爲要穩住我，洗刷他的嫌疑罷了。

「實在是在是N！」他莊容回答。

我凝神默着F，心想：「話兒來了！且看他還有甚麼話。」可是等了一會兒，竟沒有下文。於是我就故意再說：「恐怕不是罷！」

「是的！」F堅決地說，「有物證，昨晚我沒帶槍。而射擊了兩響的那枝手槍却是老儀的東西——」

「不是老倭先拔出來，扔在桌子上的麼……」

「哦，——這樣的麼！」我故意輕輕一笑，「嘿，可憐，沒傷着別人一根汗毛。自己倒要受處分了。不過，E，你總得幫忙她一下。」

E不作聲，却皺了眉頭，老是一眼一眼向我瞧。

到底他要的是甚麼鬼計，我越來越感不安了，當下我略一盤算，就站起來道，「她在學校裏罷？我想去瞧瞧。你們男子都是自私的。」

「要是還在學校裏，事情倒簡單了！」E嘆了口氣說。

「哦！那麼已經禁閉起來了麼？」我心裏暗暗着急，斷定N一定是被抓住了，並且E是來偵察我的。

E搓着手，口張自動，似乎有話說却又決定怎樣說。我故意當作不見，就去找大衣，一面自言自語道，「我得去看望她……」

「哎——」E這才半死不活地說，「你找不到她了。……」

我故意吃驚地轉身問道，「幹麼？」

「幹麼？」E像回音似的叫了一聲，旋又苦笑着，「此人業已失蹤。」

現在我斷定N已經出了事，「失蹤」本是雙關語。我心裏亂得很，暗自發狠道，「糟了，每次我打算幫人家的忙，結果總是不但不成功，還禍延自身！現今事已至此，我的當先急務在於撲滅那燒近我身來的火。然而事情究竟如何，我還毫無頭緒。又不好從正面探問。心裏一急，我倒得了個計較，便伴笑搖頭道，「我不信。——如果別人找不到N，那你一定知道N在甚麼地方。我只問你要人！」這可把E鬥急了，他沒口價分辯道，「啊，啊，怎麼你也一口咬定了我——幹麼我要把她藏起來？實實在在是不見了！」

「嗯——」我心裏暗笑，看定了他，等他說下去。

「昨晚上鬧昏了，沒工夫去找她，」F想了一想，似乎在斟酌怎樣說，「今天一早，才知道她昨晚不會回校，她的幾個熟人那裏，也問過了，都沒有。可是——九點光景，一位警察同志却拿了件衣服來，——是她的衣服，鈕扣上還掛着她的證章！」

「這可怪了！」我擺出滿臉的驚異表情，「難道是……」

「衣服是在××地方檢得的，那正是去江邊的路。」

我們四目對射了一下，F的目光有點昏朦。過一會兒，我故作沉吟地說，「不見得是自殺罷？可不是，何必自殺？」

「難說！」F搖着頭，眉尖也皺起來了。「我知道這個人的個性，——倔強，固執！昨天晚上飯館裏她的舉動就有點神經反常。喝醉了酒胡鬧罷哩，沒甚麼不了，可是她開槍射擊——兩響，幸而沒人受傷。」

「我定睛瞧住了F，暫時不作聲；一面盤算以後的事。」

「有人猜想她昨晚上發瘋似的在野地裏跑了大半夜，」F又接着說，「後來到了江邊，這才起了自殺的念頭的。」

我只微微頷首，不置可否。看見F再沒有話了，我就突然反問道，「想來你們已經往上報了罷？如果上頭要查問昨晚的事，我願意作證。」

F看了我一眼，沒精打采地答道，「還沒往上報。」

「怎麼不報？」我故意吃驚地說，「一定要趕快報告！」

「中間還有問題，所以要考慮，」F遲疑了一會兒，這才低聲說，「學生們，這幾天全像一捆一捆的乾柴，我們是睡在這些乾柴上面；要是這件事一鬧大，他們還不借題發揮麼？那我們的威信完了。」

「哦——」我隨口應了一聲，心裡却想道，鬼話誰來相信你？還不是你們自己中間還沒撇離開，該怎麼報的措詞還沒商量好，所以要壓一下。我早就料到他們要卸責，就會犧牲N，現在被我小施妙計，他們可着了慌了。——當下我笑了笑，強調道，「不過照我看來，還是要趕快報告。你去密報，上頭也密查，學生們怎樣能夠知道？」

「E」急口說道，「不，不；你還沒知道這裡的複雜情形。往往一點小事，就成爲互相攻擊排擠的工具，何況這件事關係一條人命！」

「我不大相信似的『嗯』了一聲，却抵着嘴笑。

「E」遲疑地望望我，又望望空中，終於站起來，低聲懇求我道，「趙同志，趙同志，請你千萬幫忙，別聲張！」

「不過，要是上頭問起我來，」笑了笑，我故意刁難他，「難道我也能不回答麼？你能擔保，沒有人去獻殷勤麼？」

「決沒有，決不會」E咬定了說，「至少在這三兩天內。」

我笑了笑，半真半假地說：「好罷，咱們是要好的姊弟，那有個不幫自己的，可是你別過了河……就把我忘掉了。」

「E」走後，我就趕快梳洗打扮，N在城裡還得我去替她佈置呢。

但是那個夢却時時使我心神不定……

二月六日

可以說，一切按照預定計劃進行，N這小鬼頭，似乎有點福氣。三號傍晚，我把N帶旅館護送到

我那開甚麼百貨商店的老鄉家裡去的時候，她快活得甚麼似的，我却有幾分妬意；我嚷着她說，「你別太高興，問題還多着呢！」可是我又忍不住撲嗤一笑道，「你瞧，人家對待愛人，也不過如此！」

明天我得搗一個鬼，再往城裡去看她去。雖然我的行動也還有多少不便，可是我不放心他在那裡相處得如何。老鄉一家都相信N是我的表妹，因為失業，打算到我父親那裡；父親剛死了姨太太，家裡沒人，也需要一個親戚去招呼一下；老鄉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

甚麼都還像順利。只有一個錢的問題。據說路費要七八百呢！

然而我總得設法對付過去。難道現在還能中途撒手？

父親的回信還是沒有。要不要打個電報去呢？

有許多事情，本來可以和N商量；然而這些事或多或少都和錢發生關係，要是和N一商量。他沒有錢，我是知道的，她見我為難，一定又要回到她的老主意，——硬挺，挺不下時，有一個死。……

我決定一切由自己去解決，讓N滿心樂觀，早點走。

明天我「得」生甚麼病，然後進城醫病，探視N，然後……

二月八日

好大的霧！我好像全身都發了霉，走進N的臥室，她還睡着，臉紅得很。我把門輕輕掩上，她就醒了。

「我估量着你會來了，」她笑着說，「可是，姊姊，你多來也不好。」

「不放心你在這裡過得怎樣……」我坐在她床邊。

「很好。他們待我跟自己人一樣。」N伸手挽住了我的手，「呵，怎麼你的手這樣涼？」

「我從醫院裡來——可是，你放心，我其實沒有病……」

N 抬起身來，把臉僵在我的前額，又低頭聽我的心臟的跳動，這才抱怨的說，「假病會引出真病來的……」却又格格地笑到，「姊姊，昨晚上他們邀我打牌，我可是贏了！你瞧……」

一邊說着，N 就跳起來，跑到桌子邊取出一疊鈔票來，興高采烈地，「我先暗中禱告，要是姊姊和我都能順利回去，我就贏錢；現在你瞧，我不是贏了麼？」

「別太高興！」我一面取衣替她披上，一面逗着她玩，「聽說老倭發誓，要不找到你呀，他就不……」

N 的臉色立刻變了，但還是嘴硬：「你又是騙我的，我才不相信呢！」

「騙你幹麼？」我板起了臉說。

N 睜大了眼睛，異常掃興似的；可是突又笑着說，「誰也找我不到。因為我已經變成了趙二小姐的表妹，住在正當商人王老板的府上。」

「你居然那麼樂觀，」我也笑了。「那就算了罷，老倭大概也無可如何了。不過還有個九頭鳥呢……」

「九頭鳥怎樣？」N 的臉色又變了。

「也沒怎的。——可是，你先穿了衣，回頭凍出一場病來，……」

「不，你先說。我抱住了你，就不冷。」

「九頭鳥也沒什麼。只是，前天我從他的話裡看出來，他們竟想報個失足落水，打算私和人命呢！這個，我可不能不依！」

N 先是惘然，隨即吃吃笑了起來。像一根濕繩子似的，糾纏住我的身子，一面低聲說道：「好，看你不依，看你不依！」

我擺脫了她的糾纏，掠着頭髮，也笑着說，「關於一個女學生N的人命，我自然不依，可是，關





於趙二小姐的表妹的事情，那又當別論，報告二小姐的表妹：剛才王老板通知，車票快就得了，兩星期內的事。」

突然N臉上那種態一下沒有了，她很敏捷的穿起衣服來，一面穿衣，一面低頭像在尋思；當披上旗袍的當兒，來不及扣鈕子，她就走到我面前，兩手搭在我肩上，悄悄地問道，「那麼，姊姊，你呢？」

「我怎的？」

「你幾時走呢？」N的臉湊近來，她的鼻子幾乎碰到了我的。

「我麼——你不用管罷。也許一個月，也許還要多些。最大的問題，我先得請准了假呢。你瞧，這不是捏在人家手裡！」

N似乎一怔，但接着就把臉懷着我的臉，聲音低到幾乎聽不見地說道，「我等你。我陪姊姊一路走。」

我不禁失笑了：「你等我麼？沒有這必要，別孩子氣！」

「一定要等！」N的聲音響了一點，腰一扭就坐在我身上，「我不走，難道你叫人來把我捆上車去？我不讓你獨個兒留在這裡！」

我微笑着搖頭，伸手把她的臉轉過來，却見她兩隻眼睛一閃一閃，似乎就要掉眼淚。我嘆了口氣，低聲說道，「妹妹，不過你總是早走一天好些。萬一我們的把戲被人家看破了，那怎麼辦呢？」

「我也想過了。可是，姊姊，你想，我也得兩星期才能够走，」她忽然高聲笑起來，「然而，商人們說的話，總有些折扣。說兩星期，恐怕實在要三星期四星期。你趕快點兒，不是剛好，咱們還是路的。」

「嗯」，——我只這麼含糊應一聲，沒有話說。她那麼樂觀，我也不忍掃她的興。她——又固執

，又會撒嬌，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但我也還有我的主意，到時不怕她當真賴着不走。我抿着嘴笑，催她趕快穿好衣服。

N可高興極了，她蹣跚着脚尖蹣跚跳走着。又不時迴眸對我微笑。

忽然她目光一斂，輕輕走來挽了我往窓前走去，一面說，「姊姊，你家裡除了父親，還有甚麼人呢？」

「好像還有個弟弟。」我隨口回答。

她笑了：「有就有，怎麼是『好像』的呢？」

「因為我記不真，我從沒見過。……是父親的姨太太生的。」

她低了頭，脚步也慢了，又問道，「姨太太跟你還說得來罷？」

「可是她已經死了，……」

「弟弟幾歲了呢，」這時N已經站住了，仍舊挽住了我的腰。

「頂多十來歲罷，我沉吟一下，「彷彿也不在了，……」我看見N的眼光老盯住我，這眼光是如此溫柔，我不禁笑了笑說道，「妹妹，你打聽得這麼仔細，倒好像到我家裡去做媳婦似的，可惜我！……」

她惘然接口問道，「可惜甚麼呢？」

「可惜我沒有個年紀大些的弟弟。」

N搖了搖頭說，「也不見得。但是我倒可惜我不是個男的！」

我笑了；想起她初次見我時會對我開玩笑自命是個男孩子，我又笑得更響了，N似乎不懂得我為甚麼要笑，驚異地朝我看。

「不怕羞麼，」我止住了笑說，「老想討人家的便宜。」

「哦，——」N却不笑，「既然你覺得做男的便宜些，就讓你做男的。反正不論誰做，我和你——輩子在一處，够多麼好呢！」

說完，她又歎了口氣。我也覺得有點黯然。

我們默默地走到窗前，擠坐在一張椅子裡，偎抱着，忘記了說話。

忽然N捧住了我的面孔，凝眸看住我，輕聲問道，「姊姊，你猜一猜，我此時心裡想些什麼事？」

我抿着嘴笑着，也把手撫摸她的秀髮，笑道，「想怎樣才可以變着一個男孩子……」

「不是！」N立刻打斷我的話，「我在想你。……」

「想我不能變成個男的？」

「也不是！」N得意地笑了，「我在想，你有些地方太像一個男人，可是有些地方又比女人還要女性些……」

我不禁失聲笑了，「又來胡扯了。那有甚麼比女人更女性的？比女人更其女性些的，又是甚麼東西呢？」

「那就是雙料的女人！那就是做了母親的女人！」

我又笑了，但是猛地地種種舊事都湊上心來，我的笑聲就不大自慚，我歎了口氣。N也覺得我的神情有異，而且似乎也懂得其中的原故，她不作聲，只把臉溫柔地偎着我的。過一會兒，她又輕聲說，「姊姊，昨晚我做一個夢。我們走在半路，忽然來了個男人，說是姊姊的愛人，硬把你拖走——我哭着叫着，可就醒了，還是眼淚汪汪的。」

我聽得怔了，勉強笑着說，「你又在搗鬼，我不信真有這夢」。

「可是，姊姊，這樣的夢，遲早會有的……」

「那麼你呢？你比我年青，比我美，比我聰明……」

還沒說完，N早已握住了我的嘴道，「得了，得了，姊姊，你再說，我就不依！對啦，我甚麼都比你好，我還比你淘氣些！」

我把她的手輕輕拉了下來，放在我手掌中輕輕搓着，微嚀說道，「不過我說的也是真話呢！」

N不作聲，只定睛惘然看着窗外漫漫的曉霧。忽然她自笑起來，急轉臉對我說道，「姊姊，要是你有了孩子，我來給你作保姆，我——不，咱們倆，把這孩子喂得白白胖胖的，成爲天下第一個可愛的小寶貝。」

這可把我簡直怔住了。我不懂N爲甚麼有這些想頭。然而我那「小昭」的影子也在我眼前出現了，我勉強忍住了眼淚，低了頭。

N惶惑地也低頭來看我，着急地撫摸着我的手。我勉強笑了笑，道，「沒有什麼。不過，妹妹，你想到太好了，太多了……」

「不應該麼？」N口氣裡帶點辯白的意味，「在我們面前，是一個新天地，我們要從新做人了，自然，也還有困難，但新天地總是新天地。」

我擡起頭來，歎了一口氣，誠懇地對N道，「你說得對，我也何嘗不這麼想呢。可是我經過的甜酸苦辣太多了，不敢再有太樂觀的念頭。——並且……」我頓住了，勉強笑了笑，把N的手貼在我臉上。

「並且甚麼？姊姊並且怎的？」

我笑了笑，勉強答道，「並且，我跟你不同，我不能跟你比。」

N愕然看定了我。雖然夾着衣服，我覺得她的心在別處的跳。

我不言語，只把她的手移來按在我的胸口。一會兒，我這才頹然說，「這裡有一顆帶滿了傷痕的

「姊姊！」N只叫了這一聲，便只臉藏在我懷裡，似乎她要看看我這帶滿傷痕的心。這時有一種又痛快又辛酸的感覺，貫注了我的全身，我喃喃地好像對自己說道，「女人們常用一種棉花球兒來插大小不等的縫衣針。我的大姊有過一個，那是心形的，我的心也就是那麼一個用舊了的針插罷哩！」  
N忽然擡起頭來，兩眼閃閃的，牙齒咬着嘴唇。我知道她在替我不平了。但她這樣的愛我，更引起我的傷心。我聲音帶點哽咽說道，「妹妹，你還沒有知道我的身世罷。我有過一個愛人，值得我犧牲了一切去愛他的一個人……可是，那時我年青，糊塗……後來有一個機會讓我贖罪，我比從前百倍千倍的爱他了，可是萬惡的環境又不許……」

「現在他在那裡？」N突然插進了這一句。

「我不知道——」我低了頭，簌簌地掉下幾點眼淚，「有人對我說，他——這世界上已經沒有了他。」

「不會的！」N堅決地說，用勁地抱住了我，「姊姊，他們騙你；騙了你，好讓你死心，服服帖帖的聽他們擺佈。我知道他們老用這一手。姊姊，我替你找去，走遍天涯海角，好歹找他出來還給你！」

「好的——」我說了這兩字，便又說不下去。我凝眸對他看，她是這麼天真，熱情，樂觀，人世間的酸辛醜惡，她還只賞到一點兒。我要是老在她心頭澆冷水，那不是一種罪過？我決定結束了這談話，便笑了笑，推她起來道，「好的。可是事在人為，我還有許多事要趕快去辦呢。只是，妹妹，你愛我，信任我，就得聽我的話，乖乖的……」

「聽你，甚麼都聽你！」她急口說，「但是有一點……」  
「我不讓她說下去，就笑了笑，「要跟我一路走，是麼？好，咱們瞧瞧罷！」我飛給她一吻，轉言

伴笑着就走了。

我立刻找到我那老鄉，請他無論如何，在五六天之內弄到一張票子。

老鄉搔着頭皮，一會兒才說，「一張麼，也許還有法子。不過，那……」

錢……

「錢不成問題，」我接口說，「可是你不要告訴我表妹。聽說要……她也許不願意。您替我

算算，一共要多少，還差多少，我好去準備……」

「成！包在我身上，再過五天就讓你表妹走。有一架商車，我認……這車就得了。車倒也

是上新的。」

「商車，靠得住嗎？我那表妹沒有出過遠門……」

「您放心好了。車上也還有女客，我一個同行的家眷也是這車子走的。」

我謝了老鄉，心裡一塊石頭放下：「這小鬼頭，當真有福氣！」

## 九日深夜

剛從城裡趕回來，就聽得不利的消息。今天午後這才證實，他媽的，這又是甚麼鬼！

N的事情果然鬧穿了。R已經撤職，據說他有「藏匿」N的嫌疑，老僕之類，依然無恙，活兒鬼

似乎他們還沒懷疑到N的「自殺」，——至少至此時。這……中之大幸，可是我真急了，我又不便

三日兩頭進城去，老鄉答應了的票，究竟如何，錢又還差多少……怎樣籌措，這都不是在這裡鄉下辦得

了的。

並且，事情也許會發展到我身上。

R不是常來我這裡麼？人家自然會覺得我和他之關係不……



N也常來我這裡，N是知道的，人家知  
不同，人家一打聽，那不就……

老倭之類依然無恙，那我不但出門有遇強  
持槍強逼，可不是我已經自賤了的？

我越想越怕起來，而且，N的事，倘若失敗

待變，倒也沒有甚麼大不了，而現在呢？萬一弄巧成拙，我就害了她了。——自然  
真是活見鬼！好像一切的一切，都聯合起來跟我作對！

她坐以  
我自己。

二月十日

我不能不有點「行動」。我還不能不相信「事在人為」。

我犯了甚麼彌天大罪？我知道沒有。我只要救出一個可愛的可憐的無告者，我只想像老虎的饞吻  
下搯出一隻羔羊，我又打算拔出一個同樣的無告者——我自己！這就是我的罪狀！我願我這罪狀公佈  
出去，告訴普天下的善男信女！

我要用我的「行動」來挺直我自己：如「得直，那是人間還有公道，如果事之不濟，那就是把我、

「罪狀」公佈出去，讓普天下的善男信女下一個斷語！

我定下了「行動」的步驟：從今起，我要求立即離開這惡疫橫行的「文化區」，我有一「病」；想  
來沒有不許人生病的。

老倭允許我五天，從今天算起，還有二十多小時，够不够我辦事呢，我不敢說絕對够，然而我只  
知有一點，N非在八十多小時以後上路不可，我們決定要這麼辦，就一定能够，條件已經具備。

末了，剩我自己——「噫，我已經熬得這麼久，甚麼惡鬼惡魘也都見過了，難道我還怕多熬一些

時候？我準備着三個月六個月乃至一年。

這麼想定了以後，我好比已經把家裏的傢伙都按排停當了的戰士，一身輕鬆地踏上我的長期苦鬥。

這一切，能要瞞過N，甚至我的老媽，反而會節外生枝；她說我有時太瘦，瘦男人，——對了，此時此際，我非拿出像一個男人似的腕和面目，是不行的。

我又想起N只有身上那套衣服，（她自然沒法去拿了，）我把我的可以不用的衣服檢了一些。可就在這時候，那封「無處投遞」的信，又露出在我眼前了。我拿起來再讀一遍，想了好一會。我伸出我的手臂來自己看看。還不算粗壯，倒還白皙，——哼，癩皮狗們是見着垂涎的！

滾你們的罷，——也有個時候；瞧我這從審判的日子！

購手錶，再一個小時，我得「行動」了。——好，請病假，要……

鄉，見N，然後……孤另另一個，我再咬緊……

事了；我將從此再不能收到「無處投遞」的信。

天下事是沒法兩全的！

我相信我還冷靜。難道我這冷靜有……

幕徐徐下了，但戲沒有完，只是我不……



82  
44272  
00

